

乙巳四月

新小說

(每號定價三角半)

第貳年第四號

(原第拾陸號)

上海廣智書局發行

初級英文範

洋裝全一冊
定價五角

Elementary English Grammar.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學英文者莫急於文典年來坊間翻譯英文典之書亦有數種但苦鄙俚無雜殊不便肄習惟侯官嚴氏英文漢詁可稱絕作然屬高等科用初學驟難索解本編特依嚴例而譯初級用者以補所不及其一切術語悉依嚴本所定名稱以歸一律文體亦仿嚴作學其雅馴而稍加淺易效顰之誚所不敢辭拾級之升或亦嚴氏之所許耶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廣智書局

新小說第貳年第肆號目錄

●圖畫

羅馬博物院

羅馬大公園

●社會小說

九命奇冤

嶺南將叟重編

第十四回三德店大有定奇謀 裕耕堂爵興詐酬

謝●第十五回堂前設惡誓大有劫盟 窗外聽私

言張鳳報信●第十六回區爵興當筵儼行軍令

凌祈伯臨陣却用火攻●第十七回聞凶耗梁天來

氣死 破石室莫知縣驗屍

●寫情小說

電術奇談

東莞方慶周譯述

第二十一回甄敏達連夜走梧州 林鳳美失魂

居旅舍●第二十二回醜鈍三哭醒俏鳳美 蘇士

目錄

光緒三十一年四月

馬大鬧聚仙樓

●偵探小說

毒蛇圈

上海知新室主人譯

第十五回察行藏旁觀私議論 贖衣物同病却相

憐●第十六回窮學徒發心行善事 大曲家無慮

露原形●第十七回拾戒指忽地起猜疑 上酒樓

留心探蹤跡

●社會小說

黃繡球

頤瑣述

第五回黃通理初訪張先生 官媒婆說起禍根子

●第六回議捐欸張先生轉圜 考決科黃通理應

課●第七回聞講義乘涼吃西瓜 辦學堂抗言懷

北美●第八回黃繡球遇弟拜姊妹 張先生扶病

送文書

●偵探小說……………一三五

失女案
上海知新室主人譯

●傳 奇……………一五五

警黃鐘傳奇
祈黃樓主人

第九齣計提

●粵東班本……………一六三

易水餞荆卿
廣東新小武度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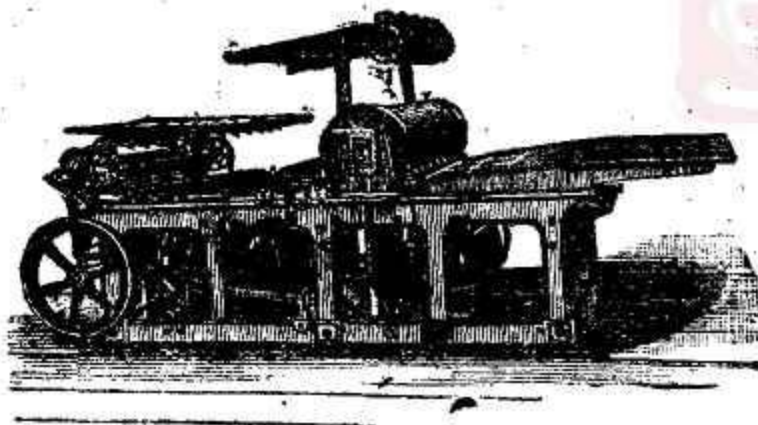
●雜歌謠……………一七一

粵謳新解心五章
珠海夢餘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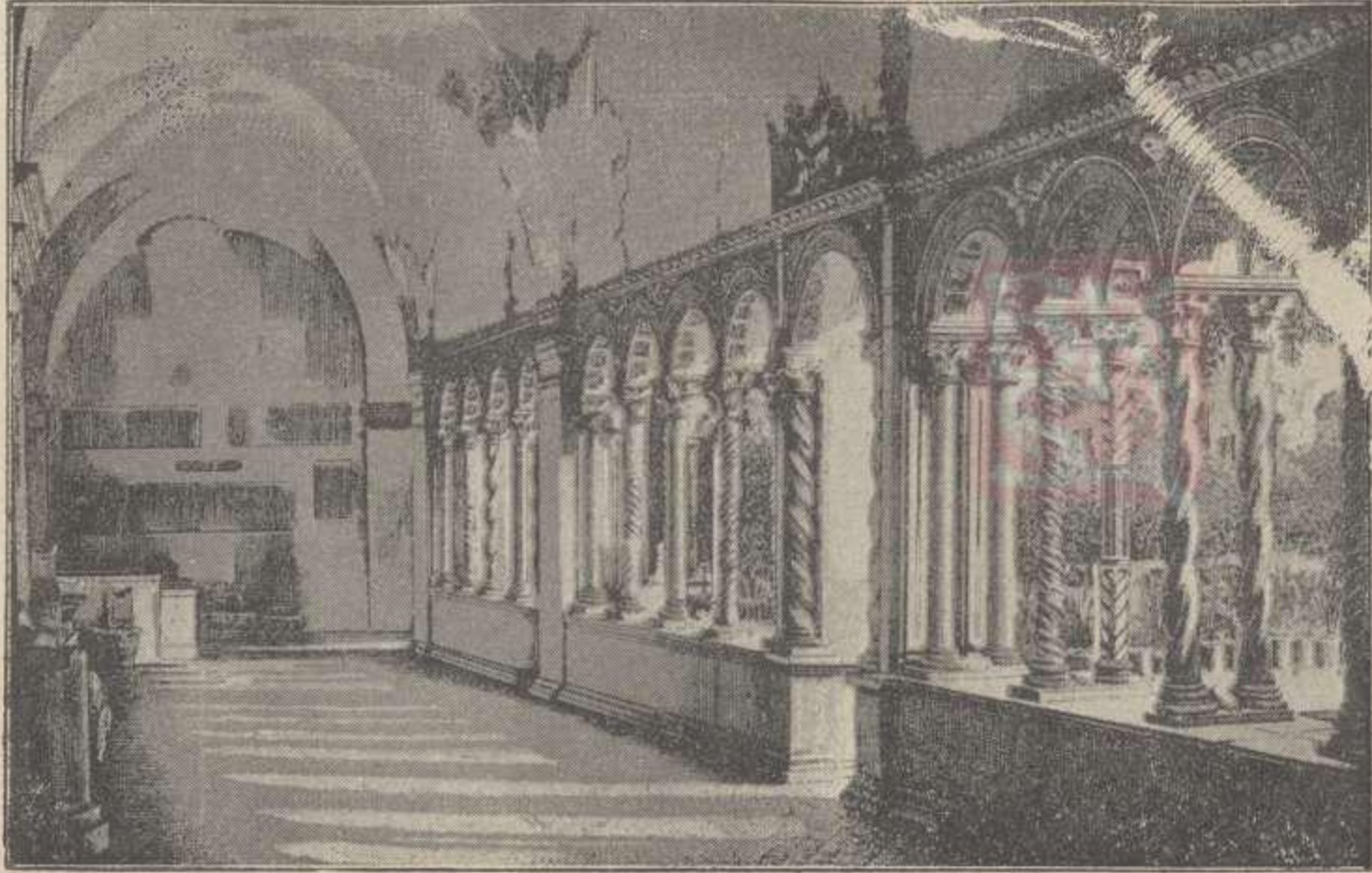
黃種病●離巢燕●人心死●爭氣●秋蚊

●附 錄……………一七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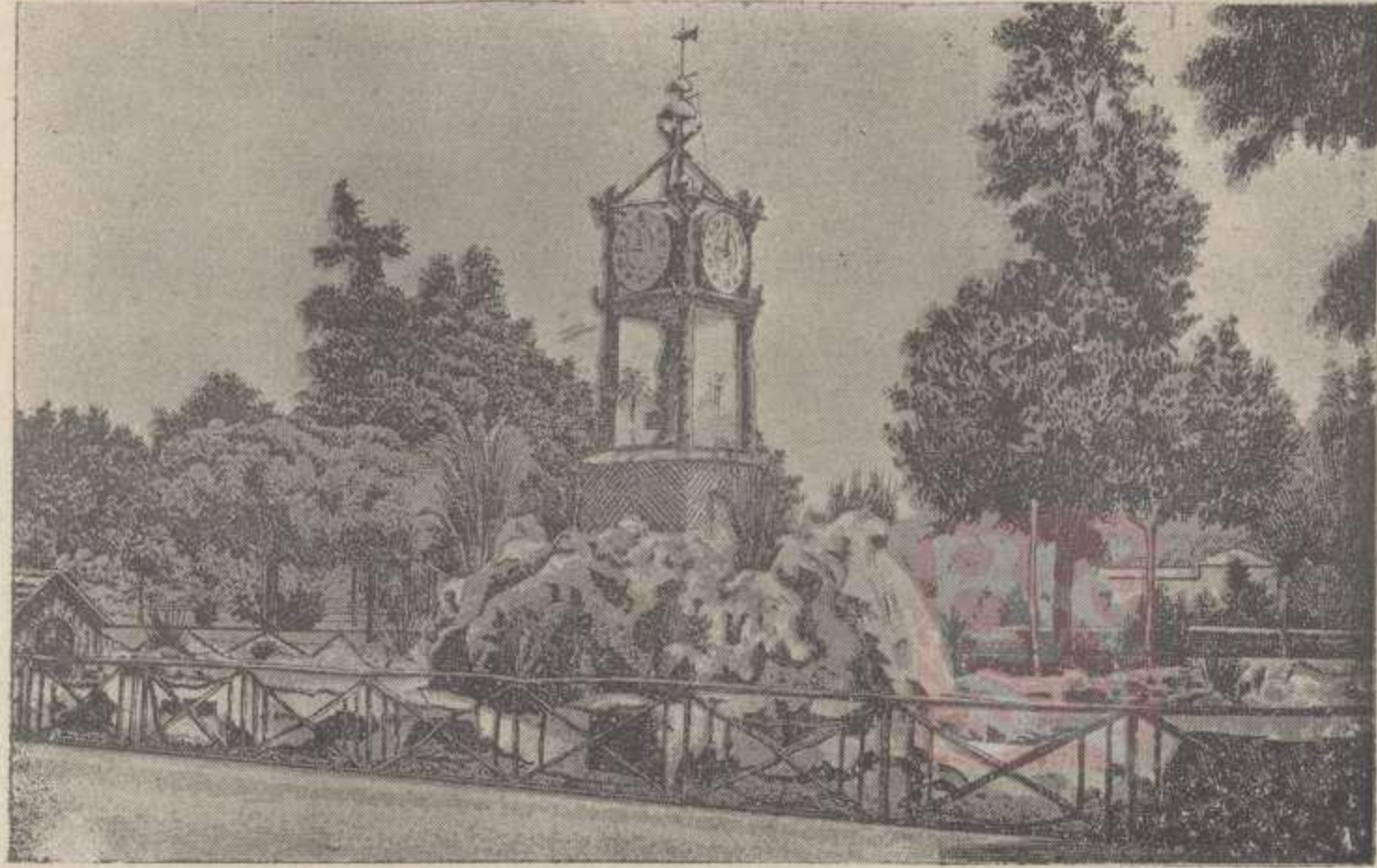
小說叢話
解脫者



羅馬博物院



羅馬大公圖



社會小說 **九命奇冤**

嶺南將叟重編

第十四回 三德店大有定奇謀 裕耕堂爵興詐酬謝

却說凌貴興自從打發簡葉兩人去後。便天天盼望信息。誰知他兩個這一去。就同泥牛入海一般。看看望到春盡夏來。端陽又過。只沒有個信。宗孔也帮着在那裡着急。此時熊阿七、李阿添、甘阿定、尤阿美等。却天天在貴興的裕耕堂內嘯聚。還有舊日的一班強人。無非是大酒大肉。虧了這個同貴興消遣日子。未曾把他盼煞。宗孔却又另外一種心事。日日只盼二人得手。一則自己面子上好看。免得被區爵興荐來的人奪了頭功。二來事成之後。貴興既謝他二人。少不免要謝我這個荐主。三來又可以在他二人謝錢之內。索個回用。四則等他鬧到官司。貴興要同他上下打點。自己多少經點手。從中又可以落點私肥。這一件事成與不成。與自己財運大有關繫。所以他心中比貴興更是來的着急。時時在梁家門前窺探。却又沒個動靜。不勝納悶。這一天正當六月盛夏。貴

興正同衆強徒在家賞荷花吃酒。忽見宗孔慌慌張張走了進來。一言不發。拉了貴興到書房裡。悄悄說道。方纔有人從省城來。說看見簡葉兩個。流落在那裡。不知是何緣故。我意欲到省城去打聽打聽。姪老爹你道好麼。貴興道。他兩個一去。渺無信息。連面也不得一見。我天天在這裡盼望。既然知道他在省城。說不得我兩人同走一遭。商量停當。等到吃罷了酒。貴興、宗孔帶了喜來。就趕到省城。原來此時貴興却在省城開了一家綢緞店。招牌叫做「三德」。這三德店前面設櫃做買賣。後進却設了三間密室。以備聚集商議機密事情的。當下貴興到三德店住下。便叫宗孔去找尋二人。尋了兩日。方纔帶了來。見了貴興。滿面羞慚。無言可說。貴興道。不必如此。已往之事。我也不來追問。只要你兩位以後肯同我盡心辦事。我依然一樣酬謝。以前之事。一概不必提起。葉盛道。這件事。事關人命。最好是多兩個人。商量一個善法。方好下手。貴興道。你們意中可有甚麼朋友可靠的麼。簡當道。我有一個朋友。姓林名叫大有。生得身裁短



小習得一身武藝。向來在江湖上打家劫舍。無所不爲。近來改邪歸正。在小北門外。開設一間聚仙館。門面專賣鴉片烟。暗中却是私販烟土。爲人足智多謀。可以商量這件事。貴興道。煩你就同我請來好麼。簡當應允去了。不多時。同了林大有來見。貴興大喜。即叫置酒相待。酒過三巡。貴興又提起前事。林大有道。方纔簡大哥在敝館已經提起。然而據我看來。這件事實在難辦。此刻昇平世界。那個敢平白地去殺人。貴興道。據此說來。我這個仇。是不能報的了。林大有道。法子是有一個。可是要大爺捨得銀子。貴興道。要多少銀子呢。林大有道。這一個辦法。要用許多人。頭一層公衆的酬謝。至少要五千。倘有結果。得天來兄弟的。大約也要一千一個。至於事後。一定要鬧出官司。就要上下打點。那個說不定。一萬八千。也要大爺承認的。貴興道。還有麼。林大有道。沒有了。貴興呵呵大笑道。這不過拿萬把銀子出來罷了。我當是甚麼一千幾百萬。我可就拿不起了。只請教是個甚麼辦法。要多少人纔够調撥。林大有道。人是愈多愈好。糾了衆

人去他家打劫。就乘機殺了他。貴興忙道。明火打劫。要吃官司的呢。林大有道。他只管告明火打劫。我只供樞門行竊。這就在乎大爺在外頭打點的了。貴興道。還有殺人呢。大有道。就是爲的這個。倘使一個人殺死一個人。拿住了。是沒得抵賴的。我這條計。要多用人去。倘使殺了人。到了官。只要大家約定。胡亂供一個張三、李四的名字。只說他畏罪在逃。未曾到案。大爺再在外頭打點。不過起了個通緝文書。慢慢的就冷下來了。宗孔拍手道。妙計。妙計。若不是我荐出簡兄。那裡轉得出這位林大哥來。貴興道。此計大妙。既然要用多人。我那裡差不多有二十人光景。你們三位。若是有甚朋友。也可以荐來。林大有道。我兩個知己朋友。一個周贊先。一個黎阿二。向來都在江湖上走動。可以同去。簡當道。我有個本家簡勒先。向來在肇慶一帶販賣私鹽。此刻因爲折了本。投在番禺縣衙門。充個卯差。也可以去得。葉盛道。我有個舍親。姓蔡。名順。許久沒有事業了。望大爺也提携提携他。貴興一一允了。當下席散無話。次日林大有帶了周

贊先、黎阿二來。簡當帶了簡勒先來。葉盛、蔡順也陸續來到。大家會齊。商量這件事。只喜得貴興笑逐顏開。又復置酒相待。便欲同到譚村。林大有道。承大爺之命。本當即刻起行。只怕到了那裡。一時未便動手。做這等事。也要見機而行。貴興忙道。林兄莫非想就在省城劫他糖行。就便行事麼。林大有道。這個如何使得。一則省城巡防嚴密。二來糖行人多。我們又認不得梁天來是個圓的扁的。萬一殺錯了人。豈不是白白勞心。又白耽個干繫麼。還是到譚村他家裡去爲是。但不知他甚麼時候在家。到了那裡。未免要暫時耽閣。打聽他的行踪。這可是說不定幾天的事。恰好這幾天。我澳門有一票烟土要到。必要我自己在這裡接應。所以一時不便動身。貴興道。這一票寶貨。不知幾時可以到得。大有道。大約月底必到。一經到了。我們就動身去幹事。大爺放心。我老林答應了人家的事。那怕粉身碎骨。總要辦成功的。貴興大喜。從此連日就在三德店大酒大肉的歡聚。轉瞬到了月底。林大有有的貨到了。他還要發往四鄉。又忙了幾天。

直到七月初旬。方得動身。林大有道。我們到了譚村。都是面生的人。被人家見了。未免犯疑。不如改過裝扮。夜間上岸。就到大爺府中住下。覷便行事。方纔妥當。貴興喜道。林兄真是見得到。不愧文武全才。當下貴興帶了林大有。宗孔帶了周贊先。黎阿二。簡當帶了簡勒先。葉盛帶了蔡順。或扮作山西客人。或扮作水果販客。身邊暗暗藏了器械。陸續分班僱船。向譚村進發。到得裕耕堂中。貴興忙叫請了區爵興來。商量辦事。又招了熊阿七。李阿添。甘阿定。尤阿美。與及貴興本族。凌美閑。越文。越武。越順。越和。宗孟。宗季。宗孝。宗和。其譽。海順。柳郁。柳權。潤保。潤枝。連貴興。宗孔。共是二十九個無賴強徒。就在裕耕堂中擠擠挨挨的坐下。貴興叫宗孔招呼各人。置酒相待。自己却拉了爵興到書房裡去。把林大有的意思告知。要同他商量這件事的辦法。爵興道。此計極妙。但是總要人心歸一方纔妥當。萬一事後認真提到官府裡去。內中有個把熬不起大刑。供出真情。那可不是頑的呢。貴興道。我只要結之以恩。他們不見得就供出我來。

爵興嘆口氣道。賢姪那裡得知我說一句剖腹見心的話。這一班人說得好時。便是江湖上英雄綠林中豪傑。若要平心而論。無非是一班無賴子弟罷了。那裡認真都靠得住呢。貴興聽了。不覺一陣灰心道。照表叔這等說。這件事是辦不成功的了。爵興道。此刻已經招集了這許多人。大家都知道。了這個意思。他們心中都打算。定要分酬謝錢。忽然說是不辦了。他們不免要怨恨。將來到外頭去。透了這個風聲。那就奈何貴興。跌足道。這件事是我太冒昧了。這便怎樣辦法呢。爵興道。只要把酬謝錢分給他們。說不辦這件事了。叫他們到外頭去。口穩些。便是想他們。既不要出力。依然得了謝錢。自然沒話說了。貴興道。事又不曾辦得半點。氣也不曾出得半口。白白的破了一注大財。豈不可惜。說着連連嘆氣。爵興只是傻笑。貴興道。端的表叔有甚法子。和我想想。爵興道。你們起先絕無一字向我提起。就是我荐了熊阿七他們來。也已經半年了。你們向來不曾提到此事。我以爲你們放冷了。誰知你們瞞着人到省城去了一次。又招

下。了。多。少。好。漢。要。幹。這。個。大。事。此。刻。事。情。弄。僵。了。却。來。和。我。商。量。叫。我。一。時。從。何。設。法。此。刻。依。我。看。來。你。們。幹。你。們。的。我。不。管。帳。就。是。熊。阿。七。們。四。個。人。我。也。招。呼。他。叫。他。們。不。必。干。預。賢。姪。的。謝。錢。也。不。必。分。給。他。們。我。自。去。穩。住。他。叫。他。們。不。要。胡。言。亂。道。就。是。了。等。到。認。真。鬧。出。事。來。却。再。理。會。貴。興。慌。了。手。脚。道。表。叔。你。這。是。怪。我。的。話。聖。人。說。的。成。事。不。諫。既。往。不。咎。表。叔。不。要。怪。我。好。歹。同。我。想。個。法。子。我。自。當。重。重。的。酬。謝。爵。興。冷。笑。道。你。動。不。動。就。說。酬。謝。我。同。你。辦。過。多。少。事。何。嘗。受。過。你。謝。來。不。說。別。的。就。是。陳。家。何。家。那。兩。遭。鬧。了。個。天。翻。地。覆。不。是。我。從。中。調。停。的。麼。若。是。別。人。和。你。調。停。下。這。等。大。事。這。筆。謝。費。只。怕。逃。不。了。一。千。八。百。呢。我。却。何。曾。放。過。一。個。屁。可。知。我。並。不。是。爲。酬。謝。起。見。不。過。我。們。彼。此。是。親。戚。見。得。到。的。不。能。不。關。照。你。罷。了。貴。興。沈。吟。了。半。晌。取。出。一。張。五。百。兩。的。票。子。深。深。作。了。一。揖。遞。與。爵。興。道。表。叔。千。萬。和。我。想。個。法。子。請。先。收。了。這。個。事。後。再。當。酬。謝。爵。興。接。在。手。裡。一。看。道。賢。姪。何。苦。拿。這。個。裁。給。我。我。其。實。並。

不是要你酬謝。一面說。一面已把那票子塞到衣袋裡去了。」又道。法子是有。一個可以辦得干安萬當的。貴興大喜。便問是何法子。不知爵興說出甚麼法子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堂前設惡誓大有劫盟 窗外聽私言張鳳報信

却說區爵興接了五百兩的票子。便說道。有一個干安萬當的法子。貴興大喜。忙問何法。爵興道。這個法子。只要貴姪多破費一頭牛。一腔羊。一口豬。以後便萬事皆安。不知賢姪肯麼。貴興道。這是小事。有何不肯。爵興道。這纔是個妙法呢。貴興道。請教到底是甚麼法子。爵興抬着頭。仰着面。徐徐的說道。妙呀。千古籠絡英雄。也不外此法。貴興再欲問時。爵興又道。劉備結識關張。宋江結識多少好漢。總也脫不出這個範圍。貴興道。好表叔。你不要慳我了。快點告訴了我罷。爵興道。這班人目無王法。只除是菩薩可以伏住他。我們只須如此如此。却還少一個做硬的人。貴興大喜道。就是家叔宗孔好麼。爵興道。這個人只會脅。

肩。諂。笑。不。能。幹。大。事。的。不。是。我。離。間。你。們。叔。姪。的。話。你。看。他。近。來。這。幾。年。跟。了。賢。姪。一。味。的。騙。吃。騙。用。何。嘗。同。你。辦。過。甚。麼。事。來。還。是。另。外。想。一。個。人。罷。貴。興。道。林。大。有。雖。係。初。交。我。見。他。很。有。胆。識。不。如。就。煩。了。他。爵。興。沈。吟。道。也。罷。且。等。席。散。了。再。同。他。商。量。當。下。兩。人。計。議。已。定。便。出。來。入。席。飲。過。兩。巡。爵。興。站。起。來。吃。乾。了。一。杯。酒。對。衆。人。說。道。今。日。祈。伯。賢。姪。要。同。衆。位。商。量。大。事。一。切。都。託。我。主。持。我。此。刻。當。衆。一。言。諸。位。靜。聽。當。下。衆。人。果。然。一。律。肅。靜。爵。興。又。對。貴。興。道。賢。姪。可。叫。喜。來。督。率。家。人。把。各。處。閒。房。都。打。掃。起。來。聽。用。限。明。日。便。要。齊。備。又。對。衆。人。說。道。省。城。新。到。幾。位。自。然。今。夜。就。住。在。此。處。其。餘。各。位。也。務。請。從。明。天。起。到。這。裡。居。住。還。請。衆。位。今。日。出。去。各。人。回。家。對。一。切。妻。子。人。等。止。說。明。日。有。事。往。省。城。或。說。到。佛。山。或。說。到。陳。村。千。萬。不。可。說。是。到。這。裡。來。限。明。日。午。時。取。齊。我。亦。在。此。等。候。到。時。另。有。說。話。商。量。不。可。有。誤。衆。人。一。齊。站。起。來。答。應。了。爵。興。又。對。宗。孔。道。有。一。件。事。要。煩。老。表。台。明。日。一。早。到。省。城。走。一。趟。宗。孔。道。可。是。

要我去叫天來兄弟回來就死。爵興笑道。不是這個。明日晚上要用一隻羊。這裡沒有買處。煩你明天一早到省城去買。即日趕了回來聽用。宗孔聽得叫他去買羊。從中又好落幾錢銀子。如何不答應。爵興說罷。衆人重新歸坐。飲至黃昏。方纔散去。爵興就留在書房。同林大有、周贊先等人談天。只見林大有果然精悍。是好一條漢子。因拉他在一旁。同他如此這般的說了一遍。林大有連連答應。一宿無話。到了次日。向午時份。衆人陸續到齊。下午宗孔也買了羊回來。貴興自去叫人安排一切。是夜依然是呼嘯同飲。直至二更方散。撤了殘桌。衆人分列坐下。爵興便高聲對衆人說道。今日祈伯請衆位幫忙。報仇雪恨。不知衆位可肯戮力同心。衆人同聲應道。自然是同心合力的。爵興道。既是同心合力。我把今日這個辦法。且當衆言明。此刻已聚集了二十多人。我們就這幾天裡頭。前去梁家打劫。進得門時。不必劫取財帛。只要各位牢牢的記着八個字。回來自當照議酬謝。這八個字是「逢男便殺。遇女休傷。」衆人又齊聲說道。當

得照辦。爵興又道。只是一層可怕。倘事後被他告發。當起官來。又當怎樣。凌美閑等一衆聽了。不覺面面相看。爵興又道。外面自有祈伯打點一切。自可放心。但是你們當官怎樣供呢。衆人又不能對。爵興道。林大哥有一個主意在這裡。要是當起官來。只要胡亂供一個假名字。只說那兇手畏罪先逃。等官府起一通緝捕文書。這裡就好想法子。打點放你們出來。貴興接着口說道。但凡到官府受過刑的。我都一一記着。酌量酬送止痛銀錢。爵興道。衆位都情願麼。衆人都答道。情愿。爵興道。都情願了。是最好。但是認真到起官來。供的兇手名字。你供的是張三。他供的是李四。那又不對了。到了臨時。我再擬定一個名字。告訴你們。你們便牢牢記着。個個供的都是一樣。不由他官府不信。今日却還有一句話。衆位既然都是同心合意的。可肯就今夜設一個誓麼。林大有上前一步。手拍胸膛道。這個正合我意。爵興喝一聲好！貴興忙叫抬過三牲來。登時七手八脚。搬了三張桌子到天井裡。擺上了牛羊猪三牲。又排起香案。點上明

幌幌的一對大蠟燭。焚上了香。此時區爵興已把上頭的話。略略加上點文藻。寫成一張誓詞。誓詞後面。又把各人的姓名。一一列上。當下貴興先到香案前。叩過頭。爵興宗孔等一班人。都依次叩拜過。爵興便取出誓辭。當衆宣讀。讀完。又按着名字叫起來。叫一個。就有一個答應。如同點名一般。點過了。貴興叫拾過誓品來。只見兩個打雜。抬了一籠雞。拿了一把利刀。放在當中桌上。爵興放下誓詞。走過來。左手捉了一隻大雄雞。右手拿了刀。說道。我先誓了。衆位輪着來。不可退縮。說罷把刀子高高舉起道。有不依今夜之誓的。死得同這雞子一般。說聲未了。拍撻一聲。已把雞頭斬下。順手把雞往天井裡一擲。只聽得撲、撲、撲、的那沒頭雞的翅膀。還在那裡亂撲呢。爵興方纔把雞攢了出去。林大有便忽的一跳跳在當中。厲聲說道。今夜有那個敢不照樣設誓的。「說着就在身邊颼的一聲。拔出一把二尺長的尖刀來。道。我就把他一刀。」說着猛的一下。把刀插在桌子上。震的蹬！的一聲。」他自己便先提了一隻雞。拍的一

下斬了雞頭。說了誓詞。衆人先看見爵興的斬雞說誓。本就有點胆怯。要想退縮。後來見了林大有這等惡狠狠的舉動。只得一個個的上前斬過了。爵興又拿起那張誓詞道。這張誓詞照例是要存起來的。但是這個是一件機密大事。存着這張紙。恐怕失落出去。反爲不美。不如當天燒了。把各人姓名都存在天上。我們更要戮力同心。須知有天地神明鑒察。說罷就在燭火上燒了。却也作怪。恰好起了一陣風。把那紙灰飛到半天裡去。爵興故意拾着頭咄咄稱奇。衆人看得毛骨悚然。當下收了祭品。衆人從此夜起。就在貴興家住下。一連過了三天。爵興只不提這事。貴興便問道。表叔意下。要想幾時動手。爵興道。我已算在這裡了。天來兄弟。難得同時在家。倘使冒冒失失的去了。不能一鼓而擒。豈不是可惜。今日已是七月初八了。到了十二那天。賢姪可延請僧道。打起醮來。僧道可不許進門。可在門外搭起醮棚。連打七晝夜的醮。包你可以成功。貴興道。這又奇了。難道預先超荐他們。恐怕冤魂索命麼。爵興道。不是這等說。我

另有妙用。賢姪只管預備起來。貴興只得叫人去預備了。又問到底幾時動手。爵興道。只等散醮那夜動手。貴興屈指一計道。十二日開壇。應到十八夜散醮。何以揀了這一夜呢。爵興拍手道。賢姪。你真是和梁家結下莫大冤仇。連這件事也忘了。天來的母親。不是十九的生日麼。平日怎能得他兄弟齊全在家。到了那天。他自然預先回來。同他母親做壽。莫說他兄弟兩個。你就連他兒子養福也結果了。亦是易事。貴興大喜道。表叔真有鬼神不測之機。此事只憑表叔調撥。我再也不過問了。事成之後。再當重謝。當下就叫喜來先僱了蓬匠。在門外搭起醮棚。延了僧道。修齋建醮。只推說趁着這中元佳節。追荐妻妹。起頭兩天。只引得村中各男女都來觀看。三四天之後。看的人也漸漸少了。且說譚村中。有一個貧苦人。姓張。名鳳。爲人生性戇直。好管人間事。喜抱不平。因此人人都憎他多事。出來傭工。每每爲同事所不容。所以傭工總不能長久。久而久之。人人都當他沒有良性。索性不理他。鬧得他走頭無路。就流落到卑田院中。

去了。日間在街頭叫化。夜來在古廟棲身。倒也逍遙自在。不至再去受那齷齪人的齷齪氣。近來有病在身。並叫化也懶得出去。吃一天不吃也是一天的過去。這幾天看見凌貴興門前。修齋建醮。便去門前乞些齋飯。誰知捨出來的。雖是殘茶剩飯。內中却有許多肥魚大肉。心中暗想。原來他們修齋不吃素的。樂得拿來充飢。一連乞了六天。這一天方纔乞來吃飽。正要走開。忽然瘧疾大發。戰抖不已。看見旁邊一條夾衖。喜得寂靜無人。就捱了進去。躺下。忽聽得旁邊窗戶裏面有人說話。一個道。阿七哥。你今天爲甚麼吃烟格外吃得多呢。一個道。你不知道。我過足了癮。今夜要去幹事呢。一個道。你真是不經事。你可知梁天來同個癆病兒一般。他那兄弟君來。也是骨瘦如柴的。莫說殺他兩個。就是再多兩個。也不禁殺呢。況且我們二十多人。怕殺不了麼。要你這樣費心。一個道。不是這等說。大爺說過。殺一個。謝一千銀子。我想奪頭標。全撈呢。可惜大爺又說逢男便殺。遇女休傷。不然。我還想多發點財呢。一個道。你好狠心呀。一個

又道。不知今夜幾時動手。一個道。區師說二更就去呢。張鳳聽了。嚇得一身冷汗。連忙帶病走了出來。暗想這一帶的窰口。明明是凌宅的房子。不道貴興這廝。明裡修齋念佛。暗裡却去殺人。真是出人意外。又想到。我何不趕去通個信。給天來。叫他早點躲避了呢。是呀。這正是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呢。想罷。拽起叫化棒。提了叫化籃。直奔天來家報信。不知天來得信後。怎麼設法預備。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區爵興當筵儼行軍令 凌祈伯臨陳却用火攻

大凡內地村鎮地方。所有人家。都是祖居的地方。又少。又沒有往來客商。朝夕見面的。無非是這幾個人。所以一村之中。無論富貴貧賤。彼此多是認得的。譚村亦復如是。所以張鳳也是認得梁天來的。譚村村中之人。也沒有一個不知道這個張鳳。閑話少提。且說張鳳在窰外聽了那一番言語。知道天來今夜有難。急急要去報知。也顧不得身上有病。一口氣奔到天來門前。舉起手來。把門

打得震天響。祈富不知何故。吃了一驚。連忙開出門來。看見是個張鳳。罵道。吓你這個沒嘴臉的。只怕要作死了。討飯也好好的討呀。張鳳道。我不作死。只怕你家有人要作死呢。祈富大怒道。張鳳。你今天可是發了痴了。怎麼登門咒起人來。張鳳道。你且不要動氣。我要求見你家官人呢。祈富道。我家官人太沒事了。要見你呢。說着把他一推。便要關門。張鳳就大喊起來。道。你這不識好歹的奴才。你家官人可是當今皇帝。連見也見不得的。一陣亂鬧。裡面驚動了養福。出來喝道。是甚麼人在這裡混鬧。張鳳道。我是特來送要緊信的。叵耐你家祈富這廝。不同我通報。養福道。你送甚麼信來。張鳳道。我送凌貴興的信來。養福聽得凌貴興三個字。心中驚了一驚。道。是凌貴興叫你送來的麼。張鳳道。我又不是他家奴才。他好使得我動。是我聽了一個信息。特來通報的。養福道。是甚麼信息。你給我說了。可不是一樣。張鳳道。這是個性命交關的要緊信。不見了你們大官人。是不說的。養福聽了。心中詫異。只得喝住祈富。不要同他廝鬧。自

已却到裡面告知天來。凌氏道。不消說。這又是貴興那廝。叫他來胡鬧的。天來道。且待孩兒出去看來。說着走了出來。便問張鳳何事。張鳳道。官人。可借一步說話。天來便讓他到門裡來。張鳳便把自己如何討飯。如何發病。如何睡到窓下。如何聽見密話。一一說知。天來道。多承你關切。我這裡提防着就是了。在身邊摸出一塊銀子。約有一兩多重。遞給張鳳道。這個請你買碗酒吃罷。張鳳千恩萬謝的去了。天來回到後堂。告知凌氏。凌氏道。這個寧可信其有。不可不提防他。君來道。這是張鳳窮極了。想出這些謠言來騙賞錢的。貴興就是兇惡到十二分。這個昇平世界。怎麼就好殺人。難道沒有王法的麼。大家正在半疑半信。議論這件事。忽見祈富進來說道。張鳳那廝。又來鬧了。趕也不去。還說要見官人。天來聽說。出來看時。張鳳道。官人。我想起一件事來了。方纔我來報信。多謝官人賞我一塊銀子。我本來萬千之喜。我走到半路上。想起我是個叫化的人。今日無端來送這個信。官人賞了我銀子。我若是受了官人們。一定要疑心。

我造作謠言來討賞錢的一定不做準備到了晚上依然要遭他們毒手豈不是我白白送了這個信勞而無功而且還要被人疑心我設法騙錢麼因此特將原銀送回務求官人速速躲避說罷遞過原銀天來大驚道這麼說你的話是千真萬真的了張鳳道是麼我就知道受了這塊銀子人家就要疑心我棍騙不信我話的了此刻可真了官人作速躲避了罷天來道既如此我這個還謝得你少呢你先拿去罷明天再重重的謝你張鳳道這塊銀子我今天是抵死不能受的不要我爲了這塊銀子誤了官人的性命等官人躲過了今天明天謝我再多點我也肯受說着依舊把銀子遞過來天來那裡肯接張鳳擗在地下翻身就走回頭道官人千萬保重速設法我但望你明天平安無事說着伴長的去了天來拾了銀子回了進來告知凌氏大家這纔慌了沒了主意凌氏便道我的兒你父子兄弟三個趕緊走罷好歹躲了這一夜再說天來道這個如何使得不如另行設法君來道不如同母親同到省城去罷凌氏道此

時已經將近黃昏。還有甚法可設。我又何必同你們到省城去。終不成貴興敢來殺我。並且據張鳳說。有甚麼逢男便殺。遇女休傷的話。我們婦女。又寬一着。你們三個趕緊走罷。你們兄弟要不放心時。可留下祈富在外面探聽一切。就是了。快點走罷。劉氏道。不如等到黃昏將黑的時候走罷。此刻出去。恐怕被他們遇見。又不妥當了。衆人心中七上八下。慌做一堆。只是沒個主意。看看天晚。將近掌灯時分。凌氏再三催促。天來父子兄弟無法。只得含淚拜別。叫船往省城逃生去了。這裡凌貴興是自從十二開壇那一天起。便眼巴巴的盼到十八。要去行事。到了這天。從早晨起。直到黃昏。終日磨拳擦掌。準備殺人。申牌時份。聚衆吃酒。區爵興就當席發號。施令起來。先叫喜來聽令道。往常吃酒。都是你執席招呼。今日可免了你這差使。喚兩個小廝來伺候。你可去邀了當段地保李義來。只說今夜我們這裡放饅口。恐怕來看的人多。擠擁鬧事。請他來彈壓。約得他來了。却讓他到門房裡吃酒。這李義是見了酒不要命的。你可灌他一

個爛醉。你自己却不可吃醉了。我另有用你的去處。喜來領命而去。爵興又叫潤保、潤枝、聽令道。這東路上是千總衙門的來路。你二人可扮作家人模樣。帶了犬爺片子。伏在那裡。如果黃千總聽見聲息。出來巡查時。你二人就攔住。拿片子給他看。說是這裡因為放燄口。看的人多。在那裡擠擁着打架。此刻已經勸開了。家爺恐怕勞了總爺的駕。叫小的們趕來擋駕的。潤保、潤枝領命。爵興又叫其譽、海順、柳郁、柳權、四個聽令道。我已經備下了鞭炮十多籬。你們各領兩籬。在門外蘸棚的前後左右。不住的燒放。不准有片刻停聲。燒不夠時。再進來領取。柳權道。放燄口向來沒有放鞭炮的。豈不被人疑心。爵興道。有人問時。你們只說我們家因為去年連傷了兩個女口。陰氣太盛。所以今夜借着這鞭炮。要轟開那些陰氣就是了。四人領命。爵興又叫宗孟、宗季、宗孝、宗和、聽令道。你四人各拿悶香一束。初更以後。便分投去梁家的四面街道上。把所有更棚的更夫。街棚的棚夫。一齊悶倒。各人就在四路巡查。偷然遇了官兵。就飛報前

去。不得有誤。又叫凌美閑聽令道。你帶領越文、越武、越順、越和、簡當、葉盛、一共七人。做先鋒先去攻開大門。到梁家門首時先放一响砲。我這裡發第二隊人馬。又叫林大有聽令道。你帶領周贊先、黎阿二、李阿添、尤阿美、熊阿七、甘阿定、一共七人。作第二隊。只聽得前面炮響一聲。即刻動身。到那裡時也放一响炮。我這裡發第三隊人馬。你們兩隊人馬。如果遇見天來兄弟時先捉住了。等大爺親來驗明再殺。又叫勒先、蔡順兩個聽令道。這裡北路便是巡檢司衙門的來路。你兩個也扮做家人模樣。伏在那裡左近。倘遇見衙門差役來時。就分一個引了來。送到門房。交喜來管待吃酒。却仍要回原處伺候。如果李巡檢親自出來。却飛報與我。二人領命。爵興又拿出一枝流星火。交給潤保、潤枝道。你兩人。倘然擋不住黃千摠。即刻轉到暗處。把流星火放起。我這裡如果擋不住李巡檢。也放起流星火來。你們留心。但見東路流星火起。即刻退回。見北面流星火起。便先四下裡散開。慢慢回來。衆人一齊領命。宗孔道。老表台。我姪老爹辦

事。着着差我先行。沒有一回落後。今天怎麼沒了我的事了。爵興只做不聽見。對貴興道。賢姪可自己做第三隊。不必多帶人。却要坐着轎子。叫令叔宗孔保護着前去。只要驗明是天來兄弟正身。殺了就回來。我這裡叫人預備慶功筵席。貴興道。表叔真是調度有方。可惜未曾做得軍師。爵興道。好歹今夜也做一遭兒頑頑罷。說罷大笑。當下酒飯已畢。等到初更將盡。這裡便陸續起身。各人臨行。爵興又一一囑咐。切記回來時。各人都由後門進來。不可有悞。看着一隊隊的都去了。又遠遠的聽到第二聲砲响。貴興就上了轎。宗孔扶着轎槓去了。爵興却暗暗笑道。好歹叫你做一次奴才去。這裡外面打劫的情形。開書第一回已經表過。今不再提。且說祈富是夜聽得強徒來攻打大門。便連忙到裡面道。強盜真個來了。你們快些關好二門。躲到石室裡。我往外面看動靜去也。僕婦程氏聽得。忙將二門關上。下了鎖。凌氏帶了合家人口。躲到石室裡面。關起石門。上了鐵拴。衆人慌做一團。凌氏戰顛顛的。只是念佛。後來聽聽已經打破

了二門。劉氏到樓上。在小小窓戶外一望。只見紅光滿地。嚇的連跌帶滾。走了下來。道：婆婆不好了。他們還放火呢。衆人聽了。只嚇得三十二個牙齒。登時打鬥起來。不多一會。鼻子裡忽然聞着一股桐油烟臭。慢慢的那烟就多起來。薰的衆人咳嗽不絕。要躲到樓上去。誰知樓上的烟更覺利害。只得重新下來。一個個慢慢的氣也喘不出了。眼淚鼻涕。出個不住。這座石室。本來是預備收藏緊要物件的。不甚寬敞。不一會。只見滿室皆烟。把兩盞油燈。罩得慘淡無色。闔晦無光。又過得一會。雖然還隱約看見那兩個火影兒。却早是黑越越的對面。看不見人影的了。凌氏氣也喘不過來。那眼淚撲籟籟的流個不住。撈起衣襟。掩住了口鼻。聽一聽。各人都寂無聲息。只還聽得一個人在角子上喘氣。欲待叫時。却是用盡平生之力也。叫不出了。欲待看時。莫說那眼睛張不開。就算勉強張開了。在這黑烟裏面。如何看得見。沒了法。只好暗中摸索。要過去。看不料踢了一件東西。絆了一交。伏在那東西上面。用手摸時。却是一個人。摸在那人。

的大腿上覺得已經冷了。要待掙扎起來時。却只掙扎不起。只得伏在那裡。不知凌氏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聞凶耗梁天來氣死 破石室黃知縣驗屍

且說天來兄弟當夜掌灯時分。別過母親凌氏。各人叮囑了妻子幾句話。帶了養福。一同叫船到省城。及至趕到省城。到得天和行時。各夥友都吃了一驚道。老太太明日千秋。梁兄等既回去稱觴祝壽。爲甚此刻又趕了來。天來嘆一口氣。把張鳳報信的話。一一說了。直述到逃走出來避難的話。只聽得行中的一位管帳先生。拍案大叫道。呀！梁兄！你這個錯。可錯得大了。既然有了張鳳的報信。你就應該當時把張鳳扣住。做個證人。一面報了文武兩衙門。存下了案。一面招呼地保。更夫。練勇。或伏在四面。以便擒捉。或列在門前。預爲防護。纔是個辦法呀。怎麼你父子兄弟。一同都出了來。却把些女人丟在家裡。倘或明天回去。老太太有甚麼一長二短。那就怎麼樣呢。噯。真正豈有此理。幾句話只嚇

得天來張口結舌。魂不附體。跌足道。這便怎麼得了。君來也道。該死。該死。怎麼我們就想不到這一着。此刻可怎麼得了。趕回去也來不及了呀。養福道。據紫鳳說。他們說的逢男便殺。遇女休傷。只怕女人還不要緊。那管帳先生道。小東人。你向來很聰明。怎麼這個就見不到。有男人在家時。他便這麼說。此刻男人都走了。他尋不出一個男人來。豈不要遷怒女子麼。養福聽得。頓時呆了。天來跳起來道。不必說了。我們連夜趕回去罷。管帳先生道。梁兄。此時也不必着急了。此刻要趕回去。也不及了。縱使叫了快艇趕去。到得府上。也要五更時候了。萬一碰在賊鋒上。豈不壞事。我看莫若等到了天明再去罷。天來此時。方寸大亂。心無主宰。聽了此言。復又立定。衆夥友也在那裡議論紛紛。這一夜天來三人。並不曾睡。有兩個夥友。也陪着坐守天明。天來一夜。只是心驚肉跳。出一陣熱汗。又出一陣冷汗。三個人嚙聲嘆氣。連環般的不斷。看看坐到天色微明。天來又要走。那管帳先生。本來也陪着坐。此時已是前仰後合的磕睡不止了。聽

得天來又要走。便勉強掙扎道。梁兄。一夜也捱過了。不在這一時之間了。稍爲再等一等。府上要有甚麼動靜。報信的不久就要到了。你此時要走。豈不是兩面相阻麼。天來聽說。又坐了下來。不一會。各店夥都起來。張羅開門了。天來坐立不安。就走到外面看一回。又走進來嘆幾口氣。忽見祈富跟踉蹌蹌。赤着膊。滿頭是汗的。奔了進來。氣也喘不出的。道。官人呀。不好了。只說得這一句。便站脚不穩。撲咚一聲。跌在地下。放聲大哭起來。只嚇得君來魂不附體。要急着問時。却又說不出半個字來。養福早已渾身冰冷。連舌頭都麻木起來了。看看天來時。他却一言不發。面色同白紙一般。嘴唇也青了。兩隻黑眼珠子。只管朝上翻。養福方要叫爹爹時。只見他猛地裡往後一翻。直挺挺的仰跌在地下。嚇的養福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君來也急的叫得出來了。大叫道。哥哥。這是怎麼呀。衆夥友手忙脚亂。都去弄姜湯、開水、通關散。灌救了一會。方纔慢慢的回轉過來。君來、養福、扶起來坐下。此時嚇的祈富也不敢哭了。倒反過來安慰道。官人放

心家中只怕還沒有大事。天來道。夜來倒應是怎樣情形。你快說。祈富道。昨夜初更向盡時候。強盜來了。小的便向裡面通報。知照他們。關上二門。小的就到那填不盡的池子裡躲避去了。不多一會。強盜攻開大門。又用火攻開二門。小的嚇的不敢出頭。以後的事。就不知道了。隔壁翰昭叔太爺。及四隣人家。雖然敲鑼喊救。無奈揔沒有人來。人聲鬧得盈天響。直到三更向盡。差不多四更時候。強盜方纔去了。小的扒起來。到裡面去看。只見石室大門緊閉。門外頭堆着一大堆燒不盡的草灰。那火還是烘烘的着呢。小的當下便叫開門。誰知叫破了喉嚨。也沒有人答應。嚇得小的慌了。連夜叫了加快的孖鈴快艇。給官人報信。請官人速速回去定奪。天來聽說。明知是凶多吉少。然而也只能作一絲之望。趕忙帶了君來、養福、祈富。叫了快艇。飛掉向譚村而來。到得家時。只見餘燼尙燃。十分狼藉。只有石室大門。依然緊閉。翰昭已在那裡搓手頓足。天來兄弟見了。也不及說話。便撥開草灰。亂去打門號叫。叫了半天。那了有個聲息。正在這

裡張皇。只見李巡檢坐着轎子來了。前面還有地保李義帶着。當下李巡檢裡外勘視了一遍。便向天來道。幸而還沒有偷了東西。還好。天來道。此刻石室裡面沒有聲息。不定還有人命在內。並且外面又是放火毀門。明明是強盜。還望太爺作盜案詳稟。李巡檢道。石室門是在裡面關的。就算是強盜。他從那裡鑽進去殺人。除非連強盜也死在裡面。天來着急道。太爺不肯作盜案詳稟。小人自去報縣就是了。李巡檢怒道。你這裡明明一點東西沒有遺失。不過失了點火。這還說不定是你們自不小心的原故。你這個人狠胆大。就這樣沒憑沒據的。就算是盜案麼。天來道。太爺不必動怒。自從昨夜四更強盜去了。這石室門還沒有開過。回來打開了門。裡面八口女眷沒事。小人也就不敢多事。聽凭太爺詳去。倘使內中有個變故呢。小人只得自行報縣的了。李巡檢想了一想。這件事果然有點蹊蹺。因說道。這麼罷。你一面叫石匠來鑿開石室。一面叫地保去報縣。我也就回去辦詳文就是了。天來謝了李巡檢。一面叫人去叫石匠。

一面叫祈富協同地保去報縣。這時候的番禺縣姓黃。江西人氏。是個兩榜出身。爲人頗覺慈祥。辦事也還認真。摠算沒有晚近官場習氣的。自從今年三月到任。地方尙覺太平。從沒有辦過盜案命案。這日聞報。不覺大驚。又聽說石室至今叫不開。情知有事。就傳齊了刑書忤作。執事人等。如飛的下鄉來勘驗。到得譚村。已是申牌時分。只見那兩名石匠。在那裡鑿石室。還沒有鑿開呢。傳天來兄弟過來。畧畧問了幾句話。就叫地保李義來問道。昨夜此處明火打劫。又放火燒門。你去報過文武兩衙麼。李義低頭跪下。嘿無言。黃知縣拍案再問。李義只管不語。黃知縣怒道。你這狗才。到應怎樣說。李義道。小人不合。昨夜吃了點酒。不曾知道。黃知縣大怒。撒籤喝打。左右拖翻在地。打了一千小板子。又傳四鄰問話。四鄰同供。因見賊人勢大。不敢相救。也曾登屋敲鑼喊救。爭奈沒有人來。黃知縣叱退。又傳柵夫黃元來。當堂打了五百。離了公座。親自喝叫石匠用力開鑿。此時一扇石門。已是鑿凹了一大塊。只是未曾洞穿。就叫搭起人

字架。掛起大槌去撞。撞了幾十下。方纔撞成一洞。天來看見。連忙走近。低下頭。要扒進去。誰知剛低頭到洞口。裡面噴出一陣臭惡的煤氣。來把天來薰的涕。淚交流。咳嗽不止。旁邊一個石匠看見。便取塊布。掩了口鼻。扒了進去。拔了鐵。拴開了石門。只覺得一陣臭惡微烟。滾滾出個不斷。衆差役便走了進去。不一會。陸續抬出八口女屍來。天來兄弟父子。已是號咷慟哭。及後見了凌氏屍身。更是抱着亂哭亂叫。養福伸手去胸前一摸。道。爹爹叔叔且莫哭。祖母還有得救呢。當時又紛紛亂亂。調姜湯。燒開水。灌救了一會。凌氏果然甦醒過來。原來當時各人俱各被烟悶倒。僕婦程氏。已是直挺挺的躺在地下。凌氏暗中摸索。時踢在他頭上。絆倒伏下來。口鼻剛剛伏在程氏兩腿當中。烟氣是上升的。凌氏伏到低處。得了些些空隙。所以不死。此時醒來。看見屍骸遍地。縱橫狼藉。不覺大哭起來。天來只得勸住。扶入上房。央了鄰舍婦人來陪伴。自己仍舊出來。當官答話。當下黃知縣飭令忤作。將七口女屍。逐細驗過。喝報實係被烟悶死。

別無傷痕。又據天來供報屍名。「一梁天來妻劉氏」「一梁君來妻葉氏」「一梁養福妻陳氏」「一梁天來女桂嬋」「一傭婦程氏」「一婢女春桃」「一婢女秋菊」。黃知縣嘆道。這夥強徒。居然連傷七命。便要叫書吏填屍格。君來跪上一步。稟道。身妻葉氏。已經有身五月。求太爺驗明。作八命存案。黃知縣吃了一驚。忙叫忤作如法相驗。忤作便去取了一塊新瓦。用炭火燒紅。淬在醋裡。拿起來。趁熱蓋在葉氏肚上。一會取下來。呈案。黃知縣一看。果然瓦上現了一個男孩子影出來。就叫書吏照填在屍格上。然後撫慰天來幾句。叫他作速備具呈詞。以便追緝強盜。便打道回衙。這裡天來兄弟。便含悲茹痛的。收拾餘燼。買棺盛殮了七具屍骸。那一種淒慘情形。且不必細表。只有凌貴興那邊。聽得這個風聲。只嚇得尿屁直流。從此之後。大開銀庫。驅遣財神。在廣東官場中。演出一個黑暗世界來。未知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寫情
小說
電術奇談
(一名催眠術)

日本菊池幽芳氏原著

東莞方慶周譯述
我佛山人 衍義
知新主人 評點

第二十一回 甄敏達連夜走梧州 林鳳美失魂居旅舍

却說龍馬走到巴黎旅舍。問到了八十八號客房。進去一看。不見有甚甄敏達。只見住住在十家巷、醜陋不堪、賣新聞紙的鈍三。坐在那裡。龍馬吃了一驚道。阿三哥。你怎麼也會跑到這裡來。莫非甄先生有事。帶你來的麼。鈍三往常總是叫龍馬做太公的。因說道。太公。你這是甚麼話。難道你來得。我便來不得麼。難道你也是甄先生帶來的麼。我到了這裡幾天了。甄先生剛纔到的。怎見得是他帶我來。龍馬改容道。是、是我說錯了。請你不要見怪。甄先生爲着甚麼事來的。你知到麼。鈍三道。我爲甚麼不知。甄先生是爲了李小姐的事來的呀。還有個字條留給你呢。說罷遞過一個甄敏達的名片。龍馬接來一看。只見上面

草着幾個字道。「駕到請少待。僕一行即來。一切事問鈍三略知梗概。此人真李賽玉之忠僕也。」龍馬看了問道。阿三哥。你知道李小姐的事麼。鈍三道。我怎麼不知道。只怕太公你倒不知道呢。龍馬道。自然我不知道。纔問你呀。鈍三道。李小姐同着一個男人。坐了火車到別處去了。太公你知道麼。龍馬驚道。噫！怎麼講。鈍三道。李小姐同着一個男人。坐了火車到別處去了。龍馬呆了半晌道。他同那男人。到那裡去呢。阿三哥。你怎麼知道的。可知到他到那裡麼。鈍三道。我偶然走到一條街。我也忘了他是甚麼街名了。看見李小姐坐了馬車來。在一家門首下車進去。我不知他訪甚麼人。就在那裡等他。等了好半天。只見一個男人出來。向李小姐所坐的車。那車夫說了幾句話。又給他一樣甚麼東西。那車夫就放了空車走了。龍馬忙道。你還認得那個所在麼。可帶我出去尋他。鈍三道。你不要忙呀。等我說完了。你再說也不遲呢。我看見馬車去了。料着李小姐還有一會纔出來的了。不定那個男人還留他吃晚飯呢。我要趁這

個空兒。賣脫點新聞紙。心裡一想。此刻差不多四點鐘了。那邊停車場五點鐘要開車。來往的人多。或者可以多賣點。賣完了再來等李小姐出來不遲。連忙趕到那裡。誰知不多一會。只見那打發開車夫的男人。同着小姐坐了一輛馬車來。賣火車票。我就嚇了一跳。又見他到管貨部去交代理行李。我要擠上去看他賣那裡的票。太公。你是知道我的。身體手脚。都不靈便。人又多。那裡擠得上去。等我挨得到賣票處時。他已經賣好票子回出來了。我又到管貨部去看他的行李。要看到他到那裡的。誰知這裡法蘭西的規矩。給我們英國是兩樣的。我們英國是這件行李到那裡的。都寫明了地方。粘在行李上面。他這裡並不是這麼個辦法。所以看他不出來。龍馬道。那男人是個甚麼樣兒的。鈍三道。穿的衣服是很講究的。嘴上還有兩撇八字鬚子。說也奇怪。這個人我明明是認得他的。不知怎麼就想不起來。龍馬道。我從未見過李小姐。有個有鬚子的朋友呀。那時候你有同李小姐說話麼。鈍三道。我向來見了李小姐。總是迴避過不

每當卒遇事
即當勇往直
前萬不能顧
顧忌一有顧
忌後悔即隨
之矣觀鈍三
此悔可知雖
然此事之小
者耳當大事
者可取以鑑
矣

招呼的。因為我這個模樣。同他答話。恐怕辱沒了他。這回我擠入賣票處時。却是劈頭遇見。來不及迴避了。只得脫帽招呼。誰知他只當沒有看見我一般。就這麼一直走過了。龍馬道。這也沒有甚麼辱沒。鈍三道。可恨那有鬚子的東西。不知他帶小姐到那裡去了。那時我本想硬拉着小姐。不放他去的。龍馬忙道。你爲甚麼又不拉呢。鈍三道。但是那裡做得到。當着許多人。我又是這麼樣的人。拉拉扯扯的算甚麼事呢。龍馬道。可惜了。那時有幾點鐘呢。鈍三道。停車場的大鐘。剛剛打五點。唉。真是可惜了。我那時候爲甚不拉着他呢。龍馬安慰他道。阿三哥。依你平日的辦事。這回可以算得頭等了。就是甄先生去辦這事。也不過辦得這樣罷。此刻有了這頭緒。又得甄先生來了。這事就好辦了。你怎麼會着甄先生的呢。鈍三道。我看見李小姐上了火車。便連忙跑到戲園。要尋你告訴這件事。好去追他。誰知尋你不着。倒遇見了甄先生。這甄先生我曾經在十家巷口。碰見過他。他問我。你是鈍三麼。是賣新聞紙的麼。我說是的。他說你

補前文所未
及不然鈍三
何以認得敏
達起來此補
筆爲原譯所
無者

阿三哥坐第
三回馬車了
一笑

住這裡第幾家。我說你問我做甚麼。他說是要尋一個李賽玉。我就指引了他到我家去。因此記得他的相貌。又知道他同李小姐是相識的。我便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他。他吃了一大驚。說道不能耽擱了。快跟我來罷。就帶了我坐上馬車。到這裡來。他留下給你這條子。就慌慌張張的出去了。太公我到巴黎來。已經坐了兩回馬車了呢。龍馬也不在意。隨口問道。怎麼坐兩回馬車。鈍三道。今天甄先生同我坐。是第二回了。這回是不化錢的。還有一回呢。說着就把那天晚上跟鳳美到天明街的一節說了一遍。龍馬暗想。這個人真是李賽玉的忠僕。不定他到巴黎。也是爲了李賽玉來的。正想問他時。只見甄敏達慌慌忙忙的來了。道來得好。來得好。不及說話了。快跟我來。說着拉了兩人就走。走到門前。跳上馬車。忙叫快走。那馬夫加上兩鞭。放開轡頭。如飛的到了停車場。慌忙買了票子。跳上火車。不到半分鐘時候。那車已經開行了。龍馬鈍三兩個人被他拖來扯去的。也鬧得昏了。敏達喘息定了。方纔說道。我今天一早接到林

補鈍三所未
及言者

小姐的信。知道有個甚麼蘇士馬。贈他一副手鐲。是他從前所失的東西。及約定今日三點鐘去訪那蘇士馬。信後又注明這蘇士馬是灰色眼睛。帶點兇光的。我從前曾受林小姐囑托。要訪拿這麼一個人。這件事說來話長。也不及告訴你們了。我得了這個信。一刻也不敢停留。馬上趁了輪船。到這裡來。下午五點鐘到了。我正要。到戲園裡面尋林小姐。可巧的遇見了阿三哥。知道了這件事。我問他那男人的面貌。他說的同蘇士馬一般。料得林小姐被他拐去了。連忙帶了阿三哥到旅舍裡。安置好了。奔到停車場去查問。知道這條鐵路。只通到梧州爲止。那邊就到了海邊了。中間雖然有兩三處停車場。却都是些小鄉下地方。沒有甚旅客到的。我料他一定往梧州去了。打了個電報去問梧州驛。問有如此這般的男女兩個人來沒有。得了回電。說是五點鐘巴黎所發火車到驛時。有像是夫妻的兩個。在此下車。我又發電報去問這兩個人的面貌年紀。回電來說的也很對。我就忙着約你兩位同去。幸而還早得一步。這回的車是

末次了。錯了這一次。要等明天了。此刻趕到梧州。連夜查辦去。只怕還來得及。龍馬這纔明白了。那天李賽玉看着錫子出神的原故。緣來是他自己失落的東西。那個人收藏人家的失贓。自然是個歹人。不知賽玉此刻可曾遭他毒手。敏達道。到得梧州。見了蘇士馬。我們要見景生情。我想斷不是拿說話可以說得服他的。未免要行強。那時你兩位也得要帮着動手。龍馬道。這個自然。我年紀雖然大了。却還有幾磅笨力。到了那時。自然大家帮忙。鈍三磨拳擦掌的。道我雖然不中。用到了動手時。我便一把抱緊了他的。大腿。死命的不放。讓你們兩位打他說的。敏達龍馬兩個都笑了。坐在車上。左右沒事。敏達又把鳳美從前託自家的事約畧說了一遍。龍馬方纔知道李賽玉是林鳳美的假名字。十點半鐘時。到了梧州。三人下了車。商量先到那裡去找尋。敏達抬起頭來。四下裡一望。見停車場裡面。有三幅旅舍的招紙。在那裡粘着。上前一看。記了招牌名字在小手摺上面。料他不過在這三家之內。對龍馬道。閣下能講法國話。請

你去打聽旅舍。但這件事要出其不意的，突然走進去方好。問到了時，要化幾個小錢，給那伺應的丫頭，叫他不要去通報纔好。龍馬點頭答應。三個人一路尋去，尋到一家叫做聚仙樓的停車場上的招帖，也有他這一家在內。三個人就走了進去。龍馬走到帳房裡一問，誰知一問就着了。果然有這麼一男一女，住在樓上某號客房。是今日黃昏，從巴黎到的。又問了面貌年紀，都不錯了。龍馬對敏達笑了一笑。三人一同上樓，叫伺應的丫頭帶到房門口。龍馬取出兩個角子，遞給他道：「我們是這位客官的親友，要憑空闖進去，同他取笑，你不必通報，你去罷。沒有你的事了。」那丫頭笑了一笑，點頭道：「可以，可以。」說罷閃在一旁。三個人推開房門，一擁而入。鈍三已是磨拳擦掌的，先要動手。敏達看了他一眼，他方纔止住，抬頭看時，果見鳳美給士馬兩個對面坐着，士馬口中啣着一筒烟，笑孜孜的對着鳳美。鳳美低頭，在那裡捻着兩個葡萄玩弄，像是很和睦的樣子。士馬忽見有人闖了進來，不覺驚訝，立起來望着敏達道：「你們是尋

那個的。不要是走錯了。敏達此時双眼關着鳳美。暗暗詫異。原來他們進來。鳳美只當沒事是的。猶如不知道有人進來一般。頭也不回一回。眼睛也不看一看。士馬見他不來答話。只注眼看定鳳美。不覺發怒道。你們是做甚麼的。怎麼平白無端的闖了進來。我並不識你們呀。敏達此時回眼打量士馬。見他生得矮小身裁。赤髮。灰色眼。八字鬍子。給倫敦銀行經理人說的一點也不錯。因冷笑道。你自然不識我。我却識你呢。士馬怒道。你從何處識我來。敏達道。三月二十一日。你在倫敦銀行取銀子的時候。就識你了。士馬聽了這句話。猶如兜胸打了一拳一般。未免吃了一驚。勉強道。怎麼我不識你。你到底爲了甚麼到我這裡。敏達冷笑道。爲的事多呢。今日這一來。是爲的你憑空帶了李小姐來到此地。因爲李小姐的事。曾經託過我的。士馬也冷笑道。你會受誰託來。敏達道。在四五個月以前。就是受他本人所託。士馬聽了。心中覺得蹊蹺。仗着胆問道。你到底是甚麼人。敏達道。我是偵探甄敏達。士馬聽得是偵探。不覺登時呆了一

是龍馬聲口
你便萬事全
休只怕李小
姐不肯萬事
全休也

只有鈍三神
情舉止處處
變化捉摸不
定

呆。滿肚子裡去尋主意。龍馬磨拳擦掌的道。我便是李小姐的夥計。你今日無端的帶了他出來。叫我今夜失盡了進帳。你馬上把李小姐交我帶回去。萬事全休。你若不放時。我便寸步不離此地。拚一個你死我活。叫你認得我金龍馬。龍馬本來是個性急暴躁的人。到了此時。他便信口胡說。想要打架。只有鈍三此時。就同呆了的一般。並不聽見他們三個人的問答。双眼只呆呆的。看着玩弄葡萄的鳳美。在那裡出神。士馬此時不知他們怎樣尋到這裡。料來手段一定是非凡的了。只得勉強分辯道。你們一個說是偵探。一個說是夥計。就算你們都是的。可是偵探夥計。就可以隨便闖到人家房裡的麼。而且這個甚麼時候了。龍馬大聲道。便是半夜十一點鐘了。你便怎麼。士馬冷笑道。原來你也知道夜深了。這半夜三更。有胡亂闖到人家房裡的道理麼。快請出去罷。敏達從容道。你要我們出去也容易。但是我受了李小姐所託。纔這麼半夜三更趕來的。除非還是李小姐叫我們出去。我們便出去了。士馬聞言。滿面堆下笑來。正

是

紛擾終宵成底事。解鈴還仗繫鈴人。

要知鳳美肯叫敏達等出去不肯。且待再譯下文。便知分曉。

吾讀鈍三歷史見其事事蠢鈍惟關於用情之處則不鈍關於鳳美之事尤不鈍而且稟性忠厚深以爲異以爲此非鈍人之舉動也及閱至終篇始恍然悟「江山易改情性難移」之諺爲不誣

二十二回 醜鈍三哭醒俏鳳美 蘇士馬大鬧聚仙樓

却說敏達當下對士馬說是只要李小姐叫我們去。我們就去。斷不多言。龍馬也嚷道。不錯。只要李小姐一句話。我們就走了。要不是李小姐叫我們走。只怕我們要像猴子坐了膠一般。牽不動呢。士馬笑道。你們的話是真的麼。敏達道。自然是真的。嘴裡是這麼說。他那眼睛早又射到鳳美身上。見他還是迷惘惘的。坐在那裡弄葡萄。不覺十分耽心。想道。莫非他吃了迷藥了。果然這

樣。又要費手脚去請醫生。方纔解得了。只見士馬提起嗓子。明明朗朗的對鳳美說道。李小姐。你認得甄敏達這個人麼。鳳美道。認得的。士馬道。今夜我同他們問答的話。想來你也聽見了他。同你的夥計。惱着你跟我來呢。所以他們要帶你回去。李小姐。你捨得丟了我獨自回去麼。鳳美道。我不願回去。我願在這裡給郎君同住。敏達聽了這幾句話。嚇得目瞪口呆。看着鳳美道。李：不、林小姐。怎麼說出這句話來。不怕壞了自己名氣麼。蘇士馬這種人。也可以同他同住的麼。士馬聽了。心中暗暗吃驚道。怎麼連我姓名都知道了。此時且顧不得許多。且把他支開了。再作計較罷。敏達說了幾句話。鳳美却如聾似啞的一般。也不動一動。也不答話。還是士馬問他道。小姐。甄先生問你可是情願在這裡同我同住。快對他說呀。鳳美道。不錯。我願同郎君同住在這裡。士馬道。這麼說。他們幾個在這裡。想來你也不願意。你叫他們去罷。鳳美果然回過臉來。對着三人說道。三位請回去罷。我是不回去的了。嚇得敏達龍馬兩個。面面相看。心中

沒了主意。不知他中了士馬甚麼迷術。迷迷惘惘的，猶各木偶一般。任憑士馬指揮。任憑士馬播弄。士馬叫他怎麼便怎麼。而且別人同他說話。他好像沒有聽見一樣。只有士馬同他說一句。他就答應一句。此刻他又親口叫我們去。這個還有甚麼法子想呢。況且又沒有用強力硬押鳳美回去的權利。這件事就是去報知警察。只怕也不過付之一笑。然而我們千辛萬苦的尋得來。倘使離了此地。這一夜工夫。鳳美一生的名譽。就要送斷的了。士馬冷笑着道。你們幾位不要在這裡出神了。李小姐的話。你們都聽見了。快請出去罷。敏達無奈道。從命。從命。我們就走。說着拉了龍馬鈍三要走。原來敏達定了主意。一出去。便到警察署去。告士馬殺了喜仲達。冒取了銀子。逃在這裡。求他來拿人。這是沒有不准的。等捉了他去。然後再設法請醫生來救鳳美的迷惘。龍馬不知他有了主意。那裡肯跟他走。嚷道。我還是不走。敏達使個眼色道。不要多說話。我有主意。我有道理。龍馬會意要走。誰知却又拉鈍三不動。他站在那裡。猶如腳底

本說抱着士
馬之脚此時
却抱住鳳美
之手

生了根一般聽憑敏達亂拉。他只作不知，瞪着兩隻眼睛對着鳳美，呆看敏達搖搖他身體道：「阿二哥走罷，這還有甚麼看頭呀？」鈍三依然不動，敏達道：「不好了，怎麼又呆了一個了，話猶未了，忽見鈍三走到鳳美跟前，雙膝跪下，雙手緊的抱住鳳美一隻右手，哇的一聲放聲大哭起來。李小姐呀，李小姐，你在花水橋投河時，被我救住了，你此刻又着了甚麼魔魅了？我却沒有救魔魅的法子呀。這便怎麼處？」李小姐你要有個甚麼長短，從前枉費我救你一番了。你今夜不醒過來，我是死在這裡也不肯走的一面說，一面哭，一面舉起一雙淚眼，定睛的看着鳳美的臉，敏達龍馬兩個見了，不覺詫異，深嘆他那一種熱誠，甚是敬他。又見他愚得可憐，你便這樣哭到天亮，便怎麼樣呢？只有士馬見了，勃然大怒，大喝道：「蠢才，快放手！」鈍三也大喝道：「你便蠢才，我不放一面，還是死命的抱住鳳美的右手，不放手。」小姐醒來，鳳美舉起左手不住的在那裡揉眼睛，鈍三還是不住的叫醒來。龍馬看見鳳美揉眼，也帮着叫小姐醒

來醒來。士馬又怒又急。拿起桌上的玻璃杯。要打鈍三。鈍三道。你打死我。我也不放手。李小姐呀。快點醒來。罷。快點醒來。罷。鳳美身子猶如着了電氣一般。忽然打了一個寒噤。猛然甦醒過來。伸出左手在桌上拍了一下。道呀。這裡是甚麼地方。鈍三道。阿彌陀佛。我的小姐醒過來了。連忙放手站起來。鳳美抬眼一見士馬。猛然想起被士馬用那一種魔術來迷了自己。以後的事。便全不知道了。轉眼看見敏達龍馬都在這裡。猶如做夢一般。然而他那胆就壯了許多。此刻他不怕士馬那雙魔眼了。反看着他冷笑道。這會可要審問你了。士馬見鳳美醒了過來。十分惶急。也顧不得房裡人多。走近鳳美跟前。伸出手來。還要施展他那魔術。這會鳳美知道他的手段了。連忙站起來。退後兩步。大聲叫道。蘇士馬。我敢在這三位跟前證明你是個殺人的強盜。我有確鑿的證據。你殺了我丈夫。喜仲達。冒了仲達名字。取了他的銀子。偷了我的金珠寶石首飾。士馬又驚又怒。走上前去。要堵鳳美的口。鈍三連忙走來攔住。大罵道。殺人的強盜。

你還敢動手麼。反了反了。那個快叫警察去。快點。快點。士馬大怒。拿起一個玻璃杯。沒頭沒腦的照臉打去。鈍三低頭一躲。恰好打在額上。登時血流滿面。龍馬大嚷道。不好了。反了。又打傷人了。鈍三被打破額角。他還不知痛楚。還遮護着鳳美。鳳美此時氣的面白唇青。一言不發。一心要同士馬拚個你死我活。以報仲達之仇。幾乎忘了自己的身體。龍馬便指拳捋袖的來打士馬。兩個人扭成一團。敏達護住了鳳美。勸他不要急。不要氣。今日這個仇報定了。一面叫龍馬道。你們不要打。不要打。這不是打得明白的事。阿三哥。你去拉開他兩個。有話好講呀。此刻鈍三方纔知道額角上疼痛非常。伸手在頭上去亂揉。那血又流個不止。把兩隻手揉成了血手。聽得敏達叫。便走過來拉龍馬道。太公。不要動手。我們見了官說話。好替小姐報仇。他兩個人扭結在一堆。鈍三是個笨手笨脚的。那裡拉得開他。只趁勢重重的打了士馬幾下。龍馬一面打。一面嚷道。你只賠還我今夜的賺頭。我便住手。龍馬本來是個有氣力的人。士馬用盡平

龍馬只知道
今夜賺頭一
何可笑

生之力。僅能抵擋得住。此刻加了鈍三一雙手。幾乎支持不住。敏達着不過。只得親自走過來。先拉開了鈍三。再來竭力把他兩人分開。分是叫他分開了。可是他用力過猛。一脫手。誤碰在一張獨脚的小桌子上。訇訇一聲。桌子翻了。只這一聲響。驚的旅舍中人。不約而同的走來觀看。原來裡面吵鬧了半天。房門外面。早就站了許多人在那裡聽的了。只是不便進來。此刻聽得一聲怪響。就乘勢推開房門一擁進來。七嘴八舌的。問是甚麼事。只見他兩個人雖然開交。却還是一個揸拳捋袖。一個切齒磨牙。一個努目睜眉。一個磨拳擦掌。說來也是好笑。看着好像單是爲他兩個的事情似的。反把士馬殺仲達。鳳美要報仇一節忘了。鈍三此時額上痛的了不得。躺在地下去了。敏達道。我們來的爲了何等大事。怎麼糊裏糊塗的就這麼一打。我此刻是走不開的。金君。你去報警察。請他們派兩個人來罷。龍馬那裡聽見。嘴裡還是亂罵。天殺的狗才。你今夜害了我多少賺頭。並且不是單單害我。還害了我們的園主。可恨我的右手

受過傷。沒了氣力。不然我早把你這謀財害命的真強盜打煞了。一時進來看熱鬧的人。聽了、不懂起來。在那裡交頭接耳的議論道。他明明說的不過是害了他一夜的賺頭。怎麼忽然又說甚麼謀財害命起來。只見士馬站起來。又要奔鳳美。龍馬一把攔住道。你還要作惡。敏達喝龍馬道。叫你去叫警察。怎麼還不去呀。龍馬道。你看他像瘋子是的。一個又受傷跌倒了。我再跑了出去。你一個人照應得來麼。敏達道。你只管去。有我呢。士馬此時急的沒了主意。生怕他去叫了個警察來。吃了官司。這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的兩樁罪案。我是要一身承當的了。此刻一時又想不出甚麼法子來躲避。只得絆住了他。不讓他去叫。用個緩兵之計。再籌別的法子。想罷捨了鳳美。直奔龍馬。兜腦就是一拳。龍馬連忙閃過。士馬罵道。你這個失心瘋的狂徒。你那一隻眼睛看見我謀財害命來。龍馬正要還手還口。此時鳳美氣的稍爲定了。站在敏達背後叫道。金先生。且不要動手。等我把他謀財害命的証據說出來。大眾聽聽。說罷便把自己

怎樣在韶安與仲達相見。仲達怎麼要到倫敦求取允許狀。自己怎樣託付仲達拿金珠寶石去存放銀行。仲達怎樣一去不回。自己怎樣追到倫敦。怎樣託甄敏達。怎樣流落了學了唱戲。怎樣來到巴黎。敏達以爲這些話不必在這裡說。怎奈鳳美一定要在衆人跟前。證明士馬的罪案。又說道。他無端的把一副金鐲子來送給我。我打開一看。正是我託仲達的東西。幸而我改了名字演戲。他不知仲達是我丈夫。這是他惡貫滿盈。合當破案。他纔不因不由的送給我呀。當時我見了。就十分疑心。第三天他又親身來看我。誇說有多少金珠寶石。我有心要試探他。約他過一天到他家去看看。他又應允了。誰知我走去一看。沒有一件不是我的東西。我耐不住。便一般般的盤問他。問得他急了。不知他怎麼樣用了個甚麼怪魔術。我以後就不知人事了。方纔醒轉過來。此刻這裡是甚麼地方。此刻是甚麼時候。我怎樣會到了這裡。都不知道呢。衆位他能把這個魔術迷住我。就可以迷別人。怕他不是拿這個魔術迷殺了仲達麼。士馬

道。我今天怎麼碰了這些瘋子。我這東西是四五個月之前。同喜仲達買的。想喜仲達是他的漢子。一旦負了心。拿他的東西賣了。避過。不同他見面。我買我的東西。那裡知道是他的。他不見了漢子。想瘋了。害了這寡相思。沒廉恥的病。却來含血噴人。這一席話倒氣得鳳美說不出話來。內中有一個年紀大的。走上一步問道。這些事本不應該我們查問。我們又沒有查問的權。不過要請教閣下一句話。依閣下這麼說。這女子又爲甚跟你們到梧州來呢。你爲甚又肯同他同來呢。他瘋了你未瘋呀。這幾句話把士馬問住了。勉強支吾道。這：這：這個：：龍馬道。這。這甚麼呀。這就是你用魔術拐來的。士馬還道。這：這是偶然碰在一起的。我那時不知道他是個瘋子呀。那人笑了一笑。退了一步。道。這種案。就是驚了官府。也要見證齊備。纔審得明白呢。龍馬對敏達道。我叫警察去了。說着回身要走。一瞥眼。看見士馬在枕頭底翻甚麼東西。留心定睛一看。大叫道。蘇士馬拿手鎗打人呀。一句話嚇的看鬧熱的人。一齊退出房外。說時遲。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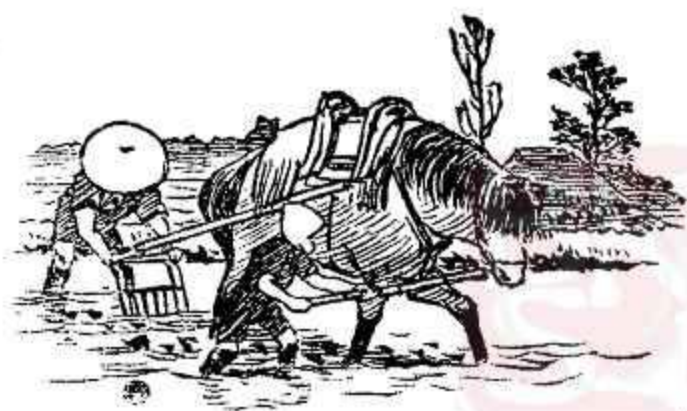
本說要抱住
他的脚此時
却去打他的
手

時快。士馬已經舉起手鎗。回轉身來了。龍馬連忙上前托住他那隻手。鈍三此時恐怕傷了鳳美也顧不得額角痛了。急忙扒起來。狠命的在他那隻手上打了一拳。那枝鎗便拋了下來。不偏不倚的。剛剛跌在鳳美脚下。鈍三到底痛不過。仍舊蹲了下來。俯在地下。忽聽得轟的一聲。一縷白烟起處。蘇士馬大叫一聲。橫倒地下。恰好倒在鈍三身上。正是

袖底飛來霹靂。房中睡倒兇徒。

不知士馬性命如何。且待再譯下文。便知分曉。





偵探
小說



法國鮑福原著

上海知新室主人譯

第十五回 察行藏旁觀私議論 贖衣物同病却相憐

却說白路義兒妹兩個。出得門來。到了街上。愛媛遂把左臂穿入路義臂灣之中。兩個並肩而行。一面就向着路義說道。「以後我們不必再上鉄家的門了。去了反惹得你心上不自在。」路義道。「怎麼叫做惹得我心上不自在。我却不懂你的說話。」愛媛道。「你心愛妙兒。難道還以為我不知道嗎。」路義道。「他能够愛我。自然我也心愛他。但是妙兒小姐。平日舉動。留心非常。惟恐稍一不慎。惹起了我的一片癡心。所以斷不致累我妄用痴情的。雖然無論如何。你斷無與他半途絕交不與往來之理。我勸你還是和他照舊的往來。因為他此刻正是用得着你的時候呢。你還沒有知道。他不久就要墮入歹人術中了。

偏是旁觀眼
明天下事往
往如此

這位伯爵不是專爲娶他這個人。其實是專爲娶他幾個錢呢。我告訴你的話。是不會錯的。你看着就知道了。」我但願你說錯了纔好。但是這個人。我也有些信不過他。忽然要出遠門起來。這也是離散的預兆。還有一件。就是那位陳家。也和你一個意思。很不歡喜這位甚麼伯爵的。這倒不希奇的。他是一片忠心對付瑞福老伯的人。大約也看破了這位貴族的詭計了。提起了陳家。我倒必得要告訴你。就是我們下禮拜想去逛博物院的事。我已經同他談起過了。他也很喜歡我們一塊兒去呢。同去倒也很好。但是我想他這一天的衣服。總得穿得齊整些。平常日子。我祇見他常穿一件襤褸褂子。你見他時總在相館裏做工時的衣服。自然不能同遊玩時比的。哈哈。妹子。你要替他爭面子。自然總有話說的。當下愛媛聽了這話。急急的搶着說道。「沒有的說話。他待我很有禮貌。所以我有時同他談談。除此之外。一無別的了。下禮拜日却已約定了要同去逛一會子。此刻你不必領我到客氣的表親

那邊去了。還是陪我到「花籃街」「兩益」典當裡去罷。那邊也是順路。不很過遠。我要去取回我那副耳環。本來打算正月裏取贖的。月份還沒有到呀。而且……「你沒有錢贖。我自己有錢呢。我昨日領到了生活錢了。倒很有幾塊呢。」那麼着我就陪你去。但是你可不許叫我一同進去的。你放心。要是你進去。給人家瞧見了。還以為你把金表押了錢。去赴跳舞會呢。像我這麼一個人。即使自己有首飾押錢。人家也不會疑我作什麼不可對人言的事。那個自然。不是付房租。總是別的正用罷了。如今你要去贖耳環。你去贖罷。那時你自己進去。我在街上等着。多少錢你墊了。一到月底。我就還你。這又何必呢。錢還是我比你富呢……我說。哥哥。那位史太太你看他到底是怎麼樣一個人。我總以為是個女偵探家呢。那個也許是的。這位史太太。他任什麼樣人都請。都往來的。他起先就同賈伯爵一起的。所以什麼東道我都可以賭得。這位賈伯爵和鐵家父女相識。一定還是從史家這邊介紹的呢。我看的也是

這樣。你但看史太太一進相館。就同伯爵多少親熱。又竭力的和顧蘭如拉攏相見。下次他家裡請客。還要請他去合唱呢。到了那天。你還去麼。『我那是永遠不去了。我從前因爲去了受累。要是一向不去。我也不至於和妙兒小姐相識了。』從此你心裏就愛上了他了。『咳。我們不必再談這些了。但是那麼說。這位顧娘娘定是曲家了。』頭等曲師呢。他在俄羅斯唱了好幾年。方才回來。『奇怪。怎麼我以前從沒聽見過他。他的容貌雖有些異樣。風韻是着實好的。』我看起來。却是平常得很。『你說他和賈伯爵兩個起先不相識的麼。』未必。雖然史太太却兩面一個個都和他們引見的。然而我總想他們先前一定曾經會見過的呢。只要看他們彼此相見的時候。雖是禮貌甚週。舉動却總是閒閒的。而且我在傍邊。冷眼看見他們彼此對面一望。大有大家心照的神情呢。『他去拜瑞福老伯。又是什麼緣故呢。』我也不懂。但是他自稱因爲到了史太太那邊。剛巧史太太要訪瑞福老伯。所以拉着他同來的。瑞福老伯接待

他亦很客氣的。往後他自然還要去呢。『咳，這種人同賈伯爵一樣靠不住的。』好得妙兒同這位顧娘娘却也不過如此。並不甚麼親熱的。但是我還有一句話要告訴你。方才你沒有到瑞福老伯處之前。有位警察先到過的。那晚出了事。送他回去的說就是他。他來講了許多警察處查辦的事情。『那個潑藥水的人。他們有查了出來沒有。』還沒有呢。但是那是謀斃的婦人。和謀殺的緣故。他們已知道了。據說他生前是個女優。後來窮了。他們要謀死他。因為有契據落在他的手裏。大約是書信和當票之類。我也聽得他們講起『兩益』當鋪的。如今我剛巧要到『兩益』去。所以倒想起來了。『但是他這些當票。是從那裡來的呢。當鋪裏沒有東西押着。是不肯借錢的。瑞福老伯不是說過的嗎。這婦人臨死。躺在破被窩裏的呢。』雖是這麼說。但是窮人也是慢慢兒的窮下來的。況且衣服、被窩、雜用器具。那一樣不能當錢。我聽說最小的押款。是三個法郎呀。』也許是的。然而人家要謀死他。決不爲了三法郎東西的當票。他這

窮人也斷不會有甚麼貴重的衣服首飾。『非但沒有。他還求乞度日呢。但是也有人說謀死他的人。或者有什麼隱情在他肚裏。怕他窮不過了。要告發。所以下此毒手。也未可知。但願他們早點查着了正犯纔好。』然則你還是信服警察的了。我却一點兒瞧他們不起呢。我若有了功夫去偵探這件案子。一定要比他們神速十倍呢。並不是誇口。我着實可以自信的。』陳家鼐昨天告訴我。說。他也在暗裏查探罪人呢。『那就很好了。然而我却不願干預這些與我無涉的事情。假使瑞福老伯要想報仇。他應該叫他女婿幹去。他女婿既然想謀得你那位女友妙兒的這份家私。他總得去出些死力呀。妙兒此刻可憐被這位伯爵迷昏了。只等他老子兩條腿一伸。那時再沒有別人替他管帳。這位美貌伯爵。就要爲所欲爲了。不必說這些粧奩。就是他這個人。還不在他的手掌之中嗎。』哥哥。你這些話都因爲心上有了意見。發了怒氣。所以說得這麼的不公。沒來由你又憑空料到伯爵將來的意思。這個日後的事情。你現在怎

自是名言惜
乎施之此處
未甚妥洽

麼會得知道。這不叫做深文周内有意羅織嗎。真是欲加之罪不患無辭了。所以大凡一個人議論是非斷不可先存成見。有了成見說話就不得公平了。這些閒事我們不必去管他罷。這裏已是『花籃街』了。你且進去取你的耳環罷。我就在這裏大街上等你。」

話說愛媛心上本來也是不歡喜賈伯爵的。雖然伯爵是他知己閨友的丈夫。沒有幾天就要結婚了。但是他心上也並沒有一點要衛護他的意思。不過方才聽他哥哥所說的一番言語。似乎太覺離經。而且含有醋意似的。所以抱着不平之氣。大發議論。後來見他哥哥不願意聽他。亦無意同他辯駁。所以也就作爲罷論了。當時二人且說且行。行至離『花籃街』不遠。在一道『克利溪街』上。那白路義就在街傍一條路燈上坐下來。愛媛也就獨自一人踽踽獨行。轉一個灣。折到『花籃街』。『兩益』當舖裏去了。且說大凡一個人走到這種地方去。難免總要前後回顧回顧。然後溜進門去。惟恐被熟人見了。難以爲情。這

也是世人的通病。惟獨這位白小姐却自以爲窮得清白尊貴。不怕人家議於其後。所以堂堂皇皇。昂昂然的走將進去。並不曾做出探頭探腦那種醜態來。原來白氏兄妹。於日用一切。雖然竭力掙扎。諸般從儉。無奈他雖不是長安居大不易。却是巴黎居大不易。所入總不敷所出。所以常有青黃不接。寅喫卯糧的時候。故此這位小姐。在這當舖裡。居然也走得爛熟了。當下他昂然進去。一直走到了居中的一個大帳房裏。推門進去。其實他們另有一所屋子。門上用黑字寫着「閑人莫入」字樣。就是另闢的密室。收拾得很是清靜。專門預備着那些體面人當當出入的。愛媛小姐心裏也未嘗不知有這個密室。但是他不必避人。所以非但不欲進去。連瞧都不屑瞧一瞧。竟熟視無覩的走過了。且說愛媛小姐。走得進去一看。只見大帳房裏人已不少。大抵窮人度日。過冬最難。到了年底。自然格外的艱窘拮据。所以當當的也格外多於平日。取贖冬衣的。自然也不少。其時但聽櫃上唱價聲。數錢聲。取物聲。除此之外。却肅然屏息。

絕靜無聲。那許多的主顧。沒有一個開口有聲的。即使叫着他的號數姓氏。他也不過輕輕答應。不敢聲張出來。其實傍邊的人。也是同病相憐。並沒有個管人開帳的。誰知道一個人到了這個地位。他自然而然就會心虛怕羞。置身無地的。這種神情。在有錢享福的人。叫他心裏那裡體貼得到呢。且說愛媛坐在靠牆一條檯上。等贖他的東西。他看見來當東西的人實在不少。大小東西無一不有。儘有不值這些數目。被櫃上退出去的。其中有一個婦人。要想拿破東西。押幾個錢。給小孩子買飯喫。櫃上的人不答應。那婦人祇得帶了兩行眼淚。垂頭出去。愛媛因爲急要贖了東西。去會他哥哥。所以也沒有去問他。原來典舖裏櫃檯。一面當。一面贖。不在一處的。當的櫃上人多。贖的櫃上人少。因此贖當自然容易些。但須交了票子。算了銀子。就可以了。且說當時愛媛方在櫃上交銀。忽然外面又來了一個人。覺得一驚。退避不迭。你道此人是誰。原來就是自來學徒陳家鼐的便是。好得當時家鼐並沒留心。所以沒有看見。但是愛媛心

上。以爲詫異得很。暫且立在人叢中不走。要等他來此作甚。那櫃本有一個少婦在那裏贖衣。家鷲就在這少婦肩後。伸手上去。向着櫃上說道：「這是我的票子。請你先給我贖一贖。我這外褂是等着穿的。」那櫃上的人說：「你且候着。還沒有輪到你呢。你要等用褂子。你到明天三點鐘來拿。你知道照章程須先一天來咨照的。」家鷲道：「你們動不動總是照章程。算了罷。明天也好。橫豎我這新褂子。要禮拜日纔用呢。」如今愛媛在傍邊聽了。心裏倒明白了。知道他無非是爲我約他去逛博物院起見。和我來贖耳環一個意思。天下有情人的心想。大抵出於一塗的。所以把他方才要想避他的意思。一筆勾消。而且恨不得此時彼此相見。各明來意。可以愈加顯得同病相憐。大家要好。故此站着不動。一面陳家鷲被櫃上的人說了輪不到他。他也只得耐心等着。正在四望閒觀。忽然一眼瞥見了愛媛。他就除了帽子。走過來和愛媛招呼。不知他兩個見了。是甚麼情形。且待下回分說。

第十六回 窮學徒發心行善事 大曲家無意露原形

極互相解嘲趣

却說陳家尊見了愛媛。連忙脫了帽子。過來相見。先就問道。「怎麼你也在這裡麼。」愛媛笑着答道。「怎麼叫我不來這裡呢。難道你以為我有錢嗎。抑或叫我去求人呢？」都不是的。小姐。我知道你不過暫時通融通融罷咧。要是我做得到。我包你……」你也辦不到的。即使你辦得到。我也斷不肯要你幫忙。你也很知道的。」愛媛說到這裡。笑了一笑。又說道。「你也不必替我着急。我不是來當當。倒是來贖當的呢。還是正月裡掉不過來。所以當的。」我和你一樣。我也因為要付房租。所以當的。我在「奧屯街」六層樓上。住一間房子。要付到二百五十法郎的房租。單是這一件。你就可知別的了。然而傢伙是有限的。搬起家來。一輛車子就夠了。」我們倒是近隣了。我們兄妹兩個。就住在「臘不街」呢。」說起了你們哥哥。我見了他很有點懼怕的。」何以呢？」他似乎太覺靜默尊重了。像我這種手藝人。糊口合不來。」他做了銀行生意。不由得

他不自重些。然而像你這種工藝家。他是着實歡喜的。他現在的執業。他自己也不狠滿意。要是他譜的幾套曲本脫稿之後。早晚得了善價。他就要告辭了。另圖別業的。而且他很器重你呢。你但看禮拜日約你一同去逛。就不是自傲的證據了。你可是就爲了這個。特地來贖外褂的嗎。愛媛說了忍不住的狂笑。家鼐遂問道。怎麼你已經知道了。『自然。剛纔你說的聲音老高的。我早聽見了。』好呀。我老實給你知道了。也不要緊。但是到了禮拜。我穿了新衣服。你不要當我浪子看待。我若依然穿了這件舊衣服。是萬不能和你們一塊兒去的。所以沒有法子。自己褻瀆了身份。去弄了錢。纔得贖出這件衣服呢。『怎麼你倒會褻了身份弄錢用嗎。』是呀。我這叫做降格以求呢。因爲有一個開肉莊的。許我四十個法郎。叫我用豬油範一頭母豬。放在他那門旁的窗戶裡。供着人家看。我起初不答應他。後來勉強應允了。他先付我二十法郎。其餘的等到三天之後。做成了再找。我想到那時候。擺了出來。看的人一定多的。所以我

的名字。一定不肯鑄上去。」陳家鼐這麼講解了一番。愛媛也恍然明白了。想到在母猪身上鑄名字的一句話。禁不住笑得一個不可開交。家鼐發急道：「你千萬不可告訴別人。倘使你令兄知道我和屠夫做……」家鼐說到這裡。忽聽得那櫃上的人喚道。此刻輪到你了。來罷。家鼐就連忙縮住了這句話。改口說道：「小姐。你先請罷。」愛媛便走上幾步。和那櫃上的人結算利息去了。家鼐不便跟着。獨自站在一處。細細去看面前櫃上那些當當的人。其中有一個婦人。年紀還不很大。外面穿的衣服。雖還乾淨。然而窮相已是畢露的了。只見他正在那裡和櫃上爭論。要將一只銀戒指。當十個法郎。櫃上的只答應五個。他估量着價錢相去太遠。萬難成交。所以立刻就把東西交還那婦人。婦人沒法。只得垂頭喪氣而去。一路走着。一路就哭了出來。那種苦景。却被陳家鼐的一雙冷眼看見了。他本是一個善觀氣色的人。並且他也深曉得巴黎地方過窮日子的苦處。他生平又最容易動那惻隱之心。當下他一眼瞥見了。又動了他

那濟困扶危的善心。於是躡足潛踪的跟了他走。走不到幾步。就向他低聲問道。『那不是你的婚姻戒指麼？』那婦人聽了此話。覺得很是詫異。回過頭來。向着陳家冀望了幾眼。不敢便和他答話。慢慢的漲紅了臉。囁嚅着答道。『是呀。先生。但是……』家冀不等他說完。便道。『想是你家丈夫丟了你。再也不回來了。你小孩子有幾個？』『兩個。但是……』『大約他們年紀太小。還做不了甚麼。想來除了你自己。也沒有第二個去養活他們。只怕你上幾個月的房租。還沒有付。房東又在那裡嚇唬着。明日要攆你們出門外去。是不是呢。大正月裡。天氣又冷。要叫小孩子們露宿在大街上。也不是個事情。』家冀這一番話。句句都猜到那婦人的心坎裡去。所以他也沒有別的話說。只有抽咽着說道。『不是也只得是了。』家冀道。『你還去想想別的法子罷。』『甚麼法子都想過了。兩箇孩子。從昨天起。還一點東西沒有到肚裡呢。這個東西。他們只許我當五個法郎。就是當了。只可够多活一禮拜的命。過了這一禮拜。叫我又怎麼樣。』

呢。我又沒有一點兒生活可做。『你向來是做甚麼生活的呢？』我從前本來在幾家大鋪子裡。做柏林的羊毛生活。後來我自己愈弄愈窮。他們都不肯相信我了。我自己又沒有本錢買來自已做。』此時陳家鼐眼見得他實在淒涼。那一點惻隱之心。更是按捺不住。於是心裡盤算了一番。想到妙兒向來是最肯做好事的。常常見他週濟窮人。想了一會。又問道。『你住在甚麼地方。我怕可以荐你一件事去做。』『住在『波李拉路』和『未來脫街』嘴角上。然而過了今日晚上。明日就怕不在那裡了。』『哦！是呀。你沒有錢。那狠心辣手的房東。自然要把你們輦出來了。即使你們凍死了。也與他沒有甚麼相干。這麼罷。你明日下午三點鐘。到『白帝諾街』九十九號。鐵瑞福先生家裡。來找我姓陳的陳家鼐。那時你來領些生活去做。』『先生。你行這樣的好事。就是我母子三個的救命王菩薩了。』『我做得到是要做的。然而我家裡有的是籐穿椅子。用不着甚麼毛絨裝飾的。不過我認識的一位小姐。他一定能幫忙你就是了。此刻你

先拿些錢去買些東西。給小孩子呢。你房租欠了多少了？」家鼐一面說。一

面就從袋裡把那屠夫付的一個（拿破侖）取出來。交給那婦人手中了。按拿破侖

乃法國一種金圓之名。因幕上鑄就前皇帝拿破侖肖像。故即以拿破侖之名名之。每拿破侖一枚。合法郎二十枚云。當時那婦人回答道。「房租

共欠十法郎。先生肯將我這戒指取去。抵押十個法郎。我就受你。倘是你作爲施捨。或者作爲賞我。我就不能領了。」這個我不算施捨。也不算賞你。你以後做生活得了工錢。可以慢慢兒還我的。就是十法郎。你也不够呀。倘是如數付了房租。你又怎麼過得到明天呢。我說你就拿了去。快去買些麪包湯水。去給小孩子們吃罷。」那婦人還要苦苦的推辭。陳家鼐就把他一推。推到了帳房門外。又向他笑着說道。「你去罷。不用說這些無謂的話了。日後我娶了媳婦。成了家。還要僱你做管家婆呢。」說畢。便撇了那婦人。回將進去。剛巧愛媛算畢了帳出來。笑嘻嘻的說道。「完事了。明天我可以來取耳環子了。禮拜日也可以戴出來了。此刻你去算你的罷。」家鼐囁囁着答道。「我已改了主意了。那

殺豬的還欠我二十個法郎。我明日下午去交了豬。再來贖褂子。也還來得及。」原來方纔家鼐和那婦人交涉的情形。愛媛本來都看得明明白白。所以同他相戲道。「你何不簡直的認了。說贖當的錢。已經到了那婦人的口袋裡。去做了他們的救命王菩薩呢。」家鼐也和他戲道。「小姐。你還不知道。這都因爲我心上愛你。所以當了你面。行這一回好事呢。正經說。那婦人明日要到鐵家去的。請你也和你那好朋友妙兒小姐說說。叫他做做好事。」那個自然。你如此竭力帮他。也真是難得。我也欽佩得很。就是那屠戶。萬一不還你的餘價。你沒有錢贖新衣服。到了禮拜。依然一件舊衫子。那時我也得和你把臂去逛呢。」那到可以保得定不會落空的。萬一不够。我照樣再做一頭豬都使得。況且我得蒙小姐優待。同去歡暢一天。就多付些代價。也並不爲貴。」愛媛笑謝了一聲。又道。「如今我必得先行了。不然你就挽着我手臂。一同送我到大街上去罷。我哥哥在那邊候着呢。」不敢。不敢。我不瞞你說。我現在自慚形穢。

得很。而且你知道我這裏還有事呢。」家鼐一面這麼說。一面開了大賬房的門。自己退後一步。讓愛媛出去。誰知愛媛方欲出門。却又站住身子。用手在家鼐臂上輕輕拍了一下。一面口裏說。「瞧！」但見大賬房外面。有一個婦人。從當裏密室中出來。一路向外面大門而走。手裏拿了一只硬板做的小匣子。此種匣子。是典當裡專放貴重首飾用的。那婦人一路走。一路細細的在那裡看他手裏那張物單。所以並沒留心陳家鼐。也沒瞧見白愛媛。他們兩個却都認識他。那個自來學徒。立刻就把手裡那扇二重門一放。門就關了。他向愛媛道。「怎麼他也會有事情到這裏來嗎？」一位大曲藝家。方從俄羅斯國回來。他應該滿載而歸的呀。這又奇了。哼。這位顧蘭如娘娘。實在令人可疑。那麼我想。到葛蘭德的說話。到底不錯了。」愛媛道。「他這個人。我也很心疑他。但是並不爲他到這裏來之故。因爲我們也常到這裏的。」陳家鼐急道。「話雖如此。但是我們不是有錢的人呀。像他……」「恐怕他也不是常常有錢的。這些首飾也

許未到俄國之先當了的。你知道藝術家並不是包發財的。他此刻一到這裡。自然立刻要去贖當了……」「要就是他母親的十字架。若是別的首飾。那裡攔得到此刻。你聽了葛蘭德的話。你就要和我一樣不相信他了。」「怎麼！他也認識他麼？」「此刻他還不敢指定。然而說他極像從前那個麥而高家的女人。那個人的名聲極壞的。他常在下等跳舞會裏走動。面上有個疤痕的。」「這個人的臉上。並沒有什麼疤痕呀。」家鼐搖首道。「那此論不定的。因為我還沒有仔細近看他呢。況且他修飾得極精工的。要他果真是麥而高家的。我總在這幾天裏邊。要戳破他。」我但願顧娘娘並非你說的那人纔好。因為他常要到銑家去走動的呢。但是我們爲了他。又耽擱了半天。我哥哥要等得不耐煩了。」陳家鼐於是把方才要避顧蘭如。所以關的那扇門。從復開了。說道。「小姐請罷。我不再耽擱你了。」於是愛媛出了門先走。那位自來學生。跟在後面。一路送將出來。這就是出大門口通「花籃街」的正路了。其時天已晚將下。

來。旁邊廊簷底下。一盞煤氣燈。已經上了火。將近大門之際。愛媛小姐剛要轉身向家鼐握手話別。家鼐腳底下覺得踏着了一塊硬東西。遂彎下腰去拾起來。口裏也說一聲「瞧」。不知陳家鼐說瞧甚麼。且待下回分說。

第十七回 拾戒指忽地起猜疑 上酒樓留心探踪跡

却說陳家鼐拾起了那東西。拿到那朦朦朧朧的煤氣燈底下一看。又說道。「一只戒指。」愛媛道。「恐怕就是你幫他的那個婦人丟了的罷。」不是的。他來當的是一只四面光的金戒指。就是婚姻戒指。這個却是男人的東西。你看上面還鑄着個印呢。「這必是那一個來當當。不小心掉下來的。你還是拿去交給當裡櫃上。等失主來認領罷。」那是說說罷了。你看這裡不是一只硬板紙的匣子麼。這不用說。定是那戒指的主人掉下的了。恐怕他匆匆忙忙。從匣子轉到衣袋裡的時候掉下的了……我想這主人。就是顧蘭如了。好一位大曲師。你記得他方纔手裡拿着一個匣子。從這裡走出去麼。而且並沒見有第二

個經過這裡呢。不用疑別的了。我看一定是他掉下的了。要是別人早掉下的。到了這時候。也早被人家見了檢去了。」幸而他還失落在你這個誠實人手里。你看他要親身來贖。可見他一定看得這件東西很貴重的呢。」雖是那麼說。然而他未必爲了值錢之故。纔貴重他。你看這塊嵌的是藍寶石。也不是十分貴重的東西。但是這上面刻着武士的勇號。只怕他貴重的是這個。」想必就是顧蘭如那男人的勇號了。」難道他還有這麼一位男人嗎。怎麼史太太和他介紹的時候。並沒有提起呢。」或者因爲他早年就寡了的。所以他也就不提了。」那也說不定的。只是我想這位大曲師。恐怕未必出嫁過罷。至於論到武士的勇號。除非得了軍功。纔能有的。他要是貴族中人。必定是由法國大戰爭的時候起家的了。然而我看未必呢。」無論他怎麼樣。你無緣無故。總不能把這只戒指留起來呀。」我何曾要留他的東西呢。不過要趁此機會。當面去交還他罷了。」愛媛聽了此話。心裡不覺疑惑起來。問道。「怎麼。你想要去

拜望這個婦人嗎？」是的。我心裡很有幾件事。不能明白。正想當面去問他。一問。譬如這個戒指。是男人家的東西。他那裡來的。這張當票去贖他呢？」那個他一定不肯說的。而且你把這種話去問他。他還要生氣呢。況且你也沒有干涉他私事的情理呀。」到了那時。我自然先得陪個小心。他住的地方。他告訴瑞福先生時。我在旁邊聽見的。我若說是我先生叫我去的。想來他一定要見我。況且他在我先生家裡見過我的。摠不見得就攔我出來呀。」卻說二人且說且行。緩緩出了當舖大門。走在『花籃街』上。好在其時街上不見行人。那愛媛小姐忽然的問道。「你幹這件事情。你到應要我贊成不要？」陳家鼐訝道。「怎麼？你忽然之間。弄出這麼一個問題來了。我甚麼事情都可以去幹。我摠不能使你心上不樂呀。」既這麼着。我請你除了方纔這些妄念。聽我說話。馬上把這戒指。交還櫃上。方纔是那個經手贖出來的。你就交還那個。」很好。小姐。我就依你辦去就是了。但求你許我看看仔細。然後去還好不好。方纔廊

下的燈光實在太暗。這裡亮光還好。就不難看清楚。然而印章却是金石家的一種學問。我却懂得有限。不過要看看這上面的勇號罷了。因為這位顧娘娘。我還不知他到底是顧娘娘。還是麥娘娘。既然親身來贖取這件東西。則這東西的主人。必是同他有關係的了。」這麼說。你還是存了方纔這個疑心呀。你這心思未免太固執了。」是吓。我想我這心思沒有用錯呢。且待我細看一看。你看這面子是個這麼◇一個式子。縱橫刻着幾個細字。底子是黑色的。你不知道。此中很有個道理呢。從前有個朋友。是做雕刻師的。他很和我講過的。你瞧角上還有三只鳥呢。兩上一下。還不知是鷹是鸚鵡。還是杜鵑。看他腳爪一定是鷹。而且還有個灣嘴作證呢。小姐。你看這個上面。還有個伯爵的記號呢。」任他伯爵的記號。侯爵的記號。與我却毫不相干的。」但是小姐你知道賈爾誼是伯爵呀。」至是愛媛小姐。心裏有些覺得陳家鼐的心思所在了。所以問道「賈爾誼麼。你疑心的就是他麼。」這位伯爵你不知道。他和顧娘娘

很相熟呢。」然而毫無憑證呀。「憑證是沒有。不過我心裏猜度罷了。但是有了機會。我總得查他一查。所以我想去見見那個婦人呢。小姐。你湏記得姓賈的。不久就要和你那位女友成親了。倘使查得那個曲師。和他有什麼瓜葛。也好使妙兒小姐。馬上知道呀。」果真如此。我第一個先得告訴他。但是。你也不過猜度猜度罷了。外邊有爵位的人也不少。況且這戒指。你也不能指定說是顧蘭如失落的。」我想查個明白。也是爲此。外邊貴人雖多。然而爵位雖同。勇號是不同的。這件事。只要打聽得姓賈的勇號。就可明白了。可惜這字太小。一時看不清楚。我若就去還了櫃上。也不便問他。借顯微鏡細看。你肯許我留到明天。向顧娘娘追問一番。定可探出各種隱情來了。不知你許不許。」愛媛呆呆立了數杪鐘。沒有回答。家鼐催着道。「小姐。我在這裏等你回話呀。」愛媛道。我並沒有什麼回話。不過這戒指。要是我拾着的。我連一刻都不要留他。如今却不是。不是我拾着的。與我什麼相干。」家鼐道。「我總想向顧娘娘一問。要這東西不

是他的。我就把他交與近處警察。這事就完了。」這東西若是賈伯爵的。何以他自己不贖。倒要這婦人來贖呢。「可不是？我就因此有些疑心。所爲者不過是妙兒小姐的事。並不爲我自己起見。你是知道的。」愛媛於是想了一想說道。「你自然是信得過的人。你要怎麼你就怎麼去辦罷。」陳家鼐聽了此話。好像奉了聖旨一般。再三稱謝了。還約他明天仍到鐵家相館裏來會面。那時再告訴他此事的下文。又說道。「我穿了這件襤褸衣服。不便和你哥哥相見。恕不遠送了。」愛媛重復同他握握手。就飛也是的。跑了去。要緊去找他哥哥。這裏陳家鼐站住了脚。伸長了頸。目逆而送之。直至他轉了一個灣。影兒不見了。他纔轉身來。一手把那約指往衣袋中一揣。自言自語道。「麥爾高好朋友。如今且看鹿死誰手罷。」

話說那天陳家鼐約葛蘭德晚上相會的那家館子。就是舊城子相近『落蘇大街』上的一家。巴黎地方靠這一段。此種私家館子。也很不少。人家都稱他。

爲「家常館」。其實是個中等酒飯俱便的地方。你要認真說他是個大菜館。他却辦不出大筵席的。說他是個大酒館。他也備不了許多的酒。然而後面的雅座。却也十分寬敞。喝醉的人。不妨進去邯鄲一夢。不慮攪擾。要消遣的人。也可到彈子枱上一決勝負。所以一家館子。自有一家的主客。不過都是中下社會中人罷了。有幾家是專備文士學生照顧的。他們往往借此爲聚談縱論之所。此時清晨。行過他的門前。詩聲雜沓。洋洋盈耳。亦有幾家是酒徒的樂園。但須衣服麗都。酒家肯予賒欠。他們就不到酩酊。不肯休歇。還有幾家竟是藏垢納污。流氓的淵藪了。此種地方。雖常有警察看守。其實亦無如之何的。那陳家。算常到的一家。是藝術中人聚集所在。大家在此討論工藝。喝瓶麥酒。習以爲常。也有左近小舖中主人翁。到此打牌消遣的。然大抵以工藝中人爲多。館主鮑別崇。平日也頗講求工藝。所以和近邊那些技師。很是相熟投機。他館裏流氓。雖未能絕跡。然而待之甚嚴。彈子房裏。輕易不許他們進去。偶而有些囉呢。

他就立刻揮之門外。惟恐主客厭惡。與他生意有碍。所以規矩商人。也就樂於相就了。且說那位陳家鼐。歇了工。無非到他那裏消遣。竟是他館子裏一位常客。幾於無日不到的。這天晚上。他因爲約了人。到得格外比平常早些。衣服也穿得齊整些。原來他同愛媛小姐分手之後。已回家裝束過了。那件嶄新的元色褂子。雖還沒有贖出。然而已經換了一件齊整的外套了。這件衣服。他除了赴跳舞會。也不常穿的。這自然是赴公衆跳舞會的說話了。至於私家社會。尋常聚集。但須帶一個白領。罩一件大衣。也就可以進去了。然而此等地方。他却難得到的。且說家鼐等不多時。那葛蘭德也穿了常服。欣欣而來。兩個直了嗓子。對飲了幾大杯酒。然後吸煙談心。那鮑別崇也坐在一傍應酬。這話就越談越覺高興了。因爲他們就把那個麥爾高家的當作題目呢。當時鮑別崇道。『他這個人的性格。實在希奇得很。令人難以捉摸。他果真是一個跳舞的好手。到處有人贊他的。他手裏的錢。自然也聽得不少。不然那裏撐得住這種開

消他還供給許多古怪的人呢。說也奇怪。聽他的談論。倒極似一位正派的婦人呢。自從他去了之後。我這裏倒少了一個好主顧了。」陳家鼐道：「恐怕他還要來呢。」我也不想了。他還是某年戒肉節天主教禮節時候。不看見的。他要還在世上。此時年紀也就不輕了。」我想你見了他。還不致於不識他罷。」那是一見就認識的。他臉上還有個疤痕呢。你是知道的。」葛蘭德聽了。挿口道：「這疤痕呢。早已看不清楚的了。」鮑別崇道：「在他卸粧之後。濃粧之前。你看他這個疤痕。竟和鼻子一樣清楚呢。」陳家鼐道：「最奇怪是他從前使養的一班走狗。他們也沒有一個知道他下落的。」那班東西。他要。就呼之使來。他不要。就揮之使去。那裏還給他們知道他的踪跡嗎？」難道自從他去了之後。這些人你也一個沒有見過嗎？」你知道他們到這裏來。大抵總在晚上。穿的衣服。都是怪怪奇奇。沒有一天同的。一到白天。一個個又另換一種神氣。就在街上遇見了。叫我那裏不認識他們。況且那時。我也並沒有留他們的心呀。」難道這許多人。

你竟沒有遇見過一個嗎？」上禮拜我好像見過一個的，這個人因為他有黑鬍子。灣鼻子。年年戒肉節時候。串起戲來。他每每扮做新嫁娘。所以我有些認識他的。穿了矮領的衣服。拿了一球黃花。這副形狀。誰見了都要捧腹呢。那天夜半兩點鐘光景。我這裏剛要關門了。他忽然間走來。問我要了一杯白蘭地酒。我因為看他樣子很倉皇。所以就給了他。其實我心裏很不願意。不知道他究竟從那裏幹了什麼事來。口裏不停的在那裏喘。好像牛一樣。」是那一天晚上。你還記得嗎？」我倒忘了。大約總在一禮拜前。」你會問起他那個麥爾高家的沒有？」沒有。沒有。這個婦人。我已經長久不見。早已忘了。如今不是你提起。我那裏還想得着他。」葛蘭德在旁邊。一直沒有開口。至是他也說道。「我也差不多忘記了。」陳家真問道。「你今天瞧見的那個婦人。你不是說他很像那麥爾高家的嗎？」他看着是很像的。然而天下同貌的人。自也有的。」他們正在那裏說話。驀地裏大門啓處。進來一人。不知進來的是誰。且聽下回分說。



黃繡球

頤瑣述
二我評

第五回 黃通理初訪張先生 官媒婆說起禍根子

話說黃通理出了衙門。心想這件事。方纔見那官在堂上。似乎並不曾曉得有此一案。却爲何竟被收押起來。又居然當堂發落。這定規是外面做的把戲。幸虧我因爲省事。用了二三百弔錢。憑他打點開來。不然。就不知要怎樣的講張爲幻。將此事鍛鍊周肉。做到什麼地步。公門中人。三頭六臂。廣大神通。真令人無從捉摸。畢竟這件事的起事根由。固然是從謠言上來的。却是其中定、還、另、有、一、個、蹊、徑。如今也不去管他。明日看來。是要補足那一百五十弔的票子。再同那張先生接一接頭。便可領出人來。等此事了後。少不得當真與張先生交結些。想個運動他的法子。那時不但這事可澈底明白。要連他們的廣大神通。一切元妙不傳之祕。都勘破了他。方能做事。如此低頭自想。邁步而行。不一刻

張先生亦是
書中要緊人
物不可不出
其名却從茶
博士口中順
便帶出

已到家門。與家下人說知。大家方纔放心。一夕無話。次日早起。起好了保結的底子。檢齊錢票。又帶了些銀洋。吃過早餐。來至衙前。一看對時表。已九點多鐘。衙前各房科。尙是鴉鵲無聲。只得退至左近一家小茶坊內。畧爲等候。等到十點鐘外。再去一看。依然人影寂寂。往復三四次。過了午正。要待四家。心裏又記掛着黃繡球。巴不得早一刻交清。便可早一刻領他出來。要先到黃繡球處一探。又恐誤事。不覺的十分急躁。漸漸那茶客散完。時候交到未正了。只因有事在心。忘却饑餓。茶博士上前問道。你老等候何人。還不回府吃飯。黃通理兀自納悶。聽那茶博士問起。便說我有要事。等衙門裏的張先生。約好今日早間。到他房科面叙。去了三四趟。他却還不曾到。茶博士聽猶未畢。接着說。可是刑房裏的張開化張先生。他家離此不遠。你何不去問一聲。反在此呆等。張先生向來沒有什麼公事。總湏下午五六點鐘。纔進房科。昨日是你約他的。還是他約你的。若是他先約你。斷無失信之理。只怕是你約了他。他並不清楚。不知你

公門中有聲
勢之人身分
如是自非市
井茶博士之
流不能作此
語

老爲的是件什麼事。等的可是這位張先生。黃通理聞之爽然。自想連日趁口稱呼。只是張先生。並未請教他的名號。又昨日是一個不相識的人。給我如此這般說法。當時只以爲傳言。匆匆不曾問個着實。然而總算是他約我的。難道是傳話的人弄錯了。或是我聽錯不成。便對茶博士道。你曉得刑房裏。可有別人姓張。除了刑房裏張先生。還有第二個沒有。茶博士說。衙門裏人。很多着呢。只有幾位大頭腦。我們知道的。你老講是刑房。却除了張開化先生。並無第二個。若不是刑房。就還有一兩位。聲勢更大。你老怕不能輕易遇着了。黃通理說。這位是吃長旱烟袋。帶老花眼鏡。年紀約莫不上五十歲光景。茶博士說。是了是了。正是張開化先生。他家住東面後街上。如今你快去看他。聞說他今日要到一位親戚家去。幫辦喜事。離此有二十多里。不要在早半天已經去了。黃通理心下一想。頓然驚疑。怎麼昨晚的話。果真是我聽錯的。便央請茶博士說。給你些酒錢。抽一空兒。領我到這張先生府上一問。可使得麼。茶博士

應允領至他門口。進去問了。張先生果已出門。再問有什麼話交代何人。他家下回說不知。又問幾時可以回轉。也說不知。黃通理惘然若失。無法可施。急忙趕至衙前。尋入刑房。見昨晚交代帶保結。付錢票的人。已在房內。因而如長彼短。一一詰問。那人道。昨晚張先生交代後。重新又來。却遲了一步。你已去遠了。追趕不及。說你這件事。還有變動。他今日自有私事。要待兩三天。再作商量。請你等着些兒。且交代你媒婆家。不能再去。黃通理聽說大吃一驚。問是何變動。可能畧示機關。昨晚明明白白。已經當堂了結的。怎麼又憑空變動起來。那人道。是張先生如此說法。我們也不甚靈清。究竟你這事。既無人告發。也不見本官訪拿的差票。外間鬧得一天星斗。這個風潮。從何而起。難道你真懵懵懂懂。一些兒也不知道麼。我也萬萬不好同你講得。你且安心再等兩三日。等張先生來了。自然曉得那變動的情由。此地不可再多說話。我們已到辦公的時候了。你快請便罷。黃通理此時又疑又急。瞪着兩眼坐着。不一時見來的人。多不

去理睬他。纔憤憤無語而出。一口氣直奔回家。那看顧門戶的。及照管他孩子們的一位老奶奶。都當是黃繡球一同回來。喜之不勝。他兩個孩子。更有一種歡欣鼓舞的天性。相迎出來。誰知事竟不然。不但無黃繡球的蹤影。連黃通理也怒形於色。面上夾青夾白的。好不難看。大家不敢動問。兩個孩子。登時哭嚷。黃通理歇息了好大一會。方始說知情節。撫抱了孩子。大家凝神咋舌。默無一詞。只不過勸慰寬解。又是他小兒子。一面哭。一面問道。母親却在那裏。什麼衙門不衙門呢。可讓我去看一遭。衙門纔不是出妖怪出老虎的地方。父親可以去得。母親可以以去得。我雖年小。同着父親。似乎也可以去得。母親既去了一時不回。叫哥哥在家。讓我去陪伴母親。豈不甚好。黃通理不覺又笑道。你懂什麼。你母親現在的地方。連我都不許去了。何況於你。你說衙門裏不是出妖怪。出老虎的。我却碰見了妖怪。纔回轉來。你母親却正在虎口呢。他小兒子不明其故。便又認真哭嚷。定要扯着黃通理同去。好容易纔得解釋清楚。閒話休題。却說黃繡球那邊。

公門中事離
奇變幻只有
甚於妖怪者

口吻如生情
形醜肖

活畫出這一
副臉嘴來

這日等黃通理也不見來。直到晚上。媒婆子就發起話來。說張先生原講今日叫你當家的。領你回去。爲何此時還不見到。又無別的信兒。我這裏打聽過。你的事情不小。張先生做不得主。這間房子。又不像是你住的了。你住過一夜。又是一日。我已是十分容情。少不得仍請你到那小屋子裡。再去住住。挪到小屋子去。就有小屋子的規矩。少不得仍替你上起手銬來。我們吃官飯。奉官法。你怪不得。我也顧你不得許多。黃繡球不慌不忙的說道。既然如此。理應從命。但只請教一句。你打聽我的事情。倒底是個什麼風聲。莫非我那黃通理也押起來了。張先生也丟手不管了麼。媒婆子道。我成日不出我的門。各管各事。就有些風聲。好說給你聽的嗎。吃飽了飯。都來替你們放風聲。傳消息。我當官媒婆的。還要犯個偌大罪名。坐起女牢來呢。你只管聽我吩咐。快走到小屋子裏去。好好的給你銬了。總銬不死的。誰又叫你女扮男裝。做出妖異之事。那張先生糊糊塗塗。替你擔代。今日若不是黃禍講起。我還只道是件不關緊要的案情。

如今只怕張先生也吃消不起。你那黃銅泥。不黃銅泥的。還想置身事外嗎。這是媒娖子無意中。一連說下來的。言者無心。聽者有意。黃繡球當時聽得黃禍兩字。想黃禍是我家一個遠族。生平恃着衣頂。結交官役。慣行挾制於人。數年前很與通理意見不合。却已出外許久。並不在家。必然他恰纔回來。遇着我那日之事。他便捕風吹日。搬出這場是非。不知通理可曾知道。萬一通理不知。由這匪人播弄。不難鬧到我家破人亡。我一家雖不足惜。豈不叫我這村子上。越發成了個黑暗世界。我便死也不能瞑目。想了許久。忽然心生一計。對那婆子笑道。你既奉法行法。我也犯法知法。何敢多言。但方纔你說的那位黃禍。正是我家族人。我向來最敬重他。前日我當家的。還對我講。曉得他同你處相識。可惜他出門未回。若是回來。早就託他到你處多多孝敬。求你看在他的面上。不必勞動張先生。反分了好些。如今想必他作客初回。理應我當家的。先去拜候。官法瞞上不瞞下。可否請你密遞一信。與我當家的。或是請那黃禍。到此處與

蓄大志的人
有時不能不
說違心的話
所謂善用權
術

我一談。橫豎我在你家。總逃不了。飛不去。料可放心無事。媒婆聽罷。說今晚不及你總先挪進小屋子。歇過一宵。明日再讓我看事行事罷。原來這黃禍居鄉。惟利是圖。無惡不作。雖是世傳仕宦。本身也讀過幾年死書。年輕時便不習上流。胥吏公差。無不結納。凡事一到他手。無不闖禍遭殃。所以他的老子。代他改題一個禍字爲名。他却後來生得個好兒子。叫做黃福。與黃繡球很共些事。這是後話慢表。當下黃繡球聞得黃禍一字。猜度他既已回來。我的事被他所知。不論是否由他啓衅發難。必須先牢籠了他纔好。況且十有八九。爲其所害。我夫婦只當他出門在外。不會想着。如今只恐通理亦竟未知。我不妨勾他見了面。觀察他的神氣語意。如果事由他起。則繫鈴解鈴。原湏一人。即不由他起。得了他。許些甜味兒。先不先就可曉得眼前的消息。這纔是惡人有惡人的用處呢。故與媒婆說了那一番話。那媒婆自是老奸巨猾。何肯輕信。到第二日。却私下叫人去請了黃禍過來。把黃繡球的事。又問了一遍。方把黃繡球的話。告訴

了他。黃禍原只從黃繡球出門看會的那一天。恰纔回家。也在人叢中。聽得黃繡球放脚的一段新聞。便計上心來。趁着黃通理不知他已回。見風起浪。要從中發一注小財。仗着與衙門裏的門上認識。進去說了一樁別的事。請門上打了一張門條。叫差役將黃繡球押發官媒。並未說什麼女扮男裝。亦未回稟本官。適值外間紛紛的謠言四起。拿人的差役。只當爲了謠言之事。及至黃通理要遞訴呈。遇着張先生。張先生也只當爲了謠言之事。其實那謠言不但官不曉得。連門上與宅門以內的人。一概不在意。却是黃禍又想出大題目來。攬掇門上。進了個問道出兵的計策。先使門上授意書辦。將此案隨堂發落。以顯其欺官舞文的手段。給黃通理瞧着。然後將大題目。加上去。做起大文章。便可剷完黃通理的家。至少也得數千金。各人俵分享用。此意就連張先生。也不曾知道的。昨日暗地裏通知官媒。囑官媒收管好了。却亦未曾說及這些機關。今聽得官媒反把黃繡球的話來說。一想要先見黃繡球的面。即有多少碍着情分之

處再禁不住他當面哀哀哭哭。軟了心腸。這事不就啞了嗎。不如裝做不知。不願與聞爲是。又轉念一想。這事是我從中放的葯線。而製造機宜。門上却付託了張書辦之手。萬一張書辦弄點手法。私下先吃一飽。我與門上兩不得知。雖然事成之後。不免也要分他一宗大數。然而反挑他進個雙分。如今他既有事。要耽閣兩三天。趁此當日。黃繡球又要找到我。落得見了面。假惺惺的。撈他一把。要個二三千。索性撇開了張書辦。就此與門上一說。提些小分頭。四面八方。點綴點綴。我與門上就分得一千八百。門上的說話權柄。可發可收。不怕張書辦有什麼糾葛。又但憑我的主意。門上沒有不依。若是黃繡球不肯照我的意思答應。划算不上。仍可借着不敢多事。推託開去。有何不妙。左思右想。纔對那媒婆道。這事我原想替他出點力。不過他家黃通理。還不曉得我出門已回。多年不見的人。不好自去兜攬閒事。既這麼着。我只算順便來望望黃繡球。做個不知其事的樣子。與他談談。有何不可。那時媒婆便將黃禍引到小屋子外面。撥過一張

交椅。讓他坐下。這黃繡球。雖是與黃禍同族。却平素少見。聲音面貌。都不很熟悉。當下黃禍坐定後。與黃繡球寒暄敘述的話頭。不必多贅。只聽見黃繡球說道。我這事不論你大伯子。起先曉得不曉得。如今是明白了。據你大伯子。有個什麼妙法。黃禍道。這事我前日方纔畧聞梗概。只因回家不多幾天。諸務忙碌。尙未看見通理。今日偶然在這媒婆家門前走過。說你還在這裡。本來不便進來。來看你。承你的情。請我來詳訴一切。不知你可同通理接給過。黃繡球道。正是爲了這個。最好請你屈尊。去尋着通理。一切便拜託你大伯子。惟命是聽。昨今兩日。想必我這事有了變動。所以通理隔斷了消息。你去將我的話說知。通理一定也惟命是聽的。此是黃繡球要探聽黃通理。這日何以不來。與其事何以變卦的生法。並非真嘛嘛糊糊。就惟命是聽。黃禍却聽了這四個字。就打到心坎上了。說既然如此。事不宜遲。我即刻到你家尋着通理。再來商量。站起身便退出來。心想數年之中。不料通理的夫人。能如此出踏。看他說幾句話。剪剪截

黃禍一人能
鼓弄門上諸
婆張先生諸
人皆在其掌
握之中而獨
爲黃繡球惟
命是聽一句
話迷住小人
之慣爲利役
如此

截。很懂大局。倒是個爽利性情。只怕通理向來迂腐騰騰的。也偏於闖威。所以他許我惟命是聽。拿得定通理也不敢不聽他的命令。他家財雖是不多。憑着我的手勢。弄他三四千。留他一兩千。給他夫婦養老。就還不算喪盡良心了。所以拍拍胸膛。說諸事在我。便如飛似的。辭了媒婆出去。那媒婆原不深知黃禍與黃繡球。各人有各人的心思。但知又有財氣進門。是不至落空的。登時同黃繡球又換一副臉嘴。却不好馬上再叫黃繡球。又搬到好屋子去。只到吃飯時。送進一大碗潔白的飯。一小碗好吃的菜。借着請他吃飯。又鬆了手拷。這個當口。忽聽見有人敲門。開了進來。你道是誰。竟是張先生與黃通理來了。黃繡球一見通理。劈頭一句。便問你碰見黃禍沒有。通理還未覺得。張先生反似豎着耳朵。凝了凝神。這不知爲着何事。且聽下回再講。

黃禍用意。不過在黃繡球事。圖利而已。而門上始終爲其所賣。張先生亦一時爲其所蒙。可見公門中人能稍明事理。即不患受愚。彼始終爲其所

賣者。則誠利令智昏之木偶耳。

黃禍之名。於本書具有關係。後文以之隨手點綴。均非泛設。觀者留意。

第六回 議捐款張先生轉圜 考決科黃通理應課

話說張先生起初原是受了門上之命。於中取事。其事由黃禍發端。原也曉得。但不曉得黃禍又有詭計。以爲不過就是這麼一件事罷了。那知當晚本官一面在堂上發落。一面門上又有密示送至他家。說今晚黃繡球儘管不必到堂。儘管說任他的本夫具結取保。却是還要從緩。纔能開釋。並不許他本夫再去探望。所以那晚未審之先。張先生還與黃通理說過。你令正也就要帶來的。一句話。誰知後來竟無須帶到。這是連張先生都不料的。張先生接了這個密示。不解。所以重新到房科裡。要轉告黃通理。已是。不及。要再請門上的示。問個端的。門上又面說沒有什麼。不過再要一兩天內。在本官面前。稟清楚了。就是。恰好張先生要到親戚家。應酬一兩天。趁便就說。書辦本有點私事。如此正好。

出來即叫人通知黃通理。大略說得個事有變動。官媒家不必再去。云云。並不知竟有個大大的變局在內。次日午前動身。往親戚家之後。路上想起。與黃通理在飯館內。談得相契。曾說請他放一百二十個心。又說早碰着我。這事就不會糟糕。如今忽然翻變。連我都不知來由。豈不更叫黃通理驚疑。故此一到親戚家。賀過了喜。即便回轉。不曾帮忙。這正是張先生所以名張開化的好處。却未曾料着。是黃禍已出了頭。一回轉來。便尋黃通理說知。黃通理正苦無法無門。便一同拉他。先來黃繡球處。作個計較。猛然聽黃繡球問及黃禍。耳朵一豎。心神一凝。待黃繡球一五一十的說來。張先生是默然不語。黃通理是詫異不迭。兩人有兩樣神色。亦有兩樣意思。張先生的意思。不疑心黃禍在黃繡球身上。又起了眼。反疑心是黃禍在他身上。出了花頭。與那門上說他講的錢。不止此數。所以門上明說沒有別事。暗中實使我爲難。我受了冤枉。還因此叫黃通理派我個辦事不周。落了面子。好不可恨。那黃通理的意思。則爲黃禍向來不

寫得分明
是張先生應
有之疑

是好人。這事原說雖從謠言而起。其中必另有一條蹊徑。不想就是他回來。與我作對。於是與黃繡球又各將各話。彼此說了一番。却碍着張先生與媒婆兩人在旁。不能痛述。那張先生聽此情形。動了個仗義不服的念頭。正要發話。只見黃禍已闖然進內。不提防三人打了照面。三人又各有一時說不出的話。與那假周旋。真驚惶的一段情景。且略去不表。單說張先生當時盤算了一會。把仗義不服的念頭。又生出和平完全的法子。對黃通理道。你暫在此。我與黃禍出外料理去。說罷。便邀了黃禍。要同到衙門裏會那門上。黃禍始而不肯。繼而想仗着門上的交情。所怕何事。就同去面見。張先生將如何遇着黃禍。先行說明。然後委婉曲折。帶問帶說。低低的說道。這事原是假公行私。既然過了堂。本官不追究。裏頭師爺不知道。若再回稟本官。畫蛇添足。一查起來。澈底翻轉。弄假成真。案子是無頭的。人是私押的。賊是過了手的。而且是賣官詐贓。這些罪名。反比黃繡球的事。鬧得大了。爺們不肯承當。書辦替爺們辦事。可也承當不

懂事的人說
話因是不同
始而吃緊繼
而圓活使門

上不能售黃
 禍之奸使自
 已顯見無不
 實之弊又使
 其事當着黃
 禍之面立時
 說開張先生
 真有文才

起。黃禍也豈能脫身。依書辦的愚見。就仍照前日的數目了事。另有如此如此的好機會。憑在書辦身上。大家再明走一條路。可使得麼。門上聽了點首。黃禍聽了。對着門上說。這就甚好。內裏有你。外面有我。同張先生。快點辦起來。使得。張先生說。如此我們就去了。結這一樁事。立刻取了黃通理的保結。叫黃繡球出來。門上答應道。就是這樣。不可含糊。張先生即與黃禍。仍到黃繡球處。不過兩頓飯功夫。就辦妥了。看官們。將張先生當着黃禍。與門上說的一席話。解了葛藤。明了心迹。是看得出來的。至於如此如此的那話。怎樣叫黃禍與門上。便欣然樂從。成個虎頭蛇尾。只怕一時不懂。要說做書的叙事鶻突。不能不申說明白。原來張先生前兩日在飯館內。聽黃通理說。黃繡球怎樣開通。怎樣想發心做事。甚以爲然。已將一線文明。輸入腦氣筋內。所以當時黃通理。暗存了個借風使篷之意。張先生也暗存了個劍酬烈士之心。至此又因黃禍一番交涉。觸發起來。想黃禍無非是要弄錢。黃通理夫婦。却喜在地方上。創興事業。

這兩日內。聞得本官正奉文要舉辦新政。什麼警察。什麼學堂。那經費出在那裏。還不是向地方上捐集。現在捐款。很爲吃力。本官即捐廉爲倡。還恐不能踴躍。這位本官。更是吝嗇不過。難得有黃通理夫婦。這樣一種人。想辦事而不可得。若與之一說。叫他趁此機會。於學堂警察二者之中。隨意擇一。自任。捐出三五千金。他力所優爲。一定應允。有他這三五千。再捐別人事就容易了。本官不必自挖腰包了。馬上有人辦事。既博得上司獎勵那款子。除去創始的經費。隨收隨勸。上攤下分。自然也就不少。等到不夠。或是重捐。或是中止。是極尋常的。不妨再作道理。這麼一來。黃繡球有罪可免。黃通理有事可做。門上另有財可發。黃禍又有路可走。這是張先生起先盤算在胸。後來所說如此如此的話兒。當下到黃繡球處。先說事已了結。隨便將寫的保結。交付於我。人可出去。且不說及此事。黃禍也是不說起。只不免自居其功。像全是他的神力。黃通理與黃繡球。莫明其忽難忽易之故。即贈了媒婆幾番。託他雇一乘小轎。黃繡球坐了先

若無黃禍播
弄張先生即
不會想此一
法故曰禍者
福所倚從來
小人反有益
于君子往往
如此
繪影繪聲

只怕只有你
弄錢的懂

回。張先生邀同黃禍也隨到黃通理家。纔以地方上要舉辦警察學堂。勸他捐金任事的話。畧畧一說。黃通理聞之。歡喜欲狂。說這又真真應着禍者福所倚的一句話了。今日不及細談。明日午間仍奉請張先生與敵族黃禍在那酒飯館內面叙。二人就少坐分辭而去。去時黃禍對張先生說憑着你了。你可要早點到的。黃通理心下一疑。想這又有什麼憑不憑的。等張先生去後。黃禍却獨自回轉。問黃通理道。你意中想捐多少。聞得衙門裏說。捐得上萬。可以詳請專案奏保。我與你一家人。衙門裏的門上。同我至好。你若先給個數目與我好替你預爲地步。公事雖不能跳過書辦的手。却不用書辦費心。況更不與刑房書辦相干。故此張先生是用不着的。最好你有話對我講。讓我去託門上。吩咐禮房。趕緊替你具呈。只湏你認定數目。那款子不必說。一定先要存庫的呀。你懂得麼。黃通理聽了。又恨又氣。一語不答。只說總總明日再談罷。送他出了門。這纔與黃繡球休息下來。想起黃禍的面目口吻。越見得前事是爲他所害。曲折分

明。可惜張先生不知他爲小人。又拉扯了他。究竟不怕他什麼。倒是以前要尋一個做事的方針。無從下手。不料繡球他生病做夢。發心要同我一樣。惹出這一場磨難。如今倒得着機會。我想毀家輸財。以私財謀公益。也是一件極應該的事。但恐學堂警察。這兩事的辦法。也很難定奪。不難於發起興辦。難在於切實完備。學堂要有造就人格的各種教育。警察要有捍衛地方的各種教育。我們不曾受過什麼教育的影響。於這些上頭。很有缺點。故臨事雖放着一片熱心。却將何術應付。想來真可慙媿。但事機所在。萬無因難而退之理。自然要竭力鼓舞。正應着諸葛孔明所說。成敗利鈍。非能逆料。且盡我義務而已。黃通理這話。原是對着黃繡球講的。那黃繡球心領神會。却不言語。你道爲何。原來他受了兩三天的委屈。沈思靜觀。越有一種義憤豪俠的原動力。摩蕩於心。一面聽。一面忖。反覺黃通理的話。有些模稜。不以爲然。又無奈苦於無可發明。不能辨駁。遂似做了個息夫人。黃通理只當他是疲倦極了。豈知他那鬱勃激烈的精

神引而未發。更是十分圓滿。當下二人閒談就寢。次日料理些家事。打發照管門戶。看顧孩子的人。先後回去。未及午時。那黃禍便跑了來。瞎七瞎八講個不。定要問這學堂警察的兩宗事。認辦那一門。認捐幾何。黃通理被逼不過。說這事本官纔奉文下來。還不知本官是怎樣辦法。大約那學堂。是由書院改做。管書院自有董事。本官必須先與董事商量。查明經費。擬好章程。或是要擴充規模。或仍照舊添改。均不可知。此時我冒冒失失。具呈認捐。不免事嫌撻越。且盡我的力量。也只恐捐得有限。怎能望那保舉。黃繡球、眉頭一縐。忽然說。保舉呢。總有可望。不過在多少上分個大小罷了。我們既是向來不與聞公事。什麼事情都不會辦。我的意思。不如我們送大伯子二百塊錢。由大伯子自己再湊些。去捐爲公款。或者圖得個小小保舉。那其間怎樣辦法。由官做主。大伯子也犯不着去管。這是我報補前日大伯子的情。不必同外人講着。黃通理聽了。知是黃繡球要拿此推開黃禍。倒也乾淨。黃禍本是個貪利小人。只要有了錢。那

裡還顧甚麼前後。聽得有二百塊錢。獨自到手。心花怒開。也不計與門上如何交代。便說如此就生受了。真是你奶奶明白瞭亮。不是我說。像我們這讀書人。少出頭露面。管那些閒事最好。我也曉得你們家財。並不甚多。我雖生受了你們二百塊錢。總算同是姓黃。捐到公中用了。也就算是姓黃的人。在地方上占點面子。這話既然如此。少停同張先生吃飯。就讓我來說。你們不必開口。黃通理與黃繡球扯了一扯袖子。說那更費心了。黃通理隨命黃繡球退入後室。略商量的幾句話。正要出來。託黃禍去邀張先生。張先生已來了。與黃通理見過。後。即請見黃繡球。說奶奶連日受驚了。黃繡球福了一福。說多勞先生鼎力。尙未登門拜謝。至於前幾日的事。何足慰問。聞得泰西女傑。常有以數十年牢獄生涯。爲衆生請命。終能達其目的。發出光彩於世界歷史之上。似我又何足爲奇。我原有從我們村上。繡出全地球的一個誓願。這區區之誠。想必我家通理。已與先生談過。現在也談不盡許多。諸事由通理請教。請同去用個便飯罷。

張先生真是
有心人

隨手了結門
上一邊

門上那邊再
了結一句

於是三人出至飯館。黃通理在黃禍不留神之間，已與張先生遞過消息。約他另談。張先生會意，所以這日在席上，只淡淡的將昨日所說之事，提了幾句，裝了個既醉且飽，毫不關心的樣子。黃禍也暗喜張先生並不上緊。那門上處，只消我去說開。他本沒有成見，不至追究。二百塊錢，安安穩穩，到了我的手。黃通理夫婦，還要大大的見我的功，將來看勢，再借一二百塊，也叫他不得不肯。不一時，三人酒飯已畢。張先生散去。黃通理却招黃禍又同到家中，叫出黃繡球，當面說道：前兩日事，用了好幾百下去，如今送他的二百塊，家中已無存儲，要待收些租籽，取點利息，原還湊得上來。只是時候耽擱了，事情亦有耽誤。不如你揀幾樣衣裳首飾，就託他去一當，不够，可添上幾十塊罷。辦事籌款，真不容易。若是要我捐二三千金，只怕變盡產業，也未必能如數呢。張先生不知我家底細，幸虧有了你大伯子，不必與他再談。你大伯是自家同族，此番雖是報他的情，却也爲是了自己的事，更不好耽擱的。但只門上那邊，要格外費心彌縫。

入後文却以
決科引起又
借此摹寫一
段科舉中惡
相落花水面
都成文章
罵盡秀才

了結。從此就不提此事了。黃禍見如此殷勤。十分高興。便謹依台命的。照話而行。自去不題。一連幾日。恰近鄉試決科之期。這年鄉試。初改策論。報名的也有四百多人。內中監生七八十個。你道這一班秀才監生們。平日連八股都未精求。有些竟連之乎者也。都掉不清楚。曉得什麼策論。至多在窗下讀了幾篇古文觀止。就算是高材生了。再有能看看綱鑑易知錄。分得出什麼吳楚材的綱鑑。袁了凡的綱鑑。那更是頂兒尖兒。算一位大名家。每年在書院應課。一課差不多。可取幾個第一的。自從改行策論。這一班高材生。大名家。畢竟聰明過於尋常。遇着題目。只在八股裡面翻一篇。除去破承。刪去兩三股。作爲段頭散文。鈔了上去。那出題閱文的人。原不過一般材料。得了這種文章。就奉爲至寶。加上那庸庸碌碌。不明這個秘訣的。縛手縛脚。做不上來。於是這一班越顯本領。因此平時爭膏伙獎賞的。竟少去大半。一班老生老監。與一班資望淺薄。性質拙笨的。都靡然自沮。不敢相爭。却是到鄉試年分。有一宗賓興費。按名分給。在

膏火獎賞之外。決科不到者。即攤派在到的人數上。此項之費。看人數多寡。每屆得三四元不等。這年又是恩正併科。正科得四元。恩科減半。合來也有六七元。到一到。領到手之後。作爲試費。省儉點就缺短有限。所以大家矢願觀光。不論老朽幼稚。只要可以進得場的。都報名投考。黃通理這樣一個文明的人。難道還應此腐敗科舉。想去爭一個第一。或是領這數元賓興費嗎。却因知道有開辦學堂的事。要希冀遇着個題目。抒寫他胸中意見。萬一竟把開學堂出了問題。更好條議個章程。以文字爲運動之計。遂連日在家與黃繡球計議。預先也報了名。不多幾日。借書院決科局試。那時正逢五月底。六月初。天氣炎熱。黃通理這日應名接卷。感受暑氣。神思不振。自早晨六點鐘。至十點鐘。還未落筆成得一字。俄而交到午牌。傳本官諭知。各自携卷回家去做。限明日辰刻集卷。交禮房彙收。逾限不錄。要知這日題目爲何。黃通理怎樣得心應手。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以張先生回結束黃禍。以考決科引起辦學堂。亦即以黃禍與決科二者。伏着張先生。

第七回 闡講義乘涼吃西瓜 辦學堂抗言懷北美

話說那日決科一天。天氣甚熱。點名出題之後。已過辰刻。向例雖亦是扃門。而此等考試。不比歲科考。必須恪遵功令。故因熱不可耐。也就傳示散卷。官話叫做體卹士子。其實扃門散卷。都屬具文。要說體卹。莫如竟把膏火獎賞。與那賓興費。按人勻給就完了。閒話少敘。這日黃通理於黎明進場之時。感受暑氣。文機索然。坐定後。又見那考生笑語喧譁。攪得神思混濁。頭目昏花。深悔多此一行。抵樁曳白而出。故連那題目也無心觀看。及至得了携卷出場之令。匆匆回家。反覺心目間豁然開爽。黃繡球問道。你如何這樣快。已交了卷了。黃通理道。我還未曉得是何題目。那裏有卷可交。便說知其故。說時從新去到別人家。去將題目問了回來。却是一篇經義。兩篇論題。另外一個紙條。寫着道。「詩云不

愆不忘義。」王安石論。「策論八股優劣論。」把這三個題目的命意一想。無庸腐錮舊的宗旨。不愆不忘者。分明說要守着祖宗制度。不可改革。王安石乃以是新法敗壞宋朝之人。亦是借他做個影子。叫人勿言新法。第三題雖是問的口氣。實也側重八股。有個此優於彼之意。據此看來。這卷子無甚做頭。若照我的見解意思。做了上去。必與他宗旨反對。且就此可見這官的頑固。不是能奉行新法的。怪道他接了辦警察辦學堂的文書。攔住了不發出來。將來還怕不是含含糊糊。敷衍過去。黃繡球說話雖如此。但是做文章。原要自出機杼。自行發揮。不是迎合他人的嗜好。况你又並非真爲了科舉。爭什麼名次高下。做也罷。不做也罷。倒是這三個題目。據你的見解。自然有不同之處。我却不但莫測你的見解。便是那不愆不忘的書理。與王安石的人物歷史。我也不知。你可講給我聽。就拿你的講義。寫在卷子上面。來得及。便交了去。試試衡文的眼法。來不及。只算當我是個女學生。講兩首書。你又何樂不爲呢。黃通理笑道。這

此一段是作者自己之意却無來歷

不愆不忘的一句書。在孟子上。大孩子已經讀過。應該會講了。先叫大孩子講幾句聽聽。於是他那大孩子。便照着朱注講過一遍。黃繡球問講的可是黃通理道。不差。但這句書。不愆與不忘。雖是四字對舉。却爲一意交互。愆訓過失。凡先王之法。惟其不愆者。必宜遵守勿忘。如忘之。即非先王之法。若其已愆。又宜及時修改。使歸於不愆而後已。故常有舊章可以率循。後人把這四字。看成兩橛。只死守下句。以詞害意。動不動說是先王法度。可愆不可忘。豈知愆是差脫之意。如五星運行失所。亦謂之愆。星行尙有失所之期。故先王立法。亦斷無久而不愆之理。後人只將愆字。作爲違背先王的說法。猶言不可違背先王。因而連先王已愆之法。也斤斤守着。不知法已愆。即非舊章。果能率由舊章。必須不忘其不愆之法。這句書要如此講。始覺圓活。觀上文徒法不能以自行的這一句。更爲分明。不然。只要是法。何以又不能行呢。黃繡球與他大兒子。一齊聽着。均自無語。他那小兒子在旁。說這書我還未讀。聽父親講來。也尙懂得。既這麼

寫黃通理兩
個兒子必各
得其兩人神
氣口吻看似
開文不過借
作點綴其實
皆爲後文此
二兒伏線文
有事發於十
數回之後而
先見影於十
數回之前者
此類皆是

講。何以這句書。不說不忘不愆。妄說不愆不忘呢。黃通理說。你這孩子。又來駁我了。古人文字。本有倒裝句法。這兩句是孟子引的毛詩。那毛詩是有韻的。取忘字與下句章字協韻而已。黃繡球問道。然則他命題之意。一定是尋常解識。與你大不相同。但他那尋常解識。本於朱夫子。你這異常解識。在古人中。也有說過的。沒有。黃通理道。大凡讀書。原不可拘文牽義。泥煞章句。講法與書理相合。就是近人的。也多。有可採。講法與書理不相合。不要說朱夫子。便連孔夫子。豈能信得。法國從前有一位文明初祖。名叫笛卡兒。其學以懷疑爲宗旨。謂於疑中求信。其信乃真。此理釐然。有當吾心。吾即取之。苟愆然。不慊吾心。吾即棄之。雖古今中外之聖哲。同所稱述。皆疑而不信。我今講這句書。只是憑我見解。何須依傍古人。現在天下大勢。正坐依傍古人。不論古人說得是的。說得錯的。毫無決擇。一味崇拜。所以見理不明。謬種流傳。達於腐敗極點。一二新進後生。畧聞異說。却又把中國數千年來。先生留傳的良法美意。偶因古人一兩處的

誤會誤解。就牽連一概抹煞。囂然騰辨。漸漸的分出舊學新學。舊黨新黨的諸般名目。其實有舊學的。方能窺見新學。真維新的。無不從舊學中考察折衷而來。譬如裁製一衣。料子換了新的。而做法一樣有領緣襟袖。不能出舊式範圍。建造一屋。木石換了新的。而造法一樣有門窗戶壁。不能破舊時間架。只不過衣服的長短大小。要合體。房屋的寬狹明暗。要合宜。不可應該長大的仍裁得短小。仍該寬廣明爽的。仍造得窄而且暗。這就叫做維新不守舊。也就叫做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了。若故意做衣服做得不合體。造房子造得不合宜。以爲新鮮奇異。却已忘記了衣服房子的不愆制度。不得爲之率由舊章。舊章既失。便新不成。新舊不成舊。一物一器。尙不適用。何況那政治上的事。關於民生國計的呢。我如今講了這半天。待我便將此意。發出一篇講義來。至於那王安石的。人物歷史。策論八股的優劣比較。一時說給你們。也來不及。索性也待我做他出來。再看再談。當時黃繡球領了兩個孩子走開。黃通理自在書房內。搆思作

文。那天氣竟酷熱無比。到了黃昏。寒暑表尙高在九十幾度。黃繡球說如此熱法。何苦必定要去做他。不如端張椅兒。仍舊談談說說。當作乘涼。黃通理却文思泉湧。筆不停揮的。坐在燈下。並不起草。就一行一行。寫在卷子上面。真有得意疾書之樂。黃繡球放心不下。時常走去看他。替他搨扇子。趕蚊子。頃刻之間。已成了一篇不愆不忘的講義。一篇王安石論。暫爲擱筆。命他孩子們。捧一個西瓜出來。交與黃繡球。逼些瓜汁。來飲。略爲潤燥。他大孩子。聞得有西瓜吃。忙去揀了個大的。滑手一跌。將西瓜跌成兩片。黃通理道。看你做事慌張。好好的。一個瓜。又送在你手裡。黃繡球上前看時。這瓜白瓢白子。像還未熟。黃通理聽說。是白瓢白子。便道這也罷了。還沒有什麼可惜。要是黃瓢黃子的。有此一跌。就應着不是個好兆頭。黃繡球聞之。知此話寓着那黃種白種的意思。對他大兒子道。你明白你老子的這句話麼。你看這西瓜。外面的形式。就如那書桌上擺的地球儀一樣。內裏的瓜瓢瓜子。就如地球上。各色種族人民。一樣。瓜子是

隨手拈來無
不有一番妙
諦關會本書
宗旨

回顧第三回

種瓜瓢是族。瓜子附着瓜瓢。就如人種各附其族。雖然瓜是黃瓢，不必定是黃子。瓜是白瓢，不必定是白子。而人民不能離族以居。就如瓜子不能離開瓜瓢而生。是一個道理。如今這跌碎的瓜，是白瓢白子。怎麼你老子說不甚可惜。要是黃瓢黃子。就可惜了呢。不過影着白的是外國種族。黃的是中國種族。中國種自然要有愛中國種的一副心腸。所以說出這句話。這個理路。是前次我夢見那羅蘭夫人。他說他是白家的人。我是黃家的人。這兩句話。你老子剖析與我聽了。我纔曉得的。故此我們父子娘兒們。既然生在中國。算了黃種。切須自己愛護着同種。大家你愛我。我愛你。生怕傷害了似的。並不是說西瓜定要揀白瓢的吃。黃瓢的就預先看得出。不可破開來吃呀。你們不要聽了。又拘執班駁起來。黃繡球這樣說着。只見黃通理又去據案而書。黃繡球忙又另開了一個西瓜。逼了一碗瓜汁送去。約莫到二更時分。三篇都已寫畢。把那王安石論策論八股優劣論。也都畧與黃繡球解說了。次日不及辰刻。即交入禮房。別人

側卸而下有
帆隨湘轉之
妙

交卷的也紛紛而來。却還只收得三分之一。黃通理趁手接着一位熟人所做的卷子。翻開來一看。只做了首尾兩篇。當中的一篇王安石論。並不曾有。那人因問道。少做一篇。不算不完全卷嗎。你看看我這四書義。鈔得還像麼。至於那策論比八股。自然策論在前。八股在後。自從有古文觀止以來。就有國策的。怎麼不比八股優點。這官出題目也實在不倫不類。我却將此意做在裏面了。請教你可是不是。黃通理聽了。這些謬話。連連將卷子替他交上。口稱高明極了。一面說。一面見那禮房。在那裏齊集文書。一張張都寫好摺起來的。問知就是要舉辦警察學堂的告示。今日送進去。標硃用印。再歇幾天。便發出去。四面張貼。黃通理因先抽了一張辦學堂的。夾借一看。上面寫着。爲出示曉諭事。照得某月某日。奉府憲札。轉奉藩憲札。開案奉督撫憲行知。承准學務部咨稱。現在京師已設立大學堂。各行省之府廳州縣。亦迭經奉諭舉辦。自應督飭酌量興立中小學堂。以宏樂育。而開風氣等因。准此。札司通飭等因。到府。奉此。札縣等因。

此意不從出
示之本官立
說偏從黃通
理心中述來
以見官場之
種種現象不
能出明眼人
所料

到縣。除移商儒學訓導外。爲此示仰闔邑紳民及舉貢生童知悉。如有熟悉學堂事宜。着即具稟來縣。以憑核詳。上憲遵辦。無違特示。黃通理看過之後。交還禮房。辭了出來。心下躊躇。這告示明說叫人具稟請辦。却不說辦的款子。要人報捐。亦不說是將書院改爲學堂。凶圖吞棗。大約要等人一個個稟了上去。再定主意。這其中很有多少敷衍取巧的法子。如果具稟的肯捐款子。便與批准候詳。不捐的但具空稟。便可批駁不准。那批准的。或有八個十個。估量湊得成一宗巨款。他然後詳請上司。以學堂併入書院。拿書院舊有經費。作爲學堂經費。再在捐款內畧添補些。其餘即盡歸中飽。這個隱情。是如今官場辦事的人。人如此。我必猜著八九。所以張先生曉得他內中的意思。來關照於我。他這告示上。不先說籌捐者。正是巧於爲計。倘或具稟請辦的。個個都不提捐字。他自然又有後文。當下回家將此話與黃繡球說知。黃繡球道。他這學堂無論捐不捐。總是個官辦的了。我們也不要上什麼條陳。參什麼議論。頂好借着他開風

黃繡球總抱
住民族主義
的觀念

氣。宏樂育的兩句話。另外稟請辦個民立學堂。就出個一二千。買他一個准字。他算是捐也好。他說不是捐也好。只求不受他的壓制。庶乎我們得行其志。可以好好的立起學堂章程。教育科則造就些人才出來。黃通理想道。這話何嘗不是。但我們不辦則已。要辦就不能像官辦的草率敷衍。那經費談何容易。既出一二千送與官。又湏獨任義務。真個變盡產業。也未必濟事。黃繡球說。這却不然。你不常說。人不可有倚賴之心嗎。辦學堂是何等鄭重的第一大事。豈可倚賴如今的腐敗官場。若講少經費不濟事。我又有一段書。是近來看的要說給你聽了。那書上講。北美國有個農家女。名叫美利萊恩。他自言誓志以教育爲世界建國。苟妾有千百之生命。願盡爲教育界之犧牲。苟妾得無量數之財產。願盡爲教育界之資本。其初在鄉自立一學校。說於鄉。鄉人笑之。說於市。市人非之。請於巨紳貴族。更嗤之以鼻。而其從事於學。奔波於教育。至三十餘歲。猶不嫁人。後遊於大學。遇着一位知己。極力贊成。未二年。即成爲大教育家。此

處放一線之光。彼地立一竿之影。皆自彼苦心孤詣。一個寒微女子而起。彼又常自說道。一國之教育。譬如樹穀者之播種子。多一粒嘉種。便多一畝嘉穀。今日北美合衆國。建立文明世界。就是他撒種造因。纔有這般結果。我雖出身寒微。還比不上這美利萊恩。却平日受你的薰陶。承你的意旨。覺得就是變盡產業。開辦一個學堂。也不爲過。安見他日也不遇着個釐成的人呢。黃通理又道。你真能有此志願。我那有個不樂從的。這位美利萊恩女子的事蹟。我却不甚詳細。想必定是女中極有才學的。所以他能自任教育。像我實不敢承當。你雖立志可嘉。只怕也才不勝任。這便如何。黃繡球道。這位萊恩女傑。他才學固然卓越。但他也只從口講指畫入手。每遇鄉愚。津津樂道。凡有教育。皆注意在倫理憲法上。使人人知公德。不以囂張爲自由。這些才情。我自問。却也還擔負得起。只請你多替我講些學問的大綱節目。我自能領會研究。演說與學堂中人聽去。就不在我這學堂中人。也可四面八方。去說給他們。原不拘拘的要立個

教習名目。況且我有所見。請你筆述出來。你有撰作。叫我演說起來。尤爲兩便。不比請幾位教習強得多嗎。黃通理聽黃繡球說得高興。着實打算了好些。說這麼辦罷。你我既經同黃禍說過。沒有了錢。若是馬上賣田賣房子。招人耳目。事頗不妥。待我且去向張先生暗中商量一番。就把家中那後面的一帶房屋。修理出來。也是大大的三間。先設一個家塾。收些本家子弟。便連女孩子們。也可招徠幾個。立定了一個規模。再推廣而行。所以要同張先生先去商量。一來前日約他另談。不可不有個回報與他。二來這事。總是個學堂的因頭。與他商量了。不怕出什麼掇子。我們中國。一向是專制政體。民間辦事。不能憑着一時激烈。反以熱心貽誤全局。故有你的勇猛進取。就不能無我的審慎周詳。這就叫做相輔而成。你道是否。下文如何。再聽分解。

黃通理講不愆不忘之義。黃繡球說西瓜兩段議論。爲一味崇拜外人。不知保存國粹。與口稱國民而實無愛國心者。兩種人而發。在本書是數佐之文。

亦是夾敘夾議之法。

敘黃通理。一似以激烈者變爲持重。不知能持重者。方爲真能辦事之人。有始有終。借其口中。說出有你的勇猛進取。云云兩語。願今合力辦事之志士。取而鑒諸。

第八回 黃繡球遇弟拜姊妹 張先生扶病送文書

過脈發脈全
不吃力

話說黃通理要尋張先生。並想在自家屋裡。先開一個家塾。與黃繡球講過之後。這日未去。打聽得張先生近來有病。黃通理一連去看他幾次。都不能見。如此停了一二十天。但聞病勢沈重。遠近醫生。延訪了好幾位。服藥皆無效驗。一日黃通理又去探問。說是有一位女醫士。昨晚看了看。服了些藥丸藥水。已畧好了些。這位女醫士。從外國醫院內畢業回華。路過此地。原與張先生的岳家。有點瓜葛。因此上岸來借宿一宵。恰遇着張先生有病。就挽留請他診治。那藥丸藥水。都是他帶來現成的。黃通理聞道。好呀。我說我們村上。那裏有什麼女

醫士。不知這女醫姓甚名誰。是何處人氏。年紀約有多少歲數。張先生家下的人說道。他姓畢。單名一個強字。外號叫做去柔。也是我們江南人氏。年紀不過三十多。不上四十。却是一雙大脚。像廣東婆娘。走起路來。直挺挺的。兩步跨作一步。倒着實爽快。黃通理一想。這人與我黃繡球。一定對着勁兒。待我在客堂外。遠遠的瞧他一瞧。倒底是個什麼樣兒。果見那女醫在內室經過。身材也不長不矮。不瘦不胖。穿一件拷綢衫。全是廣東裝束。只不聽見他的口音。黃通理當下。又託張先生的家下人。進去問候了一聲。便回來告知黃繡球。黃繡球果然欣喜。說明日我就去拜望張先生的家眷。只算你叫我去慰問張先生病症。便可與那女醫會面。那女醫既在外國醫院畢業。雖或。但以一技行道。又或偏奉外國宗教。究竟總有些道理。據爾說。他那神情氣概。必是個可談之人。我若談得合式。拉攏他來一起辦事。豈不甚好。況且他是一雙大脚。我如今也放了一雙大脚。居然有個伴當。同他在一起慣了。免得我這村上少見多怪的人。又以

凡游歷外國
之女士如今
皆不必可信
故借此撇開
一句

爲奇。這張先生離黃通理家。有兩里多路。黃通理又要雇乘小轎。與黃繡球坐去。黃繡球堅執不可。說前日在媒婆處。因爲悶了兩天。寸步不移。脚下覺得重滯。所以坐了小轎回來。如今我脚下散漫已久。很能走得。借此也認認路徑。看看村上的景致。好在我由小脚放大脚。一場笑話。已是無人不知。不會再開什麼謠言。我就帶了小的孩子。你引我到他門口。張先生家。又不是衙門公館。我進去。難道他家能吆喝出來。黃通理只得依了。引了黃繡球。攙着他小兒子。一路來至張先生之門。黃繡球的脚步。也竟洒洒脫脫。不十分的扭扭捏捏了。走了里把路光景。迎面一個人。把黃繡球上下。仔細的打量了一回。走過幾步。又上前細看。這一看。黃繡球陡然想着。說你不是我嬸娘那邊的兄弟嗎。十幾年來。怎麼就不見信息。那人說。姊姊你真好記性。我也覺得面熟。只是不敢動問。姊姊你現住何處。這位可是姊夫黃通理先生。黃通理與黃繡球忙說。我們仍舊住在老宅子。現在要往刑房張先生家去問病。少頃即回。你到我家去再談。

柳暗花明一
村又見既以
回合上文即
開下文無數
題境

那人又說妙極巧極。我新近跟着張先生一位女親眷畢太太纔來的。正住在張先生家。可以同走。於是一路走。一路問那人。你幾時出門。幾時跟着這畢太太的。那人道。自從姊姊到黃府上去。那年之後。我父親即同我到福建廣東各處做生意。虧蝕了本。不上四五年。我父親就死在廣東。我那時纔十四歲。被人拐了去。當做什麼豬仔。賣到澳門。又販到外洋。好容易受盡苦楚。挨了十幾年。跟人逃出來。回到廣東。遇着這位畢太太。念我同鄉孤苦。收了我做個用人。這畢太太學得外國醫生。一手好本領。我跟了他不過纔一年多。已弄了幾個錢。天假之緣。又得在家鄉與姊夫姊姊。親人相遇。黃繡球聽那人說時。不免生多少悽感之意。默念他是我的房分弟兄。竟已做了人奴。如今我正要去見他主人。若一時說破。不但叫那畢太太看輕。也是自己的羞辱。且叫他裝做不曉得。不必同行。便在那裏見了面。也只裝個不認識。待我慢慢的自有道理。因此將此話與那人說了。那人也自覺慙愧。說姊姊這話很是。我晚上再到姊姊府上。

與第五回黃
通理到張先
生家問他家
下人之情形
作一映合

面叙一切。須臾。走到了張先生住的那條巷口。黃通理指點了黃繡球的大門。就先自回轉。黃繡球攙着小兒子。進了張先生門內。說明來意。便有張先生的妻子媳婦們。迎出來。請進去坐。叙過套禮。問過張先生的病情。又畧說了前次感激張先生的話。那張先生的眷屬。於此話頗不甚了了。這是何故呢。因爲這些衙門中的事情。張先生在家。並不與婦女談及。所以他眷屬等。於黃繡球一段公案。只知是張先生應辦的公事。不知其中是張先生幹旋解圍。當下聽黃繡球畧說幾句。也畧畧的謙遜了幾句。接着說。我們當家的這病。起初甚險。幸虧敝親畢大嫂子來了。用外國的醫法。這兩日已一天好似一天。黃繡球道。原聽見說。府上到了一位令親畢太太女醫。高明得很。現在那裏。可容相見。說時恰好畢太太從張先生臥房。用了藥出來。便指着與黃繡球互見了禮。大家坐定傾談。黃繡球將他近來的歷史。從頭至尾。一直說到他要怎樣開辦學堂的話。都盡情吐露。從飯前到飯後。未曾住口。竟似忘記了初次在張府上作客一般。

毫不客氣。這是黃繡球的一片激發性情。想必與那畢太太話更投機。故而如此。實在也是做書的。化詳爲畧。省得拖沓煩絮的法子。却說那畢太太聽完黃繡球那一篇話。且異且歎。心中也把黃繡球引爲知己。只說可惜我要急於回去。不能在此。與黃嫂子多盤桓幾時。我去後耳聽消息。你等張先生病好全了。把你的事商量停妥。請你通個信與我。有什麼見得到的。我自然回信告訴你。或者秋涼後九十月間。我特地再來一踫。就長住些。帮你點忙。難得我們女子中。在這內地裏。有你這黃嫂子這種人。不可多得。今日幸會。實在佩服。黃繡球笑道。我本曉得什麼。像你畢大嫂子。周遊外國。利己利人。纔算是女中豪傑。如今張先生的病。總還仗你調理幾天。再耽閣些。你府上原籍地名。同張家嫂子。是怎樣一宗親戚。我方纔請教的。還不清楚。請你再叙一叙。想同你仰攀個姊妹稱呼。連着張嫂子。三個人通一個譜。不知可不嫌唐突否。張先生的妻子忙道。我使不得。他是我母親的嬸嬸。比我長兩輩呢。畢太太說也罷。就是我兩人。

自此以姊妹相稱。不用那俗例。寫什麼帖子。我有一張名片。交給你。做個記念。你也寫一張名片給我。便是。張先生的妻子。一看那名片。只是二寸多長。一寸多濶。白白的。一片厚紙。上面當中有五個字。是印刷的。問這就是名字嗎。黃繡球接來看時。正是畢強字去柔的五個字。便說我沒有這樣名片。也沒有什麼表字。請你就代我寫一張。並起一個表字出來。如何。畢太太道。表字沒有何妨。我也沒有這樣的空白片紙。替你拿洋紙裁一個。你自寫一個名字在上面。交與我就結了。黃繡球說。我的字斷不能寫。還請代寫爲是。這裏女賓主三人。與一班婦女。方在叙談。聞得張先生從臥房內。呼喚他妻子說道。黃嫂子在這裏。黃通理先生來了。沒有。他妻子答道。今日未來。可要請他一聲。黃繡球接口道。前幾次。他原有話要同張先生面商。只因貴體違和。未得晤叙。明日如果張先生精神好些。我回去叫他來請教些。就是了。張先生說沒有別的。我想起前次通理先生。要捐辦學堂的事。這具稟捐款。是極容易的公事。倒是學堂章程。一

綺交脉注前
後通靈

時難定。我們舍親畢太太。他曾在外國學堂讀書多年。雖是習了外國醫的專門。却於中外普通學問。很講求過的。湊巧好請通理先生。大家談談。畢太太聞此言。又謙說。我也只得一知半解。不懂什麼。方纔聽我黃妹妹叙他的近事。真可謂女志士。非我所及。我們兩人現已認爲姊妹。等我回去一踣。再出來。說定與他帮忙。是我女子們可盡的義務。可達的勢力。斷不敢放棄推諉的。黃繡球道。原來姊姊尚有如許才學。不肯自露。更叫我自覺粗鹵。論起來就該拜姊姊爲師了。姊姊在此。既湏爲張先生調理病症。又急欲回府。不免有點煩冗。倘還能留些空兒。明日我再同我家通理。來聆張先生的教。順便請姊姊再指示些。張先生聽說道。如此甚好。你二位也不必客氣。明日通理先生來。商量定了。我等一兩天。也就要進署辦公。打聽辦學堂的文書。幾時發出來。便可乘機具呈。黃繡球說。外面告示是已經出了。便把黃通理所說的告示大意。告之張先生。張先生道。這兩日正在考決科。怎麼那辦警察學堂的告示。也出來了。我在病

中。可就不得個信兒。據這告示的意思。真不上緊。真是那句話。要等上司催下來。再拿無款可籌四字搪塞。如今我們捐款請辦。定可批准。所怕題目太大。捐的人獨力難支。通理先生。想先辦一個私立家塾。也是不錯。既名家塾。更由得我們自定規模。自立派頭。這是畢太太優於布置的。包管與通理先生見了面。一定意氣相洽。有說有商量的。其事易成。黃繡球不勝歡喜。又談談說說的外面。報道黃先生家。打發人同小轎子來接了。黃繡球道。我是要走。不要坐轎子。遂回絕轎夫。叫來人領了他兒子。辭了張家。訂期明日再見。回至家中。黃通理先問張先生的病情如何。黃繡球告以一切。黃通理也十分興會。說張先生病了這一個多月。還把我們的事。切切在心。可見實是個熱心熱腸的人。說話之間。天色近晚。那黃繡球的房分兄弟。找了上門。不免敘些寒暄禮節。帶了些廣東澳門香港各處的土物送來。問道。姊姊今日與畢太太。談了這一天。可提起我沒有。黃繡球道。這不便就提。看畢太太爲人極好。想必平日待你。必不是那

作者凡於敘述名字之處或幹補或追記皆不使平衍而出皆使納入各人問答之中是另出手法

此段有伏義不是閒文

薄情仗勢的。他叫你什麼名字。你可仍舊是小時候的名字麼。那人道。我自從賣爲猪仔之後。就被他們改叫做唐順仔。去年跟了畢太太。也就仍舊叫唐順仔。黃繡球說。你小時候的名字。可還記得。那人道。我小時候名字。叫復華。怎麼會忘記呢。這復華與黃繡球黃通理。又各自細談了好些。末後黃繡球說。畢太太在這幾日內。湏動身回府。你且跟着他同去。隨後我只說有個兄弟。自小分散。聞得在他那府上相近一帶。寫信託他訪求。那時再作個巧相逢。始爲光儻。復華道甚好。今晚來得已久。我要去了。我已是無家之人。可憐飄泊十幾年。得此意外歡敘。還要姊夫姊姊。念着父母之情。格外看待。我積蓄得外國金洋百餘元。藏在身邊。內地既無可換。明日想送來姊姊這裏放着。姊夫要有正用。儘可託人到上海去換了使用。大約合着本國洋錢。也有一千多呢。黃通理問。此項爲何向來不存放畢太太處。你跟他年把工夫。爲何積蓄得這多。復華道。一半是辛苦攢聚的。一半是備資賞資。在廣東原是放在畢太太處。臨走時。他說他到東到西。行蹤不定。途中或與我分散。交給我自已收存。畢太太他的款子。

也不多。也是隨身帶了走的。黃繡球道。則箇你交放於我。原可放心。惟如今既仍跟着畢太太。萬一他問起你來。不實說。就難以支吾。一實說。倒不好。不如你還帶着爲是。再者。我明日同你姊夫。還要到張家會畢太太。你仍不要露面。便露面。不要露出神色來。復華答應着辭去。剛送出門口。只見黃禍掌着燈籠。急蹣蹣的走進來。說。那決科的案出了。怪稀奇的。取了兩名備取。就是我同你。你在先。我在後。向來決科。沒有備取名目。這必因我們做的兩本。本在不取之列。又因是決科。一榜盡賜及第。故附在後頭。這賓興費。總可以領得到手。我們只要去下場。中出舉來。管他備取不備取。黃通理聽這些話。不耐煩。說。我不想下什麼場。我這賓興費。也讓你去領了。就是黃禍喜道。只箇何必。你也不必因此灰心。不相信那閱卷的怎樣瞎了眼。把你的卷子。看得這般低。我與禮房相熟。我去把你我的。即刻領他出來。看是何批語。黃通理越聽越厭。也不則聲。黃禍一翻身。提着燈籠便走。黃通理對黃繡球道。這真面目可憎。語言無味。時常來攪擾不清。將來不要我有什麼事。他都來插身插嘴。就應在這個連名的上頭。

此語更有伏
義入後便見

我在先。他也掣肘於後。那可就害死人了。小人難養。有利就無饜。無利就懷恨。偏偏被他糾纏住了。好不可惱。我黃家却是這種不肖子孫最多。開了家塾。把這些不肖的。教化幾個。也是極要緊的了。認真明日去同張先生畢太太商量。請畢太太先代我擬個規則。請你先做我這家塾的幹事員罷。正說着。黃禍又敲着大門進來。手拿著兩本卷子。說你的並沒圈點。只批了一個批語。我的你看這橫杠子豎杠子。打了許多。我原不會做。你却可惜了。怎麼不依着四書合講。又把王安石大大的奸臣說好了呢。黃通理說。你不必問。我把卷票子送給你。我那賓興費。一定歸你去領。我還要替孩子們背書。你坐坐再去。黃禍又得了一宗外快。欣然說道。如此明日再會。我就去了。去後不多一刻。又有人來打門。問是誰人不答。問了半天。只說是我！我聽不出個聲音。畢竟開過門。那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畢太太既與黃繡球一見如故。却又將暫去再來。作一波折。是騰挪步法。亦爲當中留有夾縫文章在後。

偵探
小說 失女案

上海 知新室主人譯

一三五

合衆國。紐約城。議探博愛。人稱爲亞美利加之歇洛克。呵爾唔斯者也。與偵探
局高而猛。頗相推重。公暇輒相與劇談。一日彼此討論天下人之品類。良莠不
齊。素位守常者。固不乏人。而作奸犯科者。亦復不少。以故種種罪案。層見叠出。
此起彼伏。如圓環之無已時。遂使社會中。不可一日無偵探其人。蓋惟除暴爲
能安良。倘使莠民長此跋扈飛揚。則良民永無安枕日矣。第終歲勞動。年復一
年。不得息肩。未免勞人草草耳。方相對太息。忽聞門外有急足至。方引領窓外。
欲窺爲誰何。而其人已排闥直入。視之。蓋華爾街銀行經理也。欣然笑曰。博愛
君。僕來何巧也。博愛曰。裴爾騰君。何巧之謂。豈以得值僕爲巧乎。曰然。蓋將有
求於君。問何事。曰君亦知龐先理先生乎。曰唯唯。此英國總領事官也。曰然。此
蓋富而仁者也。貴道義。重交遊。曾不以富貴驕人。僕與之交頗莫逆。今遇要事。
君能爲之助一臂否。曰君爲是以來乎。龐君遭何意外事。願聞其詳。或可相助

爲理也。曰此非龐君事。乃其女公子露蘭小姐事耳。今已不知所之矣。博愛聞言。瞪目不知所對。有間。乃曰。今已不知所之矣乎。繼而曰。請速畢其辭。曰。不如與君至其署一行。相距不遠。與僕銀行僅一牆之隔。僕得信之早。亦賴此焉耳。至其細情。僕當於途中。以所知告君也。此君自失女後。憂苦萬狀。殊不可解。僕亦計無所出。擬詣警察局。請查緝。故先來求教於君。幸君未他出。請速隨我行。博愛聞裴爾騰有詣警察局請緝之語。口雖未嘗言。心中未始不哂其妄。蓋以境中作奸宄之行者。黨羽衆多。且皆狠摯狡惡。雖善弋者。無所施其技。彼警察處。耳目昭彰。投而告之。徒使洩漏事機。縱之遠颺。不如秘之。使區區獨任其難。或反有濟耳。蓋境中歷來所有重要之案。惟博愛能破之。他人不能也。博愛既起立。將從裴爾騰之請。乃辭高而猛。而悄囑之曰。少頃至裴君銀行前相俟。或有事相煩也。囑畢。披衣遂行。而猛領之。裴博二人。忽忽遂行。裴爾騰且行且語曰。龐先理君。富人亦能人也。此邦領事。公牘繁瑣。交涉重要。此公任之將

一載矣。博問女公子究何自而失。答曰。龐君夫人已早世。所生惟一女。龐君渡美赴任後。其女公子留英。依母姨以居。近因欲送之入美國佛山女學校。受高等教育。故特召之來美。博愛曰。此一事。僕似已於日報中見之矣。曰。固嘗遍載各報矣。當女公子應召後。遂由倫敦乘「恩孛拉」號輪船起身。以今晨至美。途中本有親友偕行。詎輪舟近岸時。即不知所之。無從蹤跡矣。博愛大訝曰。無從蹤跡耶。爾騰曰。雖一髮片膚不存焉。博愛曰。未同親友偕行乎。曰否。龐君嘗聞之輪船中人。知其女公子去後。約半小時。其親友始行也。曰。然則偶迷途耳。或者……曰。否。否。語次。裴已停足領事署。曰。請入見之。當知其詳。遂引博愛行。免冠入室。則起立以迎者。龐領事也。身長鶴立。氣度雍容。奇愁溢面。濃恨鎖眉。一見而知爲重有憂者。強作笑容而言曰。裴君歸乎。此即令友博愛先生否。裴爾騰曰。唯唯。我爲公紹介。領事曰。毋庸。吾將自達。遂緊握博愛之手而言曰。不佞德薄。遭茲橫禍。方寸亂矣。不及爲禮。君其恕之。博愛曰。僕此來。原所以爲公

効驅策者。公其少安。僕願請其詳焉。雖不才。或有以報公也。龐曰。誠如是。感且不朽矣。『恩孛拉』輪船。自英至美。計程今日可達。僕嘗於夜來。即以電話詢輪船公司中人。叩其何時可以泊岸。彼乃答我曰。舟已及港矣。以海霧瀰漫。暫泊港口外。明日午前。未必可以傍岸也。而公廨中。今最適有要案會訊。故僕直至上午十一時。始能適至敝署。疾往舟泊處。登舟覓之。則小女與同舟旅行之親友。已均離船久矣。且聞小女登岸後。並未與此親友偕行。係由一男子。登舟挈之而去者。博愛蹙額問曰。誰以此語公平。曰。船員之司行人上下者。並云此男子。先自言的。欲迎接女客。船員許之登舟。未幾。即偕小女同去。博愛問船員見彼同去否。曰。見之。問能認識令媛否。曰。能。彼係船中人員。一路同來。故已熟識。且能指定。此人挈去者。實爲露蘭。問公曾問其人之形式否。曰。據船員言。乃一有鬚之人。年約三十五歲左右。額下亦多髭。其面銳而身短。衣履翩翩。頗類上流社會中人。舉動一切。安詳閑雅。絕無倉忙之態。僕念倘有意行其誘拐者。必

不能如是之從容不迫也。博愛曰：唯唯。否否。凡敢於出此者，其平日必有所習練者也。此必出於非常之人之手無疑。前乎此之情形，僕既聞其崖略矣，而仍思有所質於公者可乎？曰：諾。謹惟命。曰：令嫗妙齡幾何矣？曰：生十有九年矣。曰：女公子襖被之屬，猶存乎？曰：存。僕於碼頭親見之。曰：『恩孛拉』之泊岸下碇爲何時？曰：上午九時以後。問公於何時達舟次？曰：十一時之前。博愛曰：此皆公之自誤，否則不致有此意外事也。蓋彼之設計誘騙，不過即在此一時間事耳。昨日日報中曾載令嫗今日可以乘『恩孛拉』船到埠否？曰：不幸有之。此次小女之來，各社會中知之者甚衆，故各報亦已廣載其事。問：今晨有外人到此謁公否？曰：無之。曰：請叩書記諸人。今晨有人以電話問及公否？領事如言。出叩書記。則果有問者，告以在法堂會訊，並未到署。問者爲何人，由何處發話，均不可考矣。博愛聞之，嘿然不語，默爲運籌，觀其色，似已得其端緒者然。既而謂領事曰：龐君時不可失，僕行矣。聆公先後所言，其拐騙女公子者，敢於行險僥倖，以施

其毒計。以僕觀之。必非外來遊匪所能爲。僕心意中。已得其人。行將躡其後。以還公合浦之珠也。龐先理曰。先告知警察何如。博愛急止之曰。毋庸。警察必不能令之知。知之。則事機洩。而大事去矣。今公既以事委僕。則先儘僕一人之力爲之。苟無效。再求能者。未爲遲也。龐先理尙遲疑。裴爾騰乃曰。龐君。請姑試之。公未知博愛。僕固知之久矣。或不致誤公事也。龐先理諾之。博愛又問曰。與女公子結伴航海者爲誰。曰。倫敦之金達夫婦也。問。知在何處否。曰。住旅舍中。大約必（華德）旅舍耳。博愛曰。然則請以電話叩二人。究在此否。龐先理按電鈴。取電筒。問之果然。因問博愛此時欲親與二人問答否。如欲有言。可令旅舍主人招之也。博愛曰。毋庸。僕將親往訪之。但請賜公之名片一紙足矣。此外敢請不必有所舉動。須俟僕之反報也。時乎不再來。僕行矣。行將有以報公。言畢。長揚遂去。出署至銀行門首。則高而猛已在彼矣。遂相偕同行。途中博愛謂之曰。此時尙無事也。然稍待須臾。我必有事相煩也。高而猛笑問何時。博愛笑答曰。

有事之時耳。問已有所得否。曰：雖略有所得。然非握要也。君其暇乎。盍於吾室俟我。曰：可。曰：然則君先行數小時。僕即歸也。曰：諾。必俟君。相約既定。握手遂別。博愛既至華德旅舍。逕至金達夫婦住室。出龐名片示之。曰：僕端爲其女公子露蘭來也。言次。目注二人。又曰：女公子曾經……博愛言未畢。金達夫人率爾而言曰：露蘭已被拐矣。我頃已聞之。至今猶心悸也。博愛默念：彼何以先知。不覺有所疑怪。因詰之曰：頃聞之乎。敢問何自而聞之也。曰：君胡爲而致此問。吾等乃聞諸龐君所述者。因指其夫曰：此即金達君。頃以電話與龐君相問答。故得此惡消息耳。博愛曰：敬聞命矣。僕亦非敢有他疑。竊怪龐君之輕於洩漏耳。請賢伉儷爲我暫秘其事。俾僕易於着手也。曰：微君言。吾亦知之。且龐君於吾家爲至戚。苟有可以利龐君者。無不如命。曰：僕受龐君之委任。查辦是事。竊有所疑。而欲致問者。得不以爲冒昧否。曰：既言之矣。苟有可以利龐君者。無不如命。博愛曰：然則『恩亭拉』泊岸時。賢伉儷與龐小姐在一處否。曰：然。直至乃

父之書記到船。迓小姐去。始別也。博愛瞪目曰。乃父之書記耶。曰然。其人自言之。約於十時以後。即登舟尋露蘭云。龐君以有要案故。會訊於法堂。不克自來。故特遣彼書記官至。將迎之歸私第云。問小姐遂隨之行乎。曰然。吾輩自無不信之理也。曰衣匣襪被之外。猶有他物乎。曰有一革囊也。其色黃。彼所謂書記官者。代爲携去。若甚恭謹焉。曰登岸後。猶得望見之手。曰否。登岸後。即爲岸上篷幔所蔽。倏不見矣。曰爾時賢伉儷及小姐。居船上何所。曰在後艙之高層。倚舷以待。龐君之來挈其女也。曰船泊岸後。倚舷以候者幾何時。曰約有半時許。曰是必在船上空曠處。使岸上人可以望見者矣。曰然。君誠解人。凡俟人者。必自居於他人可望見之地。曰彼所謂書記者。貌若何。曰多髭。博愛起身微笑。稱謝而退。金達夫婦亦笑而遣之。博愛忽忽遂行。謂將訪此書記官也。

博愛自午至未。訪沿途馬車之御者。無慮七十二人。而皆無所發見。旋於革倫街得一御者。是爲第七十三人矣。御者愛爾蘭產。名愷仙。碧眼虬髯。鬚髮皆赤。

茸茸然。狀甚可怖。毛蜷而頰赤。衆目而狼顧。博愛呼之止。乃下車垂手立。博愛問曰。爾車沿路任人僱坐否。愷仙期期艾艾。操愛爾蘭之土語答曰。是是。先生。生曰。汝今晨曾驅車而出乎。曰。有有。先生。曰。今晨『恩孛拉』輪船泊岸時。爾曾至烟痕街碼頭否。曰。我到到過。先生。曰。爾曾招得輪船搭客否。曰。招招得。曰。幾人。愷仙至是。目灼灼然。意若有所疑。因反詰博愛曰。我何何必以以此告君。博愛厲聲曰。愷仙。余乃偵探也。汝若不以直對。余將辦爾逃捐之罪。余固知爾此車無執照也。愷仙笑而答曰。是是。先生。我嘗載載二人。至卅一馬路而止。曰。爾所載之客。止二人乎。無婦人耶。曰。一一位是婦人。共共總二人。曰。彼二人是否皆由輪船而來。曰。我我亦不知。先先生。然其中有一人是由輪船來者。我我敢言之。曰。爾何以知其然也。曰。因一人先先來喚我時。我我未見他人也。且彼嘗告告我云。尙尙有一友人。湏湏與即至。並並遣遣我爲之購雪茄數枝。曰。爾曾爲之代購乎。至是愷仙由囊中取出雪茄一枝。曰。代代購。渠臨臨行猶給

我一枝。我我將於讀夜新聞紙時吸吸之。故猶藏在囊中也。曰、爾購雪茄何時歸。歸後如何。曰、我歸後。其人謂我云。其友已在車中。我我遂登車驅之而行。我我之所知。已已盡於此矣。先生曰、尙未。尙未。其友何人。爾曾見否。曰、未未見。曰、何以故。曰、其人下車中窗帘蔽之故。曰、爾所見者爲少年乎。抑老年者。曰、中年而無髭者。博愛聞之。心殊怪之。因亦自言曰、無髭者耶。何以異於金達夫人之言也。於是不勝其躊躇。既又問曰、抵卅一馬路住屋之後。其狀何如。曰、到即無事矣。曰、然則彼二人並未下車歟。至是愷仙不覺仰面笑曰、比比我下車。其人亦已下下車矣。當謂謂我曰、樓上有有一衣匣。可取取之下。置馬車中。送之至中央總車站。我我即上上樓。至至第三層。其時此人即將車中友人引去。而我在樓樓上。並不見有衣匣。問之則則謂已有信差。先先來將將去。惟惟其人因因往輪船接友。故故未及知云。曰、爾往取匣時。其人即將其友人引入此屋中去乎。曰、自然。然我我並未親見也。當時彼付付我車資後。我我即行矣。博

愛於是出名片授愷仙曰。速載我至松楸街。愷仙乃登車。一鞭斜指。追風逐電而去。

高而猛候博愛久不至。至是方歸。歸後一言不發。取凉水痛飲之。而猛笑問曰。豈君腹中火發耶。博愛曰。渴極矣。自晨至今。未嘗飲食也。一面命愷仙亦坐於一旁。而猛又問曰。即爲此案乎。有所得否。曰。畧有端緒。請速以電話告總局。撥派三人。閣下率之。至卅一馬路第三家。紅磚屋前後嚴守之。但聞槍聲一響。即可破扉而入。否則不必動也。是必又爲惡黨中之著者所爲。尙其留意哉。語畢。即與愷仙互易其服。效其種種裝束。帶赤髮。染赤頰。望之儼然一愷仙。雖愷仙亦自謂胡爲而多此一我也。裝既竟。乃命愷仙靜坐於此。非俟余歸。不許行也。愷仙應曰。是是。我今似先先生矣。自應居此也。博愛乃納手槍於囊中。即自駕愷仙之車。逕往卅一馬路而來。則已交四時有半矣。既至其處。御者乃下車。按門鈴。即見一女僕兩袖捲於肩次。啓門而出。御者問。今晨坐坐做車來此之先先生。在

家乎。曰：此君並不寓居此處。故不在也。曰：運甚不佳。曰：何以云運不佳也。曰：今晨上樓。遺失一白白銅行李牌子。擬一檢之。曰：未必遺失此處。檢亦無益。曰：我猶記嘗聞落地有聲。但其時未未留意耳。如不得。須賠償他人也。曰：不如賠之。不在此間也。二人方爭執間。一人自隔室出而言曰：御者何事。非言失去箱牌耶。女僕曰：是也。奇山先生。奇山曰：然則使之入而自覓之可也。其人且說且前。博愛留心睇視之。見其鬚髯新剃。面色亦較爲清白。自因近日不甚在日光中曝露之故。是殆所謂書記官者。即其人乎。頃於舟中拐領事之女。能使御者不見一面。而領上之鬚。遷移如此之速。亦顯而易見矣。當時其人問何種箱牌。博愛答曰：總車站中。給領寄存之行李牌耳。今晨上上樓。不意遺失。方言語間。奇山已閉門加鍵矣。博愛急返觀之。已不見門鑰所在。心知此來。入門雖易。不知出門將何如矣。遂拾級登樓。徬爲遍尋之狀。而奇山立房門外監之。須臾隔室出一人。身頗矮健。光面無鬚。蓋即今晨僱愷仙者。當問奇山何事上樓。奇山

答曰。即今晨駕君來此之御者。因失箱牌一張。故來找尋耳。言次呼其人曰繼祿君。而示之以眼色。繼祿亦遂會意。博愛亦心知之。因遂脫帽招呼繼祿。而自言曰。適恐誤憶。故今求之亦不得也。蓋博愛意將告辭。而借此脫身矣。繼祿詰之曰。爾真想向此間求箱牌來耶。博愛故肖愷仙之士語而答曰。是。是。否則何故來來此乎。曰。我正欲問爾此語也。愷仙爾來前。所謂箱牌者。特餌耳。爾究以余等爲何如人乎。爾速直對。爾受何人指使。敢來此處。曰。此實我我自己事。無與於人。語次。繼祿已疾趨門內。要其去路。一面命奇山取鎖匙。欲閉之於室中。博愛見二人行將用強。遂許以自供實說。二人猶復舉手作攻擊狀。一再恫喝之。博愛乃曰。我實自意欲來。無人指使。事緣適纔停車車場中。待人僱坐時。忽來一人。問我此事。言至此。奇山洶洶而前。問曰。所問何事。答曰。今晨「恩孛拉」輪船到埠。遺失少女。其人因而問問我。奇山驚問究係何人問爾。所謂其人者。果係何人。博愛曰。此即居於松松楸街之保愛也。非保愛。大約即博愛耳。奇山

聞之。驚皇失措。不覺暗曰。天乎。是即博斐禮也。斐禮蓋博愛字也。於是顧繼祿曰。繼祿君。吾謂……言未盡。忽探首窗外。張皇四望。形色倉遽。一若疑偵探之伏於門外也者。繼祿見之。怒呼曰。儉。毋多言。待我自問之。於是乃顧愷仙而詰曰。此人果真博姓乎。愷仙以彼追問之急也。更實之曰。此固我我之主主顧也。我既知其居處。安有誤其姓氏者哉。曰。真居松楸街乎。曰。先先生。是是。曰。彼客問爾何事。曰。彼問問我今晨曾曾在烟痕街碼頭否。曾載過船中來客否。曰。爾何以答之。曰。我我答云曾載二客。至卅一馬路。後彼又問我曰。二客中有少女否。繼祿急問曰。爾又何以答之。博愛乃笑而轉問之曰。我將謂有乎。彼之車資無異於常人。曾不足以賺我之口。吾此事而真有關係也。則我將自求其實情。又何必作他人之傀儡耶。繼祿聞之。睨之以目。心爲稍寬。蓋愷仙之來意。於以大白矣。然猶故拒之曰。其實未嘗有女子也。想爾亦必實告之矣。曰。誠然。我恰告之以無也。曰。爾曾告以此間門牌否。曰。否否。我已告以忘之矣。問答

之頃。奇山已倚窓探望一週。絕無所睹。因返身謂繼祿曰。我未見窗外有邏者也。彼之云云。恐皆出於杜撰耳。如博愛果躡足於我輩之後。則……繼祿急止之曰。止止。毋多言。我輩何懼博愛爲哉。車夫來前。爾所言吾不盡能解。今再問爾。爾究由何人指使。博愛目視繼祿。故聳其肩而言曰。我不言。君等亦可料而得之矣。繼祿曰。爾意究何居。博愛曰。我云即我意也。我非木石。則自將有所爲耳。繼祿曰。將有所爲！然則爾疑余爲拐少女乎。曰。我未言汝曰。想爾亦不敢也。曰。雖然。我固言之矣。我所以言此者。以實有所相似也。繼祿愈怒。面赤聲嘶而問曰。何謂相似。曰。當時爾何必使我他去。而後招人登車。且又下帘焉。既至此間。爾又何以使我登三層樓。取衣匣。乘我他去。而後引車中人入此室處乎。匣固不在樓上。不過假此調我離車。使不得見其人耳。我雖不智。亦非木偶也。繼祿詈曰。紅毛棍徒。爾既乖覺如此。何不以此盡告博愛乎。博愛復聳其肩。幾失笑。因遂轉詰曰。我若告之。何利於我。繼祿曰。唯我知之矣。爾不過欲爲利

耳曰、有利可圖。我何必不自爲謀。曰、爾圖所以自謀而來乎。博愛頷之。繼祿曰、假使此女真在此室中。爾將何如。曰、苟我所求而得。則將閉口不言矣。曰、否則何如。曰、我將暴其事於衆。我亦有耳目者。我豈不知汝藏女子於此。我固親送之來者也。汝能分我以利。則我將絕口不言。否則不安緘默也。至是繼祿雖心怒之。而無如之何。乃顧謂其同類奇山曰、奇山。爾主意云何。而奇山此際。驚懼之色可掬。顛戰不能復作一語矣。繼而以拇指示之曰、不如與領袖者商之。如能……繼祿曰、儉止休。此何語。而可與之言乎。奇山曰、事已至此。特不知此賤役足信否。博愛乃自陳曰、儼可信我。謂余不信。天實鑒之。且我雖不才。已略知君等之佈置矣。至是繼祿曰、御夫。倘爾能相助爲理。則我亦必有以置汝。博愛曰、諾。繼祿曰、然則我自認之。此女確在此也。第其事仍當徐圖之。蓋其父爲巨富。吾輩以其肥也。擇而噬之。非使之以巨資來贖。則使之以重賞購之耳。此吾黨中人優爲之。無他慮也。博愛曰、是誠易易。繼祿曰、倘爾亦能出力。則……

博愛止之曰。姑舍是。我尙有急欲知者。頃君等所言之領袖。究爲誰何。其姓氏居址。可得聞歟。博愛之爲是言也。蓋欲得其首領之所在。而並捕之也。不知言甫出口。而事變即隨之。蓋彼黨領袖。爲人人所欲知之人。而彼黨亦諱莫如深者。繼祿亦狡者。蓋初出疑御夫。必有所爲而來。繼知其止於求利也。將優容之。及問及領袖。乃毅然決其爲偵探虛實而來。是不可不除之。而留以爲患也。探手入囊。取短槍示博愛曰。御夫。爾來前。爾問領袖何意。爾知領袖何人。博愛方欲致辯。繼祿已命奇山關戶。並謂博愛曰。爾言不由衷。亦非爲利來。我皆知之。今爾不以直告。我將……博愛本敏捷者。見事已危急。即呼繼祿曰。爾若撥動槍機。是速我之槍子也。又謂奇山曰。爾且勿動。勿遽啓扉。否則我即制爾命矣。蓋博愛明知。若被出戶。則已身必遭禁錮。故不得不冒險用強言以恫之。猶愈於束手待斃也。蓋窺繼祿之意。殊不可測。而設身處地。爲繼祿謀。則事已敗露。非殺之無以滅口。觀其怒目眈眈。暴戾之態可掬。於是亦暗執火器。以爲之

備。倏忽之頃。繼祿之槍發。而博愛倒。復聞訇然一聲。而繼祿右腕中彈。手中短槍應聲墜地。奇山惶恐無措。開門將逸。博愛一躍而起。呼之曰。止。止。奇山屹立不敢動。蓋博愛之倒。僞爲之也。適所以避槍耳。繼祿於是忍痛狂怒而問曰。此等舉動。胡爲者。博愛曰。是即博斐禮。親在此羅致公等耳。又謂奇山曰。你好自爲之。爾命懸於吾掌中矣。今爾二人速導我下樓。二人聞博愛名。膽裂魄喪。又迫於火器之威。不得不惟命是聽。高而猛等之伏以候者。聞槍聲。皆相約破門而入。垂手聽指揮。博愛命縛二人。置車中。送法司。復求屋中房主。既至。則一婦人也。驚恐欲絕。因主婦而求得露蘭所在。鄭重將去。歸之於廳。

高而猛既置罪人於法司。乃詣博愛而請曰。此案一何神速。乃爾。博愛笑曰。僕於此事。見之的。故能逆憶而得之耳。蓋此女之來美也。各報先已佈之。而船到後。女與金達夫婦。倚舷眺望。久候無至者。於是奇山與繼祿以爲奇貨可居也。故繼祿先以電話詢廳領事。既知其有事於法堂。彼二人之惡念。於焉以生。蓋

彼等之設施。非預爲之者也。彼雖騙得此女。然必不敢徒行於稠人廣衆中。可知也。則除僱車外。無他法。余故向御夫逐一盤問之。至愷仙而其事始合。余因佯爲御夫。以從事於偵探。蓋非此則無進身之計也。既入其室。餘事不難知矣。雖然。彼二人者。亦未嘗不狡也。彼雖房主亦不令知之。恐分肥也。高而猛問。露蘭竟不疑乎。曰否。彼繼祿既自稱爲領事之良友。而先與相見。其時告以領事有事於法堂未歸。則亦惟有靜以俟之耳。又何疑焉。雖然。余猶不以此案爲了。蓋彼黨中有領袖焉。其人雖無所不能。我誓必獲之。頃奇山已微有所吐露。余畧叩之。繼祿即湏臾不能忍。蓋彼黨懼其魁首。有甚於警察偵探者。雖死不敢洩也。雖然。我誓必獲之。君請少待焉。

按紐約一埠。在美國最爲繁盛。五方雜處。良莠不齊。其中匪類甚衆。要皆受指揮於一人。巨擘不知何許人。聰明才智。計畫甚周。幾幾乎無日不與警察爲敵。案雖屢破。而總莫能得其主名焉。美國才士康培爾。因著偵探

小說。以紀其事。凡十餘篇。以上所譯特其一耳。餘篇稍暇當續成之也。
譯者識

(完)



警黃鐘傳奇

祈黃樓主人

第九齣 計捷

(丑黑臉引隊子四人黑旂上)

舊怨消除斯結盟。全憑衆志作長城。中原縱有如飛將。那敵元胡十萬兵。
(坐介)俺乃大元封國統兵元帥是也。前日佔取西山。爲胡封國戰敗而回。續因胡廷自知無禮。密約兩國舉兵。各分各界。那黃封國蜜部大臣。素與胡廷通款。假稱迎敵。徑投胡封國而去。提督黑軍門上陳兵潰。爲吾兵活擒在營。可笑黃封國還不知死。命太子親征。用那二女子爲副帥。你們

欺陵黃封亦
已太甚

不曉擎槍舞
劍卻會擐旗
斬將

伏下劫蜜

只知在家刺鳳描鸞。那曉得擎槍舞劍。此番合戰。定然全軍覆沒。片甲不回。吾這裡西山地界。可永遠歸吾國管轄了。明日湏貢梨花蜜二十石于胡廷。左右們快快傳令民間。按戶交蜜。如或抗違。軍法從事。(雜持令下)

(丑引隊子全下)(貼戎裝引隊子四人上)(中立介)(貼)本副帥蘇氏。自

奉東宮保奏。授為副元帥之職。領兵札營。在西山右畔。此時敵氛甚惡。兵馬又強。難以力爭。須用計勝。

(中) 泣顏回。萬隊擁貔貅。膽大由來如斗犬。羊貪性只須設計相投。梨花舊釀。候中途當作猩猩酒。笑當時左肘垂楊看瘡瘍。荀偃生頭。

妙在不對兵
士說明但在
曲中帶過說
明則漏洩矣
比擬雅切出
言典要
伏下生瘡

(顧左右介) 為我將後隊什物車內。有蜜二十石。慢慢扛來。(眾應下) 扛蜜二桶上。啓稟副帥。蜜桶扛到。(貼) 好。中軍傳令。令小卒四人。扮作蜜商。扛至西山後路。與敵營相近之處。倘敵營有人出劫。索性丟桶逃回。不可有悞。(眾應介) 得令。(貼) 領隊子全下。(四卒扛桶下) (又上繞場介) (雜扮元封國兵。劫去桶分拾介) (四卒逃下) (丑引隊子上) (中立介) (四卒扛桶上介) 報元帥。小卒搜山。劫有梨花蜜二十石。解營獻功。(丑喜介) 好。重重有賞。昨日正在按戶。派捐貢蜜。今不求而至。豈非天贊我也。哈哈。(大笑介) (雜) 我們營中。正在缺糧。貢蜜既派居民。此種上好梨花蜜。應

不是天贊我
乃是天斷你
應上派蜜

是以人人中
毒分蜜領蜜
俱是兵目

比擬亦工

伏下中毒

此句話最要
緊如敵人要
結人心私恩
小惠令其散
花未有不告
知其帥者則
此計不可行
矣

分給三軍。作為賞號。豈不人人喜懽。(丑)有理。即便分給。各人拏碗來。(四

雜各持碗上介)(丑唱名分給介)(雜四人更番領蜜下)(再上介)(丑)營

兵萬人。每人二合。恰得二十石之數。你等兵目。不可尅扣。(雜應下)(丑領

隊全下)(小旦戎裝引隊子四人上)(中立介)(小旦)本副帥謝氏。蒙

東宮報荐。授為今職。領兵札營。在東山左畔。吾看寇勢強盛。不可力爭。須

以計勝。

前腔敵騎繞濠。灌只有孤城如斗。寇氛兇惡。只須設計相投。東瀛秘授。借黃
花撒出天魔手。笑當時韓信囊沙。問何如水毒涇流。

(顧左右介)為吾召東山左近村落百姓數十人來。吾有話吩咐。(雜應

下)(領雜扮男女四人村民上見介)東山百姓人等叩頭。(小旦)起來。吾且

問你。那胡封國札營在你們地方。有無滋擾百姓。(衆)不須說起。那統兵元

帥。紀律不嚴。縱兵擄掠。日日催我們他徙。又按戶責貢菜花蜜。因此吾們

如此說來乃是真心

亦不明言何故恐有漏洩
避在營後免為敵人知覺
受害不少此是謝帥之小心處伏下免地下事

暗中摸索確是黑夜散花情景逼肖

避他不能。不避他又不得。元帥如能一鼓盪平。吾們重見天日。豈不甚好。
(小旦)你等原係黃封國子民。應有愛國之心。既有愛國之心。就該出點力。為國家辦事。(衆)元帥明見。百姓有何權力。能為國家辦事。(小旦)有的是有的。只怕你們不肯。(衆)請元帥說來。力苟能辦。萬死不辭。(小旦)好。本副帥帶有草花數担。早已晒乾。研為細粉。爾等果有心為國。可乘夜深之時。將此粉勻洒在菜花之上。你們百姓。暗中通信。於洒後即行暫避。在大營之後。勿即還家。就算是你們為國家出力了。本副帥奏明爾功。當免爾等地丁花糧三年。以酬其勞。豈不好麼。(衆)好好。快將花粉交出。照令行事便了。(小旦)(授紙包介)此事須縝密。不可走漏風聲。令敵知覺。違者軍法不貸。(衆)曉得。(持紙包下)(小旦引隊子下)(場上設草作菜花狀介)(雜暗摸索上解紙包取粉徧洒菜花上介)(暗下)(雜易裝又上如前洒介)(暗下)(淨領隊子四人白旂上)(立定介)俺乃大胡封國元帥

至此百姓始知亦請去劫營

只言點兵不言劫營尙宜隱密留之住夜一慮漏洩一慮受害此是暗戰故在夜間與下不同

只知被酒誰知中毒如畫戰毒輕者尙能脫逃夜間則人人受縛故利夜戰此是明戰故用戰書與上不

是也。現在萊花正盛。不免令軍士收取回營。釀蜜爲糧便了。(衆)收萊花

介。(淨領隊下)(小旦領隊上)(中立介)(雜四人百姓上報介)探得胡

封營中兵士均已大醉如泥。快快夤夜劫營。必得大勝。(小旦喜介)中軍

傳令。本晚點兵。那報信的百姓。收留在營中住夜。不可令回。(內應介)曉

得。(下)(小旦全衆下)(淨引隊子四人作痴呆傾跌狀上繞場下)(小

旦中軍引隊子持火炬殺上介)(下)(淨上立場角介)中軍快快傳令。起

鼓點兵。外面敵兵劫營。(三呼不應介)(驚介)吾營中兵士那裡去。(入內

看介)怪不得不出來。一個個都被酒而睡。(氣介)(頓足介)如何是好。(小

旦領隊子中軍殺上介圍淨介)(淨戰被擒介)(中軍小旦領隊子押淨

下)(雜扮百姓喜上繞場下)(貼領隊子四人上中立介)(中軍)(末應)

有。(貼)戰書一封射入敵營約明日午時三刻。上陣交鋒。(末應下)(貼)

(領隊子下)(丑領中軍上中立介)黃封國有書到來。約本日午時三刻。

如夜戰則生
瘡兵士尙可
藏匿晝戰則
瘡瘍在身一
望可知故利
晝戰

此語出以談
諧與上不同
此文之剝換
處
亦是誤會

二帥各立大
功可爲黃封
吐氣可爲黃
種生色

上陣對仗。中軍快快傳令。辰刻造飯。巳刻披掛。午刻列陣。不可有違。(中軍應下傳令介)(三呼不應介)丑什麼傳令不應。必有緣故。(中軍領隊子四人面身上各貼膏藥作病容徐行上)(中軍繳令介)啓稟元帥。前營兵卒滿身膿汁。後營精兵滿身生疔。左營將士肛門生痔。右營兵目身上瘡毒。一個個在地呻吟。痛苦不堪。勉強出來應令。(丑驚介)這是中毒。如何如此利害。(想介)是了。想是不服水土。營盤陰濕。故此生瘡。如今午時三刻快到了。如何是好。(貼領隊子殺上介)(丑中軍格鬪介)敗下仍上(貼隊子擒丑及中軍介)(兵卒擒兵卒介)(同押下介)(旦戎裝領隊子上中立介)(雜探馬上報介)報左副元帥謝擒獲胡封國元帥一名。現在轅門聽候發落。(旦喜介)謝天謝地。真正第一奇功。探馬至後營領賞。(雜應下)(小旦領隊子上報介)(入見介)(旦喜迎介)旦副元帥恭喜。擒獲元兇。厥功非細。請問出兵迎敵。上陣擒渠。那時情節若何。(小旦)聽

稟。

至此方言花
粉之所由來

東洋有除蟲

菊蜂蝶不敢

犯此實有是

物非妄言也

應上免地丁

花粉事

不是蜜官長
焉得有此蜜
蛇虺喜食蜜
其涎入蜜食
之害人

駐馬聽

東國遨遊野菊除蟲一例收。此菊是東瀛傳來。可以辟蟲。蜂蝶誤采。即至毒

悶。末將用此花研粉。洒在菜花之上。那胡封國兵士。收采作蜜為糧。是以個個如虎投陷阱。

人醉屠蘇魚上金鈎望風羅拜把戈投散花出自村民手。末將許他成功之後。免其

地丁花糧二年。以酬其勞。此事尚請代奏邀准。以示大信。笑看旄頭喜番酋今日來入

吾穀。

(且)原來如此。真真妙計。(貼領隊子上報介入見介)(且)(小且喜迎介)

(且小且)副元帥恭喜。生擒驍將。百世奇功。請問交戰情形。得勝方畧若

何。(貼)聽稟。

前腔虺毒涎流把石蜜梨花一例收。末將上年為蜜官長之時。見有蛇蟲遺毒。在蜜桶

之內。恐至害人。收藏暗處。不料此時軍中。竟得以毒攻毒。敵兵扛去分食。一個個似楊梅結

毒瘰癧連珠風火纏喉華陀畢竟藥難瘳降旗一出營誰守笑看碣樓喜番酋

今日來入吾營。

(且小且)原來如此。真真妙策。(且)現在二國兵士尚在何處。如何安插。
(小且)胡封兵士中毒未醒。(貼)元封營卒毒瘡未愈。(小且)一應衣糧軍械均已收繳。歸入吾營。令中軍同兵官在彼營彈壓。不致疏虞。(貼)敵營辦理亦是如此。(且喜介)副帥你二人真真是。

駐雲飛

敵懶同仇。韜略如斯。真罕有既聽。饒歌奏且喜。奇功就邊疆。靖更無。

憂。明日班師回朝。奏明聖上。厥功非小。黃金懸肘印。纓纓算是元勳首。本帥碌碌無能。

因人成事。忝居統帥。好不愧煞人也。(小且貼)合請元帥把俘獲軍裝按簿籍收。同下。

此折寫二帥從容布置。各以計勝。所謂鬪智不鬪力也。及其成功。全是不戰而屈人之兵。並不藉劍俠之力。可見白種雖強。苟吾計得行。亦無不可取勝之理。世之畏夷如虎者。殆智出二女子之下耶。蜜毒發遲。故劫蜜在先。而約戰在後。菊毒發驟。故散花在後。而劫營在先。命意遺詞。皆有步驟。兵法文法。二者一而已矣。

此問不可少。若僅俘其帥。而敵營並未彈壓。必有變端。此筆亦不可省。否則無解。之。後。不。無。反。側。足。見。二。帥。周。密。處。是。為。善。後。辦。法。

此是副帥懸。稟承大元帥。要緊公事。否則近於自專。此筆不可省。喫重兵謀。撤輕劍俠兵謀。者萬人敵。劍俠者一人敵。耳一詳叙。不畧補各自不。

新串易水餞荆卿

廣東新小武反曲

鬧棚小鑼鼓撞點

兩難脚辦宮監上旁立

正小生黃冠蟒服辦燕太子上正立引

唱滿地斜陽不

忍看匣中龍戰劍光寒童謠無賴蒼天死只怕是鐵血多情來日難

埋位坐白

孤家燕國東宮太子姬丹是也可恨秦王嬴政生性貪婪居心殘暴前既滅韓後復破趙今再命大將王翦統兵略地到我燕邦觀此情形一定要并吞天下

方才心足的了孤家待罪東宮傷心國難幸得太傅鞠武展轉推薦結識大俠

荆軻又有田光先生捐軀自明樊將軍刎頸相助誓欲一探虎穴挫彼狼威報

天下之大仇絕千古之民賊今日正是荆卿入秦行事之期待孤家先會同鞠

太傅檢點地圖薄具酒餞前往易水送荆卿一程則可

梆子慢板

唱上公義下私

仇重重感慨散萬金酬死士尋徧天涯都只為虎狼秦心懷詭計并齊楚滅韓

趙勢等鯨鯢近日來命雄師威臨燕界全國民都變了累卵之危若與他決雌

雄背城作勢無奈是彈丸國卵石難握

轉中板

唱細想來算只有虛無一計靠黑

鐵和紅血滅彼狼豺。幸結得好荆卿英雄可愛。今日裡便要短刀匹馬馳向天。涯薄洗離觴前途欺待倩那長亭楊柳寫我情懷呀呀。
正公脚白鬚大鱗平天冠捧

地圖辨鞠武上立

中板唱

老臣憂國烏頭白。食客無家長鉞寒。未有涓埃酬知己。送

人行也。淚闌干。鞠白老夫太子太傅鞠武呀。奉了殿下之命。繪備有燕國

地圖。荆卿行期在邇。須速將地圖進呈呀。來此也是待老夫進去。
入門見太子狀

殿下在上。老臣朝參。燕白休禮一傍坐下。鞠白謝坐呀。燕白前命太傅繕繪地

圖。可有預備得來嘛吓。鞠白也曾預備在此。請殿下一觀。燕白待孤一觀。喊也吓。

果然忠心為國。宮監過來。監白有。燕白可速預備酒饌。隨孤家與鞠太傅前往。易

水之上。與荆卿餞行。不可有誤。監白從命。燕白這樣纔是聽孤一言可。中板易水

茫茫心耿耿。滿腔熱淚洒長亭。太傅與孤前途進見了荆卿送一程。
正、小武文武

裝辦荆軻

內唱舍生命報國民生涯悲壯。

棚口唱

劍光虹影兩飛揚。

荆白

咳某家荆

軻呀。生長齊邦浪遊燕市。天生一副奇情專好鋤強扶弱。近來看待秦王無道。

不顧公法侵略鄰封包藏禍心鯨吞虎視心中好生悲憤只因時會未來無從藉手因此隱忍遷就托跡屠沽縱酒悲歌壯懷難遣幸喜燕國太子英姿雄邁大略深沈前日因田先生推薦親來結交共商人事作威狀 呔想我荆某轟轟

烈烈生在世間縱使不受他人所托尚且要為公義而行何況上逢知己下多同志不趁着今日做一番驚天動地事業更待何時吓咳今日在此抑鬱無聊也是無用待某一表衷情則可。中板唱 燕齊表海國泱泱數百年間民氣強今

日強鄰太無狀智攻威脅勢猖狂眼見地圖變色樣如此江山付夕陽都緣民氣甘退讓任他民賊儘強橫除非鐵血相衡抗霹靂一聲氣發皇荆某為民做榜樣單身虎穴赴咸陽上為民權除冤障下報知己整綱常今唱驪歌聲雄壯要與賢主訴衷腸舉目提頭來觀美車馬紛紛為那行。荆白 呀今日太子約某

在此餞別你看前途素車白馬可是太子前來不成料也不錯待某在此拱候燕內唱二王首板 灑杯酒送英雄情懷無那。二句 嘆板來到此滹沱河好叫我愛國

情多。燕白太傅。此地可是易水嘛。鞠白此地就是易水了。燕白原來是易水地

面待孤上前一觀。長鑼鼓果然不錯。那傍可是荆卿在此。宮監過來。你可上前

通報。監白從命。告稟荆爺。殿下駕到了。荆白哦。原來殿下駕到。待某出迎。不知殿

下駕到有失遠迎。望祈恕罪。燕白荆卿爲國爲民。何罪之有。休禮。一傍站立。荆白

領旨。燕白今日荆卿爲燕國國民。舍身入秦。剪除民賊。孤家替全國數百萬生

靈叩謝了。荆白殿下說那裡話來。想小臣也是國民一分。今日國家有難。正當

舍身圖報。不過盡國民之義務。又勞殿下親臨遠送。小臣叩謝了。燕白這箇應

該。鞠白理當奉陪。燕白孤家今番感激之情。粉身難報。只得薄具杯酒。爲卿一壯

行色。宮監過來。監白有。燕白將酒饌擺上來。監白從命。荆白謝過殿下。打吩咐鑼鼓各

做手。各埋位二王慢板唱燕唱初杯酒。敬謝君。熱誠如火。爲國民。冒危難。保護山河。

卿此行。不僅孤一人感荷。全國民。九頓首拜賜。良多呀呀呀。鞠唱二杯酒。敬謝

君。獻身許國。爲國民。除民賊。永掃群魔。卿此行。千載下。廉頑立懦。待老夫。整備

了高立雲表的銅像。魏峩呀呀呀荆作驚喜狀白 嚶嚶殿下與鞠大人如此期許。

小臣敢不披肝瀝膽。捐軀流血。且待小臣一吐衷情可。燕白 荆卿且慢慢講上

來。荆白 聽道。二至左撤板唱想荆某困頓中蒙恩浩蕩。酬知己。蹈湯火分所。應當又

何況大丈夫當仁不讓。誅民賊。蘇民命夙願始償。看一看那羸秦專橫萬狀。肆

蠶食。如鯨吞幾并。姬疆今日裡拜別了西秦。前往且看我磊磊落落轟轟烈烈

就除卻了民殃。呀呀呀燕白 荆卿你果然忠心為國。孤家感激之情。真真不淺。

你且慢慢與孤敘談。荆白 謝殿下。幫小武辦秦舞陽捧頭上立引唱 國祚襯斜陽傷心

不忍看志士悲流血。何日詠重光。白 俺乃秦舞陽呀。捧了樊將軍頭顱到來。贈

于荆卿入秦。如今來到易水。須速上前。入見太子 告稟殿下。樊將軍頭顱到了。齊

起作驚異狀白 嚶嚶樊將軍頭顱到了。燕唱 嘆板一見故將軍好頭顱。淚如糜墮。鞠

唱。這真是為民流血千古不磨。荆唱 這一種武士道精神非同小可。燕唱 今日裡

便搥胸痛哭無可如何。燕白 哎荆卿樊將軍舍身滅敵。死後亦當含笑九原。我

們苦苦啼啼。也是無用。不若趁早首途。着秦舞陽捧此頭顱。至此將頭交與秦舞陽

還有地圖一軸。交卿行事。交地圖與荆卿前途須要謹慎珍重。他日功成。國民受

卿之賜不少了。荆白小臣奉命遵行。敢不黽勉。頭顱地圖均已齊備。就此告別

了。燕與鞠同白奉送。荆唱拜別殿下前途往。燕唱方纔言語記心腸。荆別燕各做手燕轉

身唱。荆卿今已西秦往。好叫孤家放愁腸。舉目提頭來觀看。哦。沙塵滾滾爲何

詳。燕白嚶吓。鞠太傅。你看荆卿已去。那旁沙塵滾滾而來。一定有人來了。鞠白不

錯。不若在此稍待。看他是甚麼人。到此何事。燕白這個自然。兩旁打聽着呀。監

白。從命。幫小武辦高漸離唱無可奈何天下事。百計思量總不宜。壯志未酬人老矣。

堂堂歲月去如斯。歌哭無端非我志。天意蒼茫未可知。英雄壯別風雲起。待我

長歌今別離。高白呔。卑人高漸離呀。生平別無他長。只會擊筑唱歌。且喜結識

好漢荆軻。作刎頸之交。常常借歌酒爲痛哭場。飲到高興。便唱他幾句。唱到高

興。便哭他一場。人人都叫我兩個做癡狂人。哎。這些天昏地暗的人。怎曉得英

雄心事呀。今日聞荆大哥入秦。太子在易水饒行。如今來到此處。待某上前。送他一程。稍盡同志之情就罷了。高漸離上前入見太子一拱白原來東宮殿下在此。

恕卑人莽撞了。燕白原來高壯士到來。休禮一旁坐下。高白謝坐呀。燕白請問高

壯士到來何幹。高白非為他事。聞荆大哥入秦。卑人特地到來送他一程。燕白

荆卿行事。利用迅速。已經首途去了。高白呔。已經首途去了。做手又白事也無奈。

卑人斷不敢阻他行程。想卑人生平以善歌名世。不若唱幾句悲歌。一來表表

卑人送行之意。二來紀念荆大哥此行。殿下以為何如。燕白情誼所盡。理所當

然。請高壯士唱罷。高白領旨。今日匆忙。忘帶筑來。待某彈琴和歌四章可。高獨奏

風琴唱四解等閑譚笑見心肝。壯別寧為兒女顏。地老天荒孤劍在。風蕭蕭兮易

水寒。嗚！嗚！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一解啼歎聲聲行路難。夕

陽雖好近黃昏。不啼清淚長啼血。風蕭蕭兮易水寒。嗚！嗚！風蕭蕭兮易水

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二解天地無情歲又闌。恩仇稠疊淚闌干。男兒死耳安足

道風蕭蕭兮易水寒。嗚！嗚！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三解別時
 容易見時難。我欲從之路。沮艱既悲逝者行。自念風蕭蕭兮易水寒。嗚！嗚！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四解高唱畢
 歌慷慨也是無用。不若回去。靜聽消息就罷了。鞠高齊白
 如此聽孤一言可。中板唱
 荆卿真果忠良漢。正是國家一棟樑。但願秦王眼前
 喪。天下從此樂安康。內臣擺駕回朝上。同白
 好呀。同唱
 這無定呀呀呀河邊好夢。
 如何呀呀……………

(完)



雜歌謠

粵謳新解心五章

珠海夢餘生

黃種病

黃種病，病得迷癡。人話病到危時，都還有藥可治。點解你四千幾年，咁耐咯。總有箇名醫你睇吓人地點樣子，嘅強固精神就該想吓自己。想起番嚟，咁弱點得了期陰邪，內伏傷元氣，四肢麻木，真係針灸難施。縱有仙丹，怕唔救得你。沉疴起寒涼，削伐試吓改用參著。百病叢生，大抵都由養癰起。苟延殘喘，問你重有乜生機。我想諱疾忌醫，都係個班頑固累事。同胞四萬萬，咁就禱速燃眉。性命關頭，總要拏得穩主意。咪箇任人作主，誤信箇的庸醫獨步。單方只有一味，堅團體起死回生做過一箇血性男兒。唉，黃種你，勿藥何時占有喜，我都爲同病相憐。故此切肉，總不離皮。

離巢燕爲旅美華人而作

離巢燕飛向天涯。你飄泊到天涯。問你向邊一處棲。舊日你在王謝堂前就無
 也掛繫爲著杏林春。好故此把故國丟離海上。縱有珊瑚總唔似舊巢。咁可恃
 寄人籬下。難怪你不敢高飛人地話。你毛羽未豐就係飛都唔得起。重怕鷹鷂
 同你爭食。逐得你魂魄唔齊。想你幾千年。嘅種類凌夷。問你知到未。烏衣門
 巷空聽個隻鷓鴣啼。都爲你箇主人總唔憐惜。吓你畫簾深處。重有的篆煙迷
 你若果念吓同群。就要爭一啖氣。咪箇自相殘。啄好似梟鷂。我想講到合羣人
 物都係一理。你唔信睇吓咁多昆蟲水族。邊一樣唔合群。嘅就邊一樣受異種
 嚟欺。唔信你又睇吓印度波蘭。與及猶太遭人踐踏。重甚過燕啄香泥。亡國個
 的慘懷。都有得過你睇故宫禾黍。忍不住淚眼雙垂。咁好雕樑都係自己拋棄。
 上林有樹。叫你點樣子搵得一枝。唉。唔好戲。燕雀安知鴻鵠。嘅志總要想吓。燕
 巢危幕。就唔好呢。喃細語咁樣講。嘻嘻。

人心死 粵謳花心蝶原調

人心死。死了就唔知。點解國民責任都敢推辭。國賴有人人賴心。唔死人心未死。故此國有生機。大抵國脉人心都要留點生氣。唉。無乜恃。叫我救國真正唔輕易。除非是大衆一片丹心。照住國旗。

爭氣

咪話唔好爭氣。氣要爭得磊落光明。人若爭起氣番嚟。萬事都當輕。有的氣唔著爭。就怕理虧及唔好頸。一時爭氣。闖出大禍臨身。如果爭得磊落光明。箇的氣就係乾坤。咁正忠肝義胆。咁就亘古流傳。我想人唔係畜生。都有點血性。若然唔爭得呢一啖氣。問你血性何存。縱使爭佢唔贏。亦都怨吓命。斷冇話被人羞。辱眼白白半句唔聲。自己爭氣唔嚟。重望旁觀來救應。你唔睇吓戲臺上。箇箇二花面。好打不平。唉。唔好光景。大衆都在夢中。唔叫得醒。唔信你睇吓國民受盡咁多氣。有邊一箇替佢爭過。唔會。

秋蚊

秋風起。重有咁多蚊。蚊呀你當時得令。都係在夏天箇陣。到了秋涼後。你就唔會針人。呢陣秋行夏令。天時反。你便趁著炎威大嚼一輪。你睇大眾都在夢中。咁就嚟行你嘅僥倖。若果有人醒咯。問你點樣子藏身。化日光天。唔知你向邊處搵。每逢黑夜。就嘯聚成羣。聽你把聲。好似雷咁震。見你飛來飛去。用顯微鏡都睇你唔真。你係沙蟲變化。故此毒得咁要緊。食埋咁多膏血。秤吓睇你重得幾多分。我潑起扇。嚟怕你隨風咁滾。偶然拍掌。你就要變做微塵。唉。真正笨。算你嘴重。利過針。都唔係乜穩。總要擊開你蚊蠅。咁大隻眼睛。吓呢的新世界。嘅人。



小說叢話

一七五

男女兩異性相感。心理學上之大則也。故文學一道。無論中西。皆以戀愛居其強半。此不必爲諱。亦不足爲病也。詩詞寫情之什。佳者不少。然綿辭沈達。盡情極致。尤莫如曲本之易工。蓋文體使然矣。曲本寫男女之事者。什居八九。然真可稱戀愛文學之精華者。亦不過寥寥數部而已。此學固自非易易也。今擇錄吾所愛誦者數折。

其寫懷春嬌憨之態者。泰西文家所謂初戀也。最佳者西廂之寺警云。

(八聲甘州) 厭厭瘦損。早是多愁。那更殘春羅衣寬褪。能消幾個黃昏。我只
是風裊香烟。不捲簾。雨打梨花深閉。門休去。倚闌干。極目行雲。

(混江龍) 況是落紅成陣。風飄萬點。正愁人昨夜池塘夢。曉今朝。欄檻辭春。蝶粉乍沾。飛絮雪。燕泥已盡。落花塵。繫春情。短柳絲長。隔花人遠。天涯近。有
幾多六朝金粉。三楚精神。

(油葫蘆)翠被生寒壓繡裯。休將蘭麝熏。便將蘭麝熏。盡我不解自溫存。分明錦囊佳句來勾引。爲何玉堂人物難親近。這些時坐又不安立。又不穩登臨。又不快閑行。又困鎖日。價情思睡昏昏。我依你靠。搭住絞綃枕頭兒上。睡牡丹亭驚夢云。

(遶陽臺)夢回鶯囀亂煞年光。徧人立小庭深院。炷盡沈烟。拋殘繡線。怎今春關情似去年。

(步步嬌)裊晴絲吹來閑庭院。搖漾春如線。停牛响整花鈿。沒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彩雲偏我步香闥。怎便把全身現。

(醉扶歸)你道翠生生出落的裙衫兒茜。豔晶晶花簪八寶填。可知我常一生兒愛好是天然。恰三春好處無人見。不隄防沈魚落雁。鳥驚喧。則怕的羞花閉月。花愁靨。

(皂羅袍)原來姹紫嫣紅開徧。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良辰美景奈何天。

賞心樂事誰家院。朝飛暮捲雲霞。翠軒雨絲風片。烟波畫船錦屏人。忒看韶光賤。(中略)

(山坡羊)沒亂裏山情難遣。蒸地裏懷人幽怨。則爲俺生小婢娟。揀名門一例一例裏神仙眷。甚良緣把青春拋得遠。俺的睡情誰見。則索因循。腆想幽夢誰邊。和春光暗流轉。遷延這裏懷那處。言淹煎。潑殘生除問天。詞家寫缺憾。易著筆寫團圓。難著筆說多愁多恨。易工說因緣。美滿難工。故汎觀諸家。無一能於此處取勝者。惟桃花扇之眠香神乎。技矣。錄如下。

(臨江仙)短短春衫雙捲袖。調箏花裏迷樓。今朝全把繡簾鉤。不教金線柳遮斷木蘭舟。(中略)

(梁州序)齊梁詞賦。陳隋花柳。日日芳情迤逗。青衫偎倚。今番小杜揚州。尋思。撞黛指點吹簫。從此春入手。秀才渴病急須救。偏是斜陽遲下樓。剛飲得一杯酒。

(前調)樓臺花顫。簾櫳風抖。倚着雄姿英秀。春情無限。金釵肯與梳頭。閒花添豔。野草分香。消得夫人做。今宵燈影紗紅透。見慣司空也。應羞破題兒。真難就。

(節節高)金樽佐酒。籌勸不休。沈沈玉倒。黃昏後。私攜手。眉黛愁。香肌瘦。春宵一刻。天長久。人前怎解芙蓉扣。盼到燈昏玳筵收。宮壺滴盡蓮花漏。

(前調)笙簫下。畫樓度。清謳迷離。燈火如春晝。天臺岫。逢阮劉。真佳偶。重重錦帳。香薰透。旁人妒得眉頭皺。酒態扶人太風流。貪花福分生來有。

(尾聲)秦淮烟月無新舊。脂香粉膩滿東流。夜夜春情散不收。

以桃花扇一部最哀慘之書。偏於此處作極歡暢極美滿之筆。此文家作勢法也。全折無一語帶感慨時事口氣。直至尾聲三語。猶作極酣滿淋漓之筆。此等章法非俗子所能道也。(解脫者)



(種二第鑑局時俗通)

案分處洲滿後戰俄日

分五角三洋大價定

今日最大最急最危險之問題度無有逾於滿洲之處分者龐然數省之地存亡係於俄頃而其影響且將及於本部所謂牽一髮而全身動也吾國人於日本之所以待滿洲者究如何及我國所以保滿洲者當如何莫或知之莫或研究之殊可浩歎此編由本社社員編輯先取日本朝野上下有名人物之論滿洲處分者集其論說而譯之以著彼都之隱志以飲冰室主人之宏著作結論焉全書凡六萬餘言誠今日舉國人士所當急讀也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廣智書局

中國鐵路指南

洋裝精本全一冊
定價一圓

美國康里魯大學堂工程碩士胡棟朝著

各國以鐵路政策亡中國稍有智識者皆憂之憂之何益惟有自辦自辦談何容易資本固非易集即有資本而**若何辦法**舉國中能言之者亦罕矣此書著者胡君前在北洋大學堂卒業後復留學美國康里魯大學此編即其試驗時**得博士學位之作也**全書凡分四編第一編言**工程大綱**第二編言**集公司之法**第三編言**建築之理法**第四編言**司理鐵路之法**皆泰西最新學說為中國人前此所未嘗聞又中國人現今所必須知者也全書凡**附圖九十餘幅**皆極精緻承以版權界本局特選極精美之紙用最上等裝潢現已出書請先觀為快

發行所 上海

棋盤街中市

廣智書局

